

阿廬文化

A L U W E N H U A

主办：中共泸西县委宣传部

承办：泸西县文联 阿庐文化研究会



2016.4 (总第3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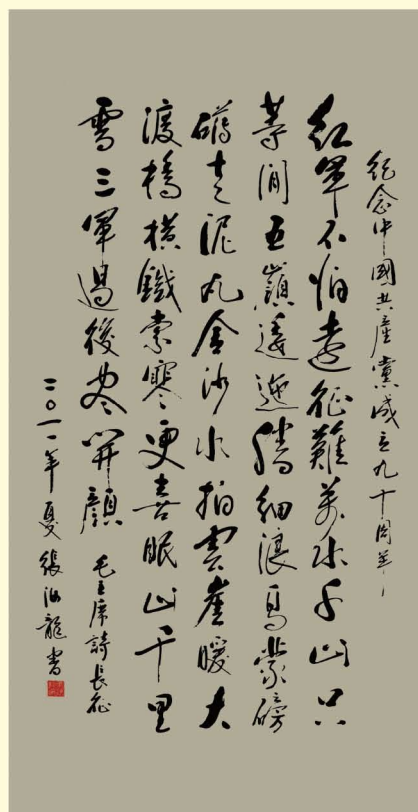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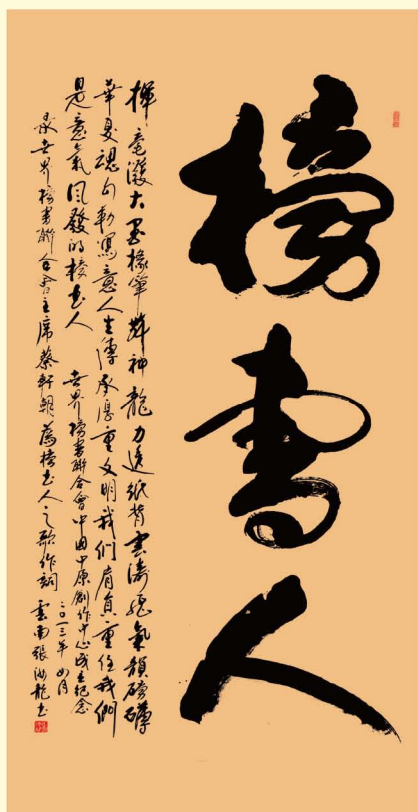
季刊

张汝龙书法作品



张汝龙，男，汉族，1943年10月生，云南泸西人，县文化馆退休职工，现为云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泸西县书法家协会、泸西阿庐书画院名誉顾问，上海榜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榜书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

擅长行书、隶书、特别是榜书，作品参加过国内外、省、州、县展出，部分作品获奖。





卷首语

走过寒冬

■ 文/王清雅

时光如水，岁月荏苒，不知不觉又到了寒冬时节。四季有交替，人生有顺逆。人生逆境犹如季节的寒冬，我们该如何面对呢？其实，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绝境，只要我们坦然接受，以红梅傲雪的坚强迎接考验，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抵挡风雪，就一定能走过寒冬。

走过寒冬，在坚忍中积蓄力量。冬天，蛇和乌龟以冬眠的方式熬过漫漫寒冬；树叶凋零化作泥土，让树根深深扎入土壤汲取养料。面对厄运，我们虽然不能冬眠，但却能从中学会坚忍，学会删繁就简，让心灵在静默中思索，让心态在从容中修炼，让生命变得更加坚强，在从容、坚忍和努力中走出逆境，成就梦想。

走过寒冬，在磨砺中锤炼意志。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只有直面挑战，才能人在低处，灵魂在高处。贝多芬不幸耳聋了，但只要一息尚存，他依然紧握人生的罗盘，扼住命运的咽喉，奏响时代的最强音，创作出无数举世闻名的交响曲。只有经历寒冬的洗礼，心性才能在磨砺中坚韧，才能增强抗压能力，在百折千磨中愈挫愈勇，不会轻易被困难击垮。

走过寒冬，在感悟中珍爱生命。多少鲜活的生命在风雪中凋零，让人感叹生存之艰辛，感悟人生的真谛，懂得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走过寒冬，才会更加珍爱生命，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时间匆匆，生命短暂，再苦再难都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以平和的心态去为人处事，少些计较，学会放下，让生命灿烂鲜活，创造无悔人生。

走过寒冬，在理解中并肩同行。很多人喜欢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之人尤为可贵。面对寒冬，懂得了生命本就是一种奇迹，理解了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既然能够成为同事、朋友或亲人，这都是缘份。就让我们珍惜缘份、换位思考、体谅他人，感恩那些在艰难岁月中伸出援手之人。在天寒地冻的岁月里，与三五亲朋好友围炉煮茶，驱散冬的寒冷，留下满室清香娴雅，用最好的陪伴温暖并肩同行的路。

走过寒冬，在燃烧中升华境界。冬是一年的终点，也是来年起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点亮心灯，砥砺前行，像蜡烛在黑夜中燃烧自我，照亮别人，从小我走向大我，用微笑面对生活，用真情书写人生，以奋发拼搏的精神走过寒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走进春天，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阿 庐 文 化

张平书

主办：中共泸西县委宣传部
承办：泸西县文联
阿庐文化研究会

2016. 4 (总第三十期)

内部刊物·免费赠阅

目

☆ 卷首语 ☆

走过寒冬 王清雅 1

☆ 小 说 ☆

洗澡 武秀红 4
每个人的青春，终究逃不过一场爱情 吴春侠 9
巅峰之恋 蒋惠云 13
错 达云梅 19
张保和从军记 赵仕慧 20

☆ 散 文 ☆

板桥河畔的沉思 周卫宏 26
母爱 饶婉丽 27
故乡的绿 曾波 28
不惑之年的追求 老方 30
丰收 詹德忠 31
家有宠物 蒋云丽 32
你与讲台的距离就是最美的风景 林沐璽 33
泸西，中国高原足球城 方国祥 36
岐黄岐黄 李本聪 38
给你们 李振芳 43
舞动，用自己的方式 王桂飞 44
乡情 尹红明 45
谒杨绳武墓记 刘群 46
东山在起 赵乔红 48
一路人生一路梦 龚建友 50
遇上你是我的缘 杨乔芝 51

☆ 诗 歌 ☆

秋收（组诗）（外二首） 张兴泰 53
暗香 夜相思（新韵）（外一首） 老船长 55
虚幻（外三首） 李月碧 56
愿望 李唯波 57

录

人生我们曾短暂陪伴	马思耀	58
莲花（外二首）	杨俊	60
中秋回家（外二首）	唐贵仁	62
白水镇果衣村扶贫工作偶得	张忠云	63
满地相思醉了谁（词一组）	黄保仙	64
诗八首	蒋孝林	65
中秋抒怀（外一首）	赵明华	67

☆ 读书时光 ☆

也说读书	付伟	68
阿庐大地的诗意呈现	黄光平	70
——从泸西作者现代诗集《行走在阿庐大地上》看地域乡土写作		
平生甘为一书痴	耿迁	74

☆ 校园内外 ☆

蚕的启示	陈宣卓	76
读书的乐趣	梁誉丹	76
舌尖上的泸西	段哲	77
比想象中更美的地方	段程曦	78
致流年里的自己（外三首）	王春梅	80

☆ 风景线 ☆

远去的龙潭	闻绘春	82
-------	-----	----

☆ 曲艺 ☆

梦中的泸西（歌词）	阿皋帝岛	88
风采泸西（三句半表演）	杨庆福	88

☆ 阿庐传说 ☆

“四哥山”的由来（阿庐地名故事）	赵荣华	90
------------------	-----	----

顾问 王家林 莫伟
施海斌 段锦良

编委会主任 段立青
编委 陆婀娜 周宏伟 钱琳
王清雅 杨俊 马克武
何绕生 胡国生 董平
谭丽娜 赵绍鹏 吴伟
朱灵

主编 段立青
副主编 王清雅 杨俊 杨庆福
特约编辑 何绕生 赵永胜 段金生
秦丽萍 张冲明

编务 汪月圆 杨丽 赵振宇
编辑 《阿庐文化》编辑部
地址 云南省泸西县中枢镇建设街
106号（县委大院内）

E-mail lxxwl6635788@163.com
邮编 652499

电话 0873-6635788

准印证号 泸新出内资准印字[2016]第532527-020号

封面题字 张平生

封面摄影 《炫舞花城》 康关福 摄

封底绘画 《黄草洲湿地》 李跃明 画

封面设计 周利辉

洗澡

文/武秀红

1

浴室的门关上了，里面传来悉悉簌簌脱衣服的声音。

素素在门外问：“爸，水热吗？”

里面传出父亲的声音：“还行。”

素素又问：“洗完澡你想换哪套内衣？黄色的，还是那套蓝色的？”

等了半天，浴室里再没传来父亲的声音。父亲几年前就开始耳背，最近背得越发厉害，或许是没听见素素的话吧。但素素固执地认为，父亲听见了，父亲只是不想回答而已。

半小时前，素素从养老院回来，一进房间就闻到一股臭味。她寻着刺鼻的味儿走到父亲房间，门里忽然传出急促而又慌乱的阻止：“别进来！”

素素却已经推开父亲的门。

父亲半躺在地上褪裤子。一条裤子已经褪下，另一条裤子缠在脚脖上，裸露在外面的两条细腿苍黄而布满褶皱。素素一下子闭上眼睛，她还记得很多年前的夏日，父亲蹬着自行车驮着她去江边洗澡。父亲叉开双腿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手里提着扎起来的裤管在水里兜鱼。父亲的裤管兜到鱼了，就用力甩到岸上，素素急忙用手去抓。鱼的身体滑溜溜的，一扑腾，又掉到江水里。素素拍着手欢叫着：“抓住它！爸爸快抓住它！”父亲迈开两条长腿去追鱼。他的一条腿有点跛，但并不妨碍他的奔跑。

父亲的两条腿粗壮，矫健，有力，在素素眼里父亲一脚就能迈到梦想的天堂，可现在那两条腿却变成了两根伶仃的细竹竿。时间是把屠刀，把父亲腿上的肉剔除得干干净净。

“出去！”父亲的声音里透着愤怒。

两条没有了往昔丰姿的腿不是父亲在乎的，父亲在乎的是沾在裤子上的一坨黄褐色的屎。

父亲七十那年就半身不遂，洗衣做饭素素帮他做，但上厕所和洗澡，父亲却总是自己推着轮椅去。也许，这是父亲保持尊严的唯一方式。

素素退出门，去浴室给父亲洗澡盆，准备热水。父亲老了，连最起码的解手都办不利索，他将如何面对越来越老越来越无力的岁月呢？

更可怕的是，素素将近五十了。行将老去像一道阴影，随时都会将素素罩在黑暗里。

2

有水从浴室里溢出来。

澡盆里的水放多了吧，父亲的身体坐进澡盆，水就漫过他的肩膀，溢出盆沿，沿着地板砖流到门口，又从门缝淌到客厅。

素素拿块毛巾垫在门边流出的水渍上。

很多年前，同样的动作父亲也做过。不过那个时候垫在水渍上的不是毛巾，而是一铲从炉膛下撮出的还冒着红火星的煤灰。煤灰浇在水渍上，发出吱吱的声音，顺带着冒出一股幽幽的白烟，厨房里坐在澡盆中洗澡的素素鼻子就嗅到一

股生煤烟的味道。

那时素素十多岁了，上小学三四年级的光景。家家户户都住平房，整个小城只有一家澡堂子，挨着春光大旅社旁边，在解放照相馆的对面。澡堂子门口有个看自行车的老太太，铁架子上卡着的自行车总是排得满满的。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从澡堂子路过，看到看车的老太太和一个男人在争抢一辆自行车，因为男人把自行车放到春光大旅社的门前，他本人却进了澡堂子洗澡，老太太就把他的自行车挪到铁架子里，和其他自行车一起排队了。男人洗澡出来后要推走自行车，老太太要他付一角钱的看车费才允许他推走。男人不付钱，老太太不撒开车子，两人就在澡堂子门前争夺起来。

腰里围着浴巾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出来看热闹，热气腾腾的一群人，特别壮观。素素回家笑着跟父亲说了，顺带着表达了自己对洗澡的羡慕。洗澡一次要五角钱，太贵，素素一个月只能进一次澡堂子。那天吃过午饭，父亲没有睡午觉，直接去了工厂。隔了几天，素素快要忘记澡堂的事情了，父亲下班时，车后架上竟然夹着一只大澡盆，用铁皮打造，很大很大，素素坐进去，双腿蜷在胸前，竟只露出一颗头和两只亮晶晶的眼睛。

澡盆是父亲花了几天的中午休息时间，用工厂里的铁皮做的。父亲是如何央求工友帮忙，又是如何用两瓶老白干儿贿赂了开门人，才把大澡盆拿出工厂的，父亲都没有对素素说，他只是说：“你不用一个月去一趟澡堂子，你可以一周洗回澡了。”

那天晚上，父亲温好一锅水，把水舀到澡盆里，再把电炉插上电烘烤屋子，然后关好门，提着扫帚去扫院子。

“老杨大哥，又扫院子呢？”张二娘嗲嗲地问父亲。“素素她妈还没回来？要我说，就给素素再找个妈。一个老爷们带个孩子多不易啊，在外面拼死拼活累一天，晚上连个暖被窝的都没有。”

张二娘是把手搭在低矮的篱笆墙上跟父亲说

话。素素甚至能想到张二娘睁着带钩子的眼睛在父亲的身上瞄来瞄去，一旦看准了，张二娘就会下钩子。

3

妈妈这个词对素素来说太陌生，打从她记事起就没见过这个人。据张二娘说，妈妈是跟单位一个供销员跑了。供销员帅气，年轻，每次出差还给妈妈带回花手绢和香喷喷的胰子。

家里有张妈妈的照片，压在父亲一套褪色的军衣下面。父亲当过兵，部队演习，父亲为救战友，踢开炸弹，却炸伤了自己的腿。

父亲后悔过吗？

素素不知道。素素只知道父亲在扫院子或者洗澡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哼唱着部队里的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据说，妈妈回来偷偷地看过素素。藏在学校的校门旁觑着素素放学，躲在一列喜车后面窥视素素穿着婚纱出嫁。但素素一次也没看到过妈妈。她甚至也不相信妈妈回来过。张二娘说什么她都不信，尤其说的有关妈妈的话。素素宁可相信妈妈从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这样，素素就可以把这个人完完全全地从心里抛开，而不会有任何的藕断丝连。

4

浴室的门下面又有水渗出来，毛巾湿透了，素素换了条毛巾垫在门下，把湿毛巾拿到厨房拧干。

父亲搬进楼房有十多年了。自从老屋拆掉盖起楼房，父亲就住进回迁楼。厨房比过去平房里的厨房要大一倍，可素素总是找不回当年在厨房点着电炉洗澡的温馨。想着老屋的厨房，素素眼里却出现了另一个厨房。

那是素素自己家的厨房。老公噗通跪在地上，乞求地说：“你放了我吧，给我自由，也给你自由……我们离婚吧，我们其实早就离婚了，

我们已经半年多没上过床了……”

老公的上下嘴唇不停地翻动着，素素一句话也没说，直到老公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关门而去时，素素才缓缓地打量她们婚后的家，原来这个家差不多已被老公拿空了，除了拿不走的双人床和厨房的餐桌。

素素一直想跟老公说句话，但老公没给她机会，老公一直说，一直说，说完就站了起来，大步走进卧室，提出一只皮箱，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素素想说：你跪了那么久，膝盖不疼吗？

老公结婚的时候没有跪下向她求婚。那时素素已经跟老公上过多次床，大起的肚子无法用衣服盖住，每次从张二娘家门前过，素素都用力吸气憋着肚子，担心眼贼的张二娘看出她肚子裡的乾坤。老公那时没有工作单位，摆摊卖水果。素素高中毕业虽没考上大学，但考上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合同工，每天开着吊车在空中开过来开过去，牛得很。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他认为工作不稳定的人心就不稳定，心不稳定的人婚姻就不会稳定，也无法给妻子稳定的生活。那晚，父亲烧热了洗澡水，关上门出去了，风却把门推开一道缝儿。

月影西斜，射进房间里那道门缝上。素素站在月影里，隆起的肚子正好冲着门缝。父亲回身去关门，就看到月影里那凸出的肚子。

那晚，素素等待父亲的震怒。父亲很晚才从外面回来，径自回到他的房间关灯睡了。可素素听见父亲房里辗转反侧的声音持续了很久。

隔一天，父亲交给素素一沓钱。“正正经经地成个家过日子吧。”

素素用那笔钱租了房子。跟老公住进新房里的那天晚上，老公搂着素素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对你爸好。”

一辈子是多久？

素素想，一辈子就是二十三年。老公对她好了二十三年，也对父亲好了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后，他们的独生子大学毕业在外地找了份工作，老公也在外面给自己找了个女人。

5

电话响，将素素从回忆里拉了出来。

一个陌生的号码。

是谁呢？素素看着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号码犹豫着，还是接了起来。对方无声，素素也不说话，擎着手机静静地等着。对方随后挂机了，她也就撂下。

其实，素素十多年前就接到过这样的无声电话。虽然电话接通后对方一个字也没有说，甚至连一声轻微的喘息都没有，但素素就是知道她是谁。那是个女人，一个跟她分享一个男人的女人，一个窥视她生活的女人，一个试图抢走她老公的女人。

老公晚上回家不那么按时了，每逢大礼拜，还会有那么一两回夜不归宿。他的解释是跟朋友在外面玩麻将。素素从来不问，她不想听假话。自从他的水果超市在小城里开了第二家分店，他的谎言就与日俱增。她不会去戳破，一个肯说谎欺骗你的男人，还有三分对你好。为了这三分热度，她愿意陪着他共同给还未成年的儿子撑起一个家。

素素回去看父亲的次数多了。父亲似乎察觉到她的落寞。但父亲也不问，因为父亲跟素素一样，都不想听假话。

有个周末，素素陪着父亲在小区里散步。她看着草坪上形影相随的老年人，对父亲说：“爸，找个老伴儿吧，陪陪你。”

父亲说：“我不需要人陪。”

素素说：“咋能不需要，一个人多寂寞？”

父亲没有说话，抬起眼睛狐疑地打量素素，好像寂寞的人是她。

只那一眼，素素却好像从父亲探究自己的眼光里看到了父亲的灵魂深处。他一直都寂寞！自从母亲离开他之后他就寂寞。不，也许从退伍之后离开战友，他就寂寞。母亲的离开，他更加寂寞。而女儿的出嫁，他的寂寞便深入骨髓。

现在，他的女儿也同样寂寞。从儿子长大不再需要她陪伴上学，从接到那个陌生的电话，从

老公的撒谎，从老公提着箱子离开，她的寂寞一日深似一日……

父亲忽然说：“素素，这些年，照顾我这个孤老头子，耽误你自己小家的日子了。”

素素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更没有说话。她担心一开口，她就会哭。她担心她的眼泪会吓坏父亲。

照顾父亲的确耽误了许多陪伴老公和儿子的时光。但素素想，跟老公儿子相聚的时间是天长地久，而陪伴父亲，却是过一天少一天。素素从工厂下岗后，老公的水果超市越发兴隆，老公不让她出去打工，让她在家照顾上学的儿子。素素就真的当起了全职主妇。每天早晨伺候儿子上学后，她就去市场买菜，去陪父亲。晚上如果老公打电话说不回来吃了，她也会在父亲那里陪老人吃晚饭。

老公提着皮箱离开家那天，素素照例去陪父亲，晚上她没有回家，睡在另一间卧室里。那间卧室被父亲装饰成素素喜欢的粉红色。听着隔壁父亲的鼾声，她不觉得太寂寞。

6

电话又响了。还是刚才的陌生号码。

素素毫无畏惧地接起了电话。她无愧于心，怀有愧疚的应该是电话另一端的人。

“您好，是林素素女士吗？”

陌生号码里第一次传来了声音。女人的声音，很甜，很轻柔。应该是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吧，像当年的素素一样年轻而美丽。

“您是哪位？”素素礼貌地问上一句。

“我是夕阳红养老院的院长，听说您来了，要给老人办理入院手续。手下的经理不知道您跟我的关系，没给您打折扣。您把老人送来吧，我给您打七折，服务方面就放心吧，绝对高看一眼。”

哦，原来是夕阳红养老院的梅院长。梅院长的话像说明书上的字，一板一眼，却少了些温度。素素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妆

容很精致。两人是在健身房做瑜伽时认识的。素素的身材二十多年没有多少走样，腰身还很柔软，她可以跟着老师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惹得周围跟她年龄相仿的女人啧啧称赞，这些人里就有梅院长。

梅院长是个热情多话的女人，她很快和素素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得知素素离婚后在家看护不能动的父亲，惊讶地说：“你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这怎么行？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我们要看开点，你把父亲送到我们养老院吧，他能得到最好的照顾，也把你解脱出来。你还不到五十岁，你完全可以展开新的恋爱婚姻生活。哪怕不想结婚，但女人要谈恋爱的，女人更要有三五个闺蜜，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在家守着一个老头子，你很快也会变老的……”

素素那晚跟梅院长喝了两杯茶，回到家去厕所洗漱，却发现地板上有好几块屎。素素找到父亲房间，父亲已经睡下了，素素找父亲的裤子，发现腰上沾了屎，被子上也蹭了屎。后来她还发现沙发上她新绣的十字绣抱枕上也沾了黄橙橙的一块屎。她语气不佳地唤醒睡着的父亲去洗澡，她则把脏了的衣物泡在盆子里拿到厕所去洗。那一刻，送父亲去养老院的想法又冒了出来，摁也摁不下去。

“你在听我说话吗？”梅院长在手机另一端抬高了声调。

素素急忙答应一声。她走神儿了。她压低声音对梅院长说：“我还没跟我爸商量，等商量好了，我就去找你。”

梅院长说：“还商量啥，你做决定不就好了，要是听老人的，他们肯定不愿来老人院，就想在家扛死儿女……”

素素觉得梅院长的话很刺耳。忽然，她听到浴室传来一声响，她急忙对梅院长说：“今天先这样，我明天给你电话。”

7

素素走到浴室门外，看着门边溢出的水已经

把两条毛巾都湿透了。

是不是把父亲送去养老院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找一堆男女朋友，增加许多业余爱好，就能稀释心里的那种寂寞吗？怕老，怕病，怕吵，怕静，怕孤独，怕被世界遗弃，更怕被亲人遗弃。老了，素素怕的东西越来越多。

素素曾在铺满落叶的山中小径上步行了一个多小时，走入一所清幽的院子。院子不是很大，但围墙足够坚固，从外面看，更像一个医院，它也是家医院，不过，这所医院里的病人不经许可是无法走出院子的。院门是锁着的，院墙上安装着各种阻止病人离开设施。

素素在一间病房里看到一个女人，满头白发，瘦骨伶仃，脸色苍白，唯有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她站在窗口下摆弄一只布娃娃，嘴里哼着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姑娘，送女婿，小外甥，也要去……”

素素不想承认这个精神病人是她的妈妈，但张二娘跟她说，有人在精神病院见过她的妈妈。妈妈跟供销员的生活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她现在疯了，被人送进精神病院，医院里的护士说，从来没有人看过她。

素素挣扎了几个晚上，还是去了精神病院。散步的时间到了，女人从素素身边漠然走过，却又猛然回头，神秘地把娃娃往素素面前一推，说：“我女儿，漂亮吧？”但还没等素素回答，女人已经把娃娃塞到怀里，一阵风似的跑了。

素素从远处看着在草坪上奔跑的女人，她就像一只轻飘飘的纸鸢，断了线，没有了魂魄，孤独地任由着风把她吹向不可知的方向。

8

素素把毛巾再次垫在浴室门下时，忽然觉得有些异样。

她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父亲在浴室里已经洗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把耳朵贴近浴室的门，却没听见里面有任何动静。

素素的心跳少了一拍。

素素敲门：“爸，洗好了吗？”

里面没有动静。

素素抖着手再敲门，更大声地问：“爸，你洗完了吗？”

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声音。

而门缝里流出的水却越来越多。

素素慌得不行，一下子撞开门。

浴室里静悄悄的，父亲躺在浴盆里，水漫过他的脸，他的头，漫过他整个人，整个人生……

素素不知道她是怎么把父亲从澡盆里捞出来的，又是如何去沙发上抓起手机挂的急救电话，当她听到救护车的尖锐叫声由远及近的时候，她坐在漫着水的浴室地砖上，捧着父亲的头，撕心裂肺。

父亲一定是察觉到女儿要将他送去养老院，像甩掉一块用旧的抹布一样甩掉他，他才用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吧？是她逼死了父亲！

素素恨自己，也恨父亲。一瞬间她头脑里只有一种想法，没有了父亲的生活，该有多么寂寞，因为一个人连回忆都停止了，就像连呼吸都停止了……

9

父亲被抢救过来。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不能站立，连动一动都不能了。他也不能说话了，只是两眼焦灼地望着素素，徒劳地蠕动着嘴唇。

素素抑制不住地哭泣着，她跪在父亲的床前，用力攥住父亲的手。她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父亲颤抖着抬起手指，在素素的手心里一下下缓慢而坚定地划着。很久很久，素素才恍然大悟，父亲在她手掌里写字。

父亲用他唯一能动的一根手指在素素的掌心写着：我不是自杀，困了，想睡会儿——

素素哭得更凶了。父亲重回人世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慰她。

每个人的青春， 终究逃不过一场爱情

文/吴春侠

孔雀不会一生只开一次屏。爱情只是一种被装饰了待售的精品，而我们需要的是不过是一份温情……

1

我说的孔雀，是我的一个哥们儿。2007年，北京抢走了孔雀的女友，毁灭了孔雀的爱情，断送了孔雀的前途，他一横心买了一张硬座，退掉了门头沟的租房，摇摇晃晃了十几个小时回到了西安。

西安，是我们这帮人的革命根据地，不论我们最后飘向了何方，都会记得陕师大旁边村子里的蘸水面，它像玉带一样长，两根就能填饱姑娘的胃，五根就可以撑破小伙的肚皮。

听说孔雀回来了，大家四处相告，凑齐了六个人，在陕师大附近的小饭馆里喝得一塌糊涂。

小饭馆正在播放潘长江的电影。

潘长江去相亲，对面的女人高傲而美丽。

女人：“你有奥迪A4吗？”

潘长江：“没有。”

大家都停下了筷子，空气顿时鸦雀无声。

女人：“你有三室一厅吗？”

潘长江：“没有。”



女人不悦：“没有奥迪A4，你怎么带我去兜风？没有三室一厅，我们的保姆住在哪里？”女人说完起身欲走。

孔雀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

只见潘长江不慌不忙地说：“我没有奥迪A4，不过等我把宝马换掉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买个奥迪，支持国货嘛。至于三室一厅，我没有，不过保姆可以住在二楼或者一楼的任何一间，12个房间随她选。”

女人的眼睛放着光，表情立刻谄媚起来。

孔雀把桌子一拍：“靠，潘长江真帅！”话音一落，眼睛一红。随即拿起一瓶青岛啤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我们都同情地看着他。

孔雀喝完丢掉酒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奥迪A4！去他妈的三室一厅！老子……”孔雀的舌头有点僵，只见他摇了摇头，继续说：“老子一定要杀回北京，给老子三年时间，老子要买一辆奥迪A8，还要在北京买一套四室两厅，抽死丫的爱情！”

我们都以为孔雀酒喝大了发酒疯。

不料第二天起来，孔雀真的刮了胡子系了领带又买了一张硬座回北京去了。

那年孔雀27岁，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电脑技术工，平时对着电脑写游戏软件，但很少有一个公司愿意买。

2002年，我们班里有个公认的班花叫阿翔，孔雀初次看见阿翔就拨动了心弦，他用他文艺小青年的情愫在全班张扬：“结着丁香般幽怨的姑娘，一下撞开我心房！”

一个月后，我们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真的把阿翔搞到了手。

2004年底，孔雀在师大对面的杨家村里，租了一间三十平米的门面，买了很多盗版书籍出租，房租每月三百元，二十平米用来经营租书，剩下的十平米放了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个二三十块钱买的简易衣柜。

做饭就在后门的走廊上凑活，没有抽油烟机，炒个小菜几百米外都知道放啥调料。

全班轮流打游击战去值班，因为值班管饭。

那间书店成了班里情侣约会的好地方，孔雀和阿翔经常夜不归宿。

2005年，我们要毕业了。杨家村也要拆迁改造。

孔雀的书店开不下去了。于是他又把书和书柜卖给了二手贩子，最后找了辆三轮车，把为数不多的家当搬去了美院后面的二府庄，房子依旧是十平米，120块，还包水费。小两口过得好不恩爱。

我们都开始找工作，同学里一部分留在西安打拼，一部分回了家乡，还有一部分南下，散落在沿海各地。

2006年，经过一年的磨砺，我们都对现实有些失望。

孔雀说：“西安的工资太低了，咱们去北京看看吧。”

同学们都有点不愿意挪窝。

只有阿翔，满眼里都是孔雀：“你去哪我就去哪。”

就这样，他们去了北京，我们都以为，孔雀和阿翔是班里唯一成功的一对，他们是真爱，他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最后结婚生子，白头偕老。

2007年，他们在北京奋斗了一年，阿翔就跟人跑了，那是个北京男人，有一辆奥迪A4，还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而孔雀什么都没有，只有在门头沟的一间小平房，还是租来的。

阿翔找孔雀分手。

孔雀难以置信地问：“Why？”

阿翔说：“我爱上别人了。”

孔雀看了一眼远处的奥迪A4：“给我时间好吗？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阿翔说：“我没有几年的青春等待，门头沟去趟城里3个小时，我每天都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一块瓷砖好几千，一辆A4几十万，我怕等我老了，你也兑现不了承诺。”

孔雀噗通一声跪下了：“再给我三年，三十岁我们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我给房本上写上你的名字，然后每天开着A4载你去兜风，我们就在天安门广场绕圈圈，一辈子都不分开好不好？”

阿翔深深地望了孔雀一眼，转身上了一辆A4，车里一个墨镜男人拉下车窗，撇给孔雀一抹不屑的微笑。

从此之后，阿翔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们，她的QQ头像永远都是暗的。

孔雀恨死了北京，是它毁了他的爱情。

于是他头脑一发热，就辞了工作退了房逃回了我们的大本营，那天，我们在师大附近的小饭馆喝得一塌糊涂，电视剧的主角潘长江去相亲，用惊人的物质打败了拜金的女人，孔雀惊叹一声：“靠，潘长江真帅！”

然后他灌了一瓶青岛啤酒，说他要杀回北京！

我们都觉着不可相信。

可是孔雀第二天就容光焕发地回去了，到北京，孔雀又找了技术员的工作，并利用闲暇继续写软件写游戏。

恋爱给人安逸，失恋让人奋起。孔雀的软件和游戏渐渐地有人买了。

孔雀成了高级软件工程师。

2010年，孔雀真在北京买了车，一辆奥迪A8，烧饼从广州去北京出差，亲眼见证孔雀刷了卡，在电话这头兴奋莫名：“爸妈，我买了辆车，过年了我开着车回家，载你们来北京见识一下皇城的生活……”

他老爸在那边亢奋了几下就泼了一盆冷水：

“儿啊，你啥时候能给爸妈找个儿媳妇啊，你都三十岁了，实在不行你回来，爸妈给你介绍对象，咱这边好姑娘多的很……”

孔雀哭了。

接着，孔雀又开着奥迪A8去看房，看来看去，他发现北京今非昔比了。

就他存的那点钱，想买四室两厅，只能去河北燕郊了，经过权衡，最后他在公司附近供了一套三居室，付了百分之六十。这让孔雀深受打击。

接下来的几年，他又得为那些按揭卖命。

2013年，孔雀又一股脑把房贷还清了。

烧饼从广州回西安办事，大家都多年不见，十分挂念，同学们又互相奔走转告，孔雀就从北京飞了回来，我们又聚到了十多个人。当中大多数人早已结婚，另一半长相情况不详。孩子也有一两个不等。

大家约着去爬华山。

于是一群人又轰轰烈烈地坐了火车去华阴。

几个小时的车程，大家聊得不亦乐乎。

问起感情生活，33岁的孔雀像老外一样耸了耸肩，说了一堆估计平时被他深思熟虑的语言：

“这几年，我有一份说得过去的收入，还有一个操着流利英语和老外坐在酒吧也能按照一个小时一百块收费的轻松兼职，论长相和身高，我比潘长江好哪儿去了！我有一个爱去图书馆阅读的习惯，有一手精妙的厨艺，还有一颗热爱远方的心和热爱狗狗的闲情，我甚至还有一条能口吐莲花的舌头和热爱女性有担当有责任的情怀，可是，我居然被糊里糊涂地剩下了？我他妈为什么就被剩下了？”

我们都皱了眉头，最后一致说：“北京不相信爱情。”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孔雀突然大手一拍：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们异口同声：“出在哪里？”

“都怪你们给我起外号，孔雀孔雀，意思就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注定了要被剩一辈子！”

“噤！”大家撇了他一眼。

2013年11月，孔雀突然在群里宣布他要结婚了。

我们早已没有了惊喜：“不会是阿翔离了吧？”

孔雀：“说人点好，行不？”

我们：“那你和谁结婚？”

孔雀：“和一个网友，认识三四年现在突然发现我俩挺合适的，于是就结呗。”

我们一致发省略号：“……”

阿翔一直在同学群，但永远都是暗的。

孔雀最后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孔雀不可能一辈子只开一次屏，爱情只是一种被装饰了待售的精品，而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份温情……

然后所有人集体鼓掌。是的，如果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那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缘分，我们终将要笑着走下去，孔雀不可能一辈子只开一次屏，人也一样。

2

如果埋藏的秘密多年没说，就永远不要说了。

2014年7月，烧饼在广州遇见了阿翔，确切地说，他和同事泡吧的时候，误入了阿翔的酒吧。阿翔的酒吧很安静，但人并不少。

阿翔亲自来敬酒，猛不丁看到了烧饼。

烧饼惊诧莫名，根本不敢确定对方就是阿翔。

还是阿翔自告奋勇，后来，同事们都走了，烧饼和阿翔静坐，烧饼很想打电话给北京的孔雀，可是一想到孔雀好不容易又开了一次屏，结了婚，就把电话打给了我。

我在云南，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

烧饼在那边对着电话嚷：“女侠，你猜我在广州遇见了谁？”

我：“谁？”

烧饼：“你猜啊，你绝对猜不到！”

我：“对，我猜不到，你赶紧说，甭屁话。”

烧饼：“阿翔啊。”

电话那头传来女子吃吃的笑声，确实有点耳熟。

但我不敢确定：“到底是谁？”

那边的女人有些亢奋，直接抢了电话说：“是我啊，阿翔。”

“我去，你不是在北京嘛，怎么跑去广州了？”我更亢奋。

阿翔的声音赛过林志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我听烧饼说你在云南，真的假的？”

我：“真的，这怎么会有假。”

阿翔继续发嗲：“很多年没联系了，月底我来云南投奔你啊。”

2014年7月底，我和阿翔在昆明的一家休闲店，点了好多鸡翅和啤酒。

我们一起回忆起过去的青春年少。

我：“那个开奥迪A4的男人呢？”

阿翔：“我妈做了手术之后没多久就分了。”

我：“阿姨做什么手术？”

阿翔：“乳腺癌，那时候我母亲查出这个病，我特别着急，刚好奥迪男愿意帮这个忙，条件是我当他的女朋友。”

我：“那你们后来怎么分手的？”

阿翔：“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境其实比我看到的好很多倍，他还有个门当户对的女朋友，是用来结婚的，后来，他女朋友从美国留学回来了，我就被抛弃了呗。”

我：“于是你就去了广州？”

阿翔：“2009年春天去的，分手后回老家陪父母一段时间。北京是回不去了，也不好意思再回西安，于是就去了广州。”

我：“你为什么 not 告诉孔雀，他会原谅你的！”

阿翔：“破碎的玻璃杯再粘回去，还能像从前那样吗？”

阿翔在云南玩了半个月，后来临走时候再三叮嘱我：

这些事情早就过去了，如果埋藏的秘密多年没说，就永远不要说了。

2014年8月，孔雀的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他又在群里报喜，还传来儿子萌萌的照片。同学们一片贺喜之声。

只有我拨通了阿翔的电话。

手机那端阿翔的声音哽咽而伤感：“孔雀生儿子了，长的跟他好像……”话音未落就骤然停顿了，我知道阿翔一定哭了。

想起数天前，阿翔和我告别的时候，再三叮嘱我：“如果埋藏的秘密多年没说，就永远不要说了。”

我顿时泪流满面。

孔雀不会一生只开一次屏，愿幸福的人更幸福，我们不要打扰他。

巅峰之恋

文/蒋惠云

天边的晚霞亮得刺眼。许是最后一缕霞光，想冲破这一切束缚，就像在这个傍晚，彩霞将生命的最后一瞬点燃整个身躯，想把一生的热忱焚烧殆尽。

“玉儿，你真的决定了吗？你确定不后悔？”丁峰捧着阿玉的脸，盯着她水灵灵的大眼睛心痛地说。

“我必须得回去！今生我辜负了你，我们来世吧……”阿玉用力咬了咬嘴唇，雪白的牙齿在丰润的下唇留下深痕，就像一串串在雪地里艰难跋涉的足迹。

是啊，要阿玉下这样一个决心是多么的不容易。

阿玉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孩儿，而且是省里最好的大学。其实，以她优异的成绩，就是考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也没有问题。然而，对于阿玉来说，能在这样一所大学学成归来已实属不易了。她与男朋友丁峰从同学到情侣，经历了从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刻骨铭心。

阿玉唯一隐瞒丁峰的就是到快毕业了才告诉他自己要回家乡去的决定。这对于深爱阿玉的丁峰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曾无数次在阿玉面前绘声绘色地描绘着彼此的未来，他的父母也了解阿玉的情况，真心愿意接纳这个未来的儿媳，还把她们未来五年的发展都提前规划好了。

可他从未想到阿玉的决定那么突然，那么坚决。“回去当村官！”丁峰怎么也不敢相信这

是阿玉的真实想法，做了四年的同学，阿玉的优秀让丁峰看在眼里爱在心里，却不曾想到她竟然只有那么一点点志气。阿玉心里明白，她是必须要回那个小山村的，她要重拾阿爸未尽的心愿，也要完成儿时的梦想，更不愿意让乡亲们留下遗憾。她也曾委婉地向丁峰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可丁峰从未当回事。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容回避，他们得面对现实。阿玉艰难地抉择着，一边是爱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美好未来；一边是梦想，是一切都还没有定数，充满挑战和艰辛的路程。对于阿玉来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人生决定，阿玉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因为她知道没有人能理解她的想法。可是，她想：阿爸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鼓励自己勇敢地走下去的。

阿玉的家乡是个典型的白彝山寨，这里的白彝人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越过重重大山，趟过被拉煤炭的大卡车碾碎的坑坑洼洼的山路，山脊上一片片斑驳刺痛了阿玉的眼，黄山裸露，树木青黄不接，老树桩和光秃秃的山梁撕扯着阿玉的心生生地疼痛。阿玉想起了童年时的彝乡是多么美啊！那时彝乡虽然穷，却到处是欢声笑语，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彝家人以树为荣，远山近岭到处绿意葱茏，漫山遍野百花争妍，林海层层叠叠，松涛波澜壮阔。阿玉想起了村里那棵“神仙树”，千百年来在风雨中傲然挺立，无惧无畏地

守护着这一方热土。睹物思人，阿玉想起了满腔抱负空遗恨的阿爸，想起了阿爸对她常讲起的那个关于“神仙树”的古老而美丽的传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古老的村子还是一片荒岭，这里树林茂密，百草丰茂，到处是珍禽异兽。有一对母子逃荒到了这里躲在山洞。妈妈为了养活三岁的儿子阿冒想尽了办法，既要到山林寻找野果充饥，又要躲避野兽的攻击。她不能把孩子留在洞内自己去找食物，怕野兽会把孩子叼走。可是，阿冒却有妈妈想象不到的坚强，在他的央求下，妈妈每天都带着他出去寻食。

有一天，阿冒和妈妈上山寻蘑菇，听到动物的惨叫声，一条大蟒蛇缠住了两只雪白的小老虎，阿冒妈妈和蟒蛇展开了搏斗，使尽全力也不是蟒蛇的对手。正在危急的时刻，老虎妈妈赶来了，它和阿冒妈妈合力打跑了蟒蛇。可惜阿冒妈妈失血过多快要死了，临终前，她抚摸着阿冒，让他勇敢地活下去。

从此，阿冒一个人生活，可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原来白虎一直保护着他。一天，成年的白虎找到阿冒，把他带到一棵大树下，阿冒见到了奄奄一息的白虎妈妈。白虎妈妈竟开口说话：“我把你妈妈埋到这儿，没想到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死后，你要把我和恩人埋在一块儿，让我们来共同守护这个美丽的村子。”说完，老虎妈妈就死了，阿冒把它葬在大树旁，为这棵大树取名为“神仙树”，每年都带着子孙们前来祭拜。”

阿爸抬起眼，透过窗外深情地望向彝乡的满山绿野，目光锁定在那棵曾遭受重创的“神仙树”的位置，他抚摸着阿玉的小脑袋，盯着女儿似懂非懂的大眼睛缓缓地说：“相传我们就是阿冒的后代，所以村里每年祭山祭树，都是有渊源的。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的守护神啊！它们都有灵性，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每每说到这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阿爸眼里就噙满了泪水，目光变得迷离而黯然，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当年，阿玉爸是村里年轻的村长。父母双亡的阿玉妈被比自己年长12岁的哥哥老宝石许配给

了阿爸。

阿玉舅心里早有算计：别小看这土不拉叽的彝乡，它可是个实实在在的聚宝盆，那地下深埋着成千上万年的煤炭。这可都是锃亮的“乌金”哪！这“寸土寸金”就是老祖宗给大家留下的家当，若是开采出来，别说自个儿这辈子，就是子孙后代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悄悄请业内人士和风水先生看过，说这矿井的洞口要开在那棵“天神老子也动不得”的“神仙树”的地盘上。这棵树是白彝人祖祖辈辈都奉若神明的“圣树”，村民们年复一年地祭拜，祈求全村风调雨顺，平安祥和。最重要的是，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要世代代以守护山林为责，至今无人敢破这个规矩。

读过几年书的阿玉舅却不认这个理。“这是迷信！是陈风陋俗！”几碗酒下肚，他鼓起胆子，扯着嗓门喊：“难怪我们村落后，守着一大山肚子的煤矿不采，整天在那地里刀耕火种的，把地刨滑了也刨不出个金蛋蛋来，尽是一些榆木脑袋，不会转弯，活该穷死！”村里年轻小伙子也你一言我一句地附和着，说其他村寨开山挖煤富得流油，阿玉爸脑子不灵光，这村长当得失败，守着“金山银山”不肯开采致富，尽带着大家走“土里刨食”的穷路。

“致富的法子总是有的，凡事要想得长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我们彝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是把这山掏空了，树砍光了，这里成了鸟不拉屎的地方，子孙后代可咋个活？！”那群年轻人似乎又觉得阿爸说得也有理。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就是死也不做饿死鬼！”阿玉舅绝不放弃这发财的大好机会，他嘴上不吭声，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妹子的模样、身段在彝乡可是万里挑一，这小子每次看到妹子从身旁走过，眼里都泛着那光呢。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就不相信我想的这事就没有机会下手……”费尽一番心机，阿玉舅的如意算盘终于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一对新人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步入洞房，开始美好甜蜜的小日子。

从此，阿玉舅打着村长舅子的幌子没一刻消

停，他游说十几个“小跟班”一起做着发财梦，等待水到渠成的时机好“下口”。

一天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墨黑色的浓云挤压着沉沉的仿佛要坠下来。冷风凌厉地穿梭着，没命地敲打着木窗子。

“从来没这么大的风啊！”刚有三个月身孕的阿妈用一根手臂粗的棒子抵紧木窗，担忧地望着丈夫。

阿爸若有所思地望着昏暗的摇晃不停的煤油灯芯出神。

“呼哧……呼哧……”窗外劲风扫着树叶，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撕揪着，扭着，骂着，嚷闹不休，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恐怖杂乱的影子像群魔乱舞。

“村长！村长！你快去看看啊，老宝石要砍神仙树了！”急促的敲门声伴着乡亲们的惊呼声响成一片。

“什么？这还了得！”阿爸“倏”地站起来，拉开门就往风雨里窜了出去，跟着人群向着尖山坡方向一路狂奔。

狂风成了倒行逆施的暴君，瓢泼的大雨肆无忌惮，乌云在一片黑幕里翻腾，闪电在发怒发狂，整个世界天旋地转。

在满山胡乱倾倒的绿荫中，那棵枝干虬曲苍劲、葱茏俊秀的古树巍然不动。它以其巍峨挺拔的姿态昂首云天，目光专注在村与山的缓坡上，再俯瞰整个村寨，那里山色连天，苍翠入眼，枝丫交错。

它淡定地睥睨着眼前的这一切，狂风暴雨算什么，成百上千年了，这些风啦，雨啦，闪电啦，能奈它何？

它又将温和的目光聚焦在不远处飞奔而来的年轻村长身上，慈善地微笑着，苍老的树皮微微颤动……

“你想干什么！滚回去！想砍‘神仙树’，除非你们先砍死我！敬天敬地敬自然，老祖宗的规矩你都敢破，你就不怕遭报应吗？！”阿爸愤怒的眼睛像两道闪电，直愣愣地盯着老宝石举起的寒光四射的斧子大声喝道。

“老子谁也不怕，就是穷怕了！今天就是

天皇老子也别想阻止我发财的路！砍！都给我砍！”老宝石早就打定主意，这回他是豁出去了，就是十头犟牛也别想把他拉回来。一声令下，几个“小跟班”一同举起斧头向古树砍下。

“我倒要看看会有什么报应！这牛皮吹给谁听哪！”话声没落定，老宝石又举起闪着寒光的斧头。

阿爸没命地飞奔过去夺斧子，不料刚好被一根藤条绊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宝石斧头快砍下的瞬间，一道闪电准确无误地击在斧头刀刃的最高点上，老宝石虎口一麻，“啊……”斧头应声落下。

只见阿爸在泥泞里痛苦地抽搐，大家才发现那把斧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村长的背上。大家惊呼起来，一个小伙飞快地背起村长向乡卫生所奔去……老宝石和那几个“小跟班的”怔在原地，想想刚才击下的那束闪电，心里后怕极了。

阿爸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

阿妈才做了不到半年的新娘，想着肚子里三个多月的孩子，她咬着牙苦苦支撑起这个家。

阿玉舅虽然愧疚，但还是在村里开采煤矿，只是他也退让了一步，把井口设在了离“神仙树”十来米的地方。那些年，煤矿山很景气，阿玉舅也常常接济阿玉家。

为了给阿爸医病，家里仅有的家当都变卖了。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到了读书的年纪，阿妈把仅有的一套银首饰嫁妆和十几麻袋洋芋卖了，送阿玉去上学。她这才想起还没为阿妮取名字，想到早上刚种到地里的麻芋头，就为阿妮取名为麻芋。村里代课的金老师说，咋取这样一个名字？阿妈说，这个名字多好啊！麻芋头扔到哪儿哪活，石头缝里也能开出花来。老师想了一会儿，在学籍表上填上“毕玛玉”。

阿玉从小挨饿受冻是常事，但她漂亮懂事，聪颖机灵，成绩优异。金老师常常温柔地抚摸着阿玉黑黝黝的粗辫子，若有所思地说，山外的世界很精彩，你一定要走出这重重大山啊！

这个叫金叶的老师是大伯“瘸子五八”44岁的时候，花一生的积蓄“买”来的“媳妇”。刚来时她满门心思想着逃跑，村里人怜悯大伯一

把年纪还是个光棍，“同心协力”地变着法帮她看着新媳妇。那一年，金叶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揣着从大伯那儿骗来的买娃“小衣服、小被子”的钱要逃回老家去。大伯腿瘸，脑子却不糊涂，回到家一看金叶的几件衣物全都不见了，马上喊村里人四下里寻找。想那金叶毕竟是大地方来的人，爬不得深山老林，加上身子笨重，硬是被大伯的家门户族逮到交给大伯，让大伯好好管教。大伯这次打她比任何一次都凶，扬言要把金叶打成跟他一样的废人，看她还敢不敢嫌弃他。村里人也不怎么劝阻，看着金叶被气急败坏的大伯踢得四处躲闪也不同情，似乎受害的不是金叶倒是大伯。虽然金叶肚里的孩子极其“顽强”地存活下来，金叶从此却拖着一条残腿，蹒跚于梯田间，犁田耙地，艰难地抚养着一双儿女，再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村里建了小学缺老师，初中毕业的金叶当了代课教师。阿玉老觉得老师的眼睛特别明亮，像泪花，又像不知名的星星，一闪一闪的，闪着悲伤，又似乎闪烁着更多美好的东西。每当夕阳西下，看着老师一前一后背背着两个娃，一瘸一拐地在泥路上艰难地行走的时候，她真想一辈子都搀扶着她。

然而，还有更需要她搀扶的人。自阿爸瘫痪后，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全落在她阿妈柔弱的肩上。也许是感伤命运，也许是负担过重，阿妈视力越来越模糊，有段时间眼睛又红又痒又痛，她请来邻村的跳神婆，她按照那婆子的吩咐，宰只公鸡祭神。一家三口吃上顿没下顿的，哪有钱买？没公鸡，母鸡也行。婆子说，菩萨看你可怜会体谅你的。家里刚下蛋的芦花鸡，可是这个家唯一的宝贝啊！阿妈咬咬牙，把母鸡宰杀好，洗干净煮熟后毕恭毕敬地端给婆子。只见那婆子点燃香和黄钱，一阵比划，口中念念有词，一阵乌烟瘴气之后，婆子把画有红色膏子的一道“符”交给她，让她哈七口气，放在枕头底下，21天后取出来，烧成灰拌上童子尿擦眼睛，一天七次，连擦七天。叮嘱完后，婆子拉起锅里那只母鸡放在围腰里眉开眼笑地走了，说是要回去把鸡骨头拆下来“合对”（占卜），为阿玉家算算今年的

运程。

阿玉就这么伏在门槛上眼睁睁地看着婆子远去，嘴里的口水都不知道咽了多少回。她从小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就是鸡蛋了，现在连鸡蛋的味儿都不记得了……不知什么时候，阿妈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半碗鸡汤递到阿玉手上，又倒了半碗汤一口一口地喂躺在床上的阿爸。

阿玉一个多月没上学堂了，金老师背着娃，拖着腿来家访。半年里，阿玉家发生了很多事，阿妈擦了跳神婆的药，眼疾不但没好，反而更加严重了。左眼化脓后，婆子说要用麻线点燃后“驱翳子”，阿妈的眼睛被麻线的火星子烧得闻得见“烧肉皮”的味儿，眼泪往下串成珠子，可从没听见她哭喊一声。这一切，阿玉看着，阿爸也看着，心里明镜似的清楚。阿妈左眼化脓，烧干，又化脓，重复几次后，眼珠子像是爆裂了，眼窝子深深陷了下去，终于还是瞎了，只剩一只视力模糊的右眼。

年幼的阿玉为阿妈分担起照顾阿爸的任务。中秋节晚上，阿玉剥花生一颗一颗喂到阿爸嘴里，阿爸突然流下泪来，吓了阿玉一跳，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阿爸流泪。阿爸说，阿妮大了，要好好照顾阿妈。阿玉懵懂地点了点头，心里莫名地难受起来。

阿玉舅的矿山塌方活埋了7个人，阿爸就是在矿山出事那天走的。那天傍晚，阿玉刚放下书包想去和阿爸说说话，却看见阿爸的头卡在床边的青布条的活结里，布条的另一端死死地拴在床沿的另一端。阿妈赶来，用把大剪刀飞快剪断了绳子，可阿爸还是没能活过来。阿妈用尽全身力气摇着阿爸，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喊着：都说好了，不怕得，我服侍你到老，你咋个就是不听甯……你叫我和阿妮咋个整甯……

阿爸走的这一年，阿玉九岁。

也就是在那天，当班的7个矿工只剩下“瘸子五八”还有口气被抬回来。从此，金老师更艰难了，她拖着一条残腿，拉着一双儿女，还要照顾床上那个半死不活的人。

金老师来阿玉家的这天，正好是阿爸的“头七”。她啥也没说，就跟着阿妈忙里忙外。临走

了，阿妈终于开口：“金老师，你放心，阿玉这书，我只要有一口气在，都要让她读……”

再难熬的日子终究是熬过来了。

得知阿玉不好好在大城市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反而跑回来当村官，阿玉妈气得哭成一团，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对金叶诉苦，“金老师哪，你说这不争气的东西是不是读书读憨了？回来这穷旮旯里做什么哟？早知道这样，我还吃苦受累的供她上什么大学？”阿妈以为女儿大学毕业后会有一个好工作，那她也熬出头了，哪晓得阿玉成了“水滴烂皮鞋——淌去又淌来”。

“要是个阿娃么，以前还能挖煤炭，现在煤炭都不能挖了，多少壮汉都难熬日子，你一个妮子能整哪样？”长这么大，阿玉妈第一次把手指头戳到阿玉脑门子上。这也难怪阿妈那么伤心，村子里除了金老师明白阿玉的心思，其他人都认为这妮子不是“大脑进水”就是“吃菌闹着了”。

“当村官？你阿爸受的苦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咋个对得起你死去的阿爸呀……”阿妈一提起阿爸，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干瘪的眼眶里溢了出来。阿玉也跟着阿妈流泪，她怎么忘得了阿爸受过的苦，怎么忘得了阿爸未了的心愿，怎么忘得了乡亲们在贫困线上的挣扎，怎么忘得了乡亲们为摆脱贫困而铤而走险，又怎么忘得了阿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金老师，这么多年来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我的心思您最懂，就像阿爸这辈子只有我能懂他的心思一样，我不能让他这辈子就那么白白地抱憾黄泉啊！”这是阿玉回来的第一天找金叶老师说的一番话。

金老师默默地点点头，她知道此时的阿玉已今非昔比。生活的磨砺，扎实的学业，满腔的抱负，让她清醒地规划着人生的每一步。

竞选村长那天，阿玉发表了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说：

“乡亲们，盲目开采煤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满山疮痍、满目苍凉；带来的是畸形的暴富心理，是歇斯底里的无度挥霍……看看我们的家吧！妻离子散，老弱病残……”阿玉看

见几个老人眼里闪着浑浊的泪花。

“死去的男人抛弃了家，活着的男人心里也不平衡，他们在想：我是用命在挣钱呀，我不挥霍明天还有机会挥霍吗？于是吃喝嫖赌，毫无节制……”几个抱着双臂的男人陷入了深思。

“无节制地开采煤矿，少数人靠提前享用子孙后代的资源暴富起来，却让大多数人陷入更深的泥潭，它伤害了无数个家庭，伤害了多少无辜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哪！”妇女们开始用手揩眼泪。

“这些年村里的男人们为生计拼命，女人们在家里提心吊胆，孩子们随时可能失去一个完整的家，有多少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见过阿爸……”几个孩子哭出了声。

“现在煤矿停采了，我们就以为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即使能继续开采又能怎样？资源不是总有枯竭的那一天吗？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靠什么来生活？”大家用询问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站在大水井盖板上的意气风发的阿玉，这也是他们最迫切需要得到的答案呀。

“乡亲们，我们就没有出路了吗？我们就坐吃山空、坐以待毙了吗？”乡亲们眼里同样流露着焦虑和不安。

“不！我们不绝望！我们要开辟一条新路子。”年轻的阿玉手臂一挥，仿佛有无穷的力量。

“想想看，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财富啊！阿爸当年就告诉我，我们彝家人就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守着绿水青山，就是守着金山银山！只要我们继续创造不竭的生态家底，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享不尽的财富，我们什么都不怕！”老人、男人、妇女、孩子们都点了点头，眼里燃烧着一点点希望一样的火苗，这火苗似乎越烧越旺。

“我们村在高寒地区，我们可以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开发风电、水电，打造高原观光旅游，打造高原林海、高原花海，试种高原特色果蔬，发展白彝土蜂养殖、白彝民族刺绣，建农家体验区……”

阿玉饱含深情的演讲，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乡亲们的心，活了！

彝乡沸腾了!

这一激越,就是十年!

十年过去了,阿玉果然说到做到。她凭着丰富的学识,广博的人脉,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气神,把村子建成了当地的精品民族文化村。春夏时节,曾经的荒山上如今已是万木争春,百草丰茂,绿波荡漾,林海起伏,土蜂在天然的“百花园”里随意安家,采百花,酿百花蜜;秋天,乡村公路两旁的银杏树翻腾着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快乐地飞舞;色彩纷呈的藜麦一望无际,衬着天边绚丽的彩虹,蓝天,白云,悠悠的风车……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那一片山岭被开发成“神仙树”风景区,与狮子山、白虎山、翠屏山遥相呼应,自成一体。阿玉自编自导了一系列“神仙树”的传说,精心挖掘了系列民族文化素材,开发了名目繁多的“神仙树”文化项目,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民族旅游文化体验区。人们来这儿,是赏景的,是游玩的,是休闲的,更是听故事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图画绘了一遍又一遍,歌曲传唱了一遍又一遍……拜“神仙树”祈求好运的,买“神仙树”绣品祈福的,买“神仙树”纪念品留念的,赶来过“神仙节”的……故事百闻不厌,花样层出不穷,“神仙树”风景区成了当地开发民族文化游、自然风光游与人文风情游三位一体的旅游新地标。

一年四季,“神仙树”风景区看的、吃的、玩的应有尽有。赏不尽山上杜鹃花、马樱花、棠梨花、苦刺花、槐花、桂花、栀子花……“蜜蜂博物馆”到处是野生蜂窝,蜜蜂翘首,蝴蝶翩飞;城里的孩子们哪见过这等美景,跟着大人前来看蜜蜂酿蜜,听蜜蜂故事,体验蜜蜂文化;外地的人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有来学蜜蜂养殖技术的,有来学山地果蔬培植技术的;大都市的游客来体验种菜、品药膳、吃草灰烧洋芋、泡山地温泉、尽享日光浴。早上,看日出、雾海、云海、花海、林海;中午,采摘野果和高原特色水果;傍晚赏晚霞,对山歌,看日落;晚上,生篝火,唱起来,跳起来,联欢不断,笑声不绝……

一个全新的“蜜蜂故事馆”旅游文化观光工厂展现在大家眼前,阿玉利用彝乡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展白彝人蜜蜂土法养殖基地,拓展延伸蜂文化旅游开发项目,以校外蜂文化课堂体验中心为载体,全方位打造集知识、科普、艺术、生活、生产于一体的理想校外课堂体验中心,四面八方的游客们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感受自然生灵的神奇。“蜜蜂故事馆”旅游文化观光工厂俨然成了一个传播白彝民族文化,追溯白彝人悠久的养蜂历史,弘扬白彝人博大精深的蜜蜂文化的“天然蜜蜂博物馆”。

每当傍晚时分,乡亲们就围着篝火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一同唱起了婉转动听的白彝民歌《巅峰之恋》,歌声在深幽的林海、绚烂的花海荡漾:

花荟泸西,彩云之南,阿庐古洞别有洞天。
锦霞铺就,满眼春天,城子古村净土仙山。
春花香,秋水甜,高山之巅,阿庐蜜源。
蜂儿围着你,蝶儿恋着你,美丽家乡风光无限。

东山花海,彩虹天边,白彝姑娘多娇艳。
阿拉湖畔,春意盎然,彝家汉子壮如山。
春花香,秋水甜,高山之巅,阿庐蜜源。
心儿想着你,梦儿恋着你,幸福的生活蜜样甜。
……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仅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靠各级领导的关怀,靠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还得感谢我大学的同学们,是你们信得过我,大力支持彝乡的发展,我代表乡亲们再次感谢你们!”阿玉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一位老同学笑着打断阿玉的话,“哎,哎,别弄这么正式。我们只是同学聚会,阿玉说说看你要怎么报答阿峰?”

“风电、水电、乡村旅游、文化观光工厂,这可全是他想方设法引进来的项目哦……”有人补充道。

“哈哈……以身相许吧……”大家开始起哄。

丁峰含情脉脉地看着阿玉,他缓缓地说:
“玉儿,我俩合唱一首《巅峰之恋》好么……”



错

文/达云梅

现在是凌晨五点，小萄在厨房煨汤，窗外，天空充斥着黑色的浓稠，街道上暖色的路灯下空无一人，这是这个城市将醒未醒的样子。

小萄把煨好的汤和准备好的小菜端上桌，看了看手表，这是一款很普通的石英表，在小萄的手腕上发出淡淡的柔光，结婚一周年礼物，小萄摸了摸表带，笑了。走到卧室，看到被窝里熟睡的男子，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发现很好玩。小朴一睁开眼就看到在自己脸上动手的爱人，此刻眼睛笑的眯成了一条缝，很是可爱。

吃完早餐刚好六点，小朴出门上班，小萄在卧室叠被子，接到个推销保险的电话，听了几句后挂断。莫名其妙，意外死亡？你全家都意外死亡呢。小萄拿着换洗的衣服边往浴室边走边诅咒了一下刚才的保险推销员。

八点，小萄在公交车上抓紧扶手，但身体还总是会因为公交车的走走停停晃来晃去，总蹭到旁边坐着的大婶身上，每次说对不起大婶总和气的笑着说没关系，弄的小萄脸更红了。到了菜市场，卖土豆的大婶又多给了小萄一个土豆，卖葱的王大爷问小萄要不要买葱，小萄想了想今天要弄的菜，抱歉的对王大爷笑笑，说明天来光顾。直到双手都拎不下了，小萄才往公交站走。到小区门的时候有个男的顺道帮她拎到楼底下。

上午十点，正覃在大街上走着，看到前面有个很瘦小的女子拎了好多菜，上前去帮了一把。送到楼下时候，她道谢，给了正覃一个干净的笑容，正覃的心疼了一下，立马转身走了。他的和和也应该拥有这样的笑的，她才十四岁，就不知道怎样微笑了。

上午十一点，正覃站在和和的学校门口，抬头看了看此刻的阳光，真刺眼啊。等了好久，终于看到和和从校门口出来，周围全是青春洋溢的学子，但和和周围全是压抑的空气，和世界格格不入。和和看到他，厌恶的神情很明显，走到他身边，恶狠狠的说：“你怎么还找不到工作，我找不到回家的路。”随即气呼呼地走了。

中午一点，正覃在洗衣服，和和上学去了，看着哗哗的水流，想起和和说的：“给我一千，爸，我只要一千，我求你，我没有妈妈，我不想连新校服都没有！”那是一张被贫穷洗刷过的特有的悲伤的脸，它和女儿那青春的脸那么不匹配。明明是阳光明媚的午后，正覃的脸就像被雨淋湿了。

下午五点，找过了十几家公司都没人愿意聘用正覃，他现在蹲在路边休息，极像一只找了几天吃的都没找到的流浪狗。旁边的超市里，有个穿水蓝色裙子的人走了进去，那裙子真好看，和和有就好了，她穿一定很漂亮。

下午五点，小萄去楼下的超市买毛巾，小朴的毛巾颜色好难看，就应该换一条和自己水蓝色的裙子一样的嘛。余光好像看到了那个帮自己送菜的男人，没必要打招呼吧，这样想着小萄轻快的步入了超市。

下午六点，正覃把和和接回家，吃了饭，和和在做作业，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正覃握了握口袋里的水果刀，大步出门了。

下午七点，小萄正在做饭。饭做好了，还不见小朴回来，又看了会电视，突然想起明天表姐结婚，应该去取点钱明天包红包。给小朴留了纸条在冰箱上，拿上包出门了。

晚上八点的天空不怎么好看，有种让人晕眩的墨色。正覃走过了好几个取款的地方，都

没敢走进去，停在了这个取款点面前，里面三台取款机，只有一个女的在里面取款，正覃把钱装包里，正覃这次想也没想就冲进去，他把刀子对着那个女子，没说话就只想把包拿到手里，小萄本能的挣扎，正覃整个眼睛红得吓人，他把刀子向前捅，一下以后又一下，小萄看着刀子在自己身上进出，不知怎的就想起今早自己也是这么戳小朴的脸来着。她想向外走，小朴还在家等她呢。正覃杀红了眼，看眼前的女子向自己扑来，赶快拿了包向外跑，很快就在夜色中消失。小萄没能走成功，她摔在地上，想抬手看看几点了，但是没一点力气了，她手上的表摔碎了，但她听到了指针嗒嗒的声音。她想起早上那个电话，她好后悔没买那个保险员的保险，意外死亡的话，小朴应该能得到一大笔钱吧。

这个时刻，小朴正往家的方向赶，手里拎着小萄最喜欢吃的那家手工坊的蛋糕，他抬头看到了家里的灯光，这无数灯光里的一束。和和一直在想一道数学题，终于想出来要落笔，“啪”的一声，笔尖突然断了，又要换支笔了，明天趁放学，等同学们走了，运气好的话可以在垃圾桶捡到一只。她突然想到爸爸出去好久，要不要去找找。

晚上九点，正覃狂奔，路上的行人纷纷向他看来，他的眼前什么都看不到，脑子里全是他回头看到的那个水蓝色的身影，他只想要钱的，他不想杀她的，他不想的。他一直向家的方向跑，仿佛看到和和的笑容，前面的地下井没井盖，旁边的警示牌上写着小心电缆，他也没看到。如果此刻你正好是一名路人，你会看到，那个前一秒还在大街上奔跑的身影，此刻看不到了。

张保和军记

文
赵仕慧



浩封建威将军张保和

张保和挥泪安葬了师父铁圈道人。为躲避官兵们的追捕，张保和匆匆忙忙赶回泸源洞，背起行李，扛着三尖大铁叉，趁着皎洁的月色，当夜便离开了泸源洞……

他独自一人走在古驿道上，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了很多，捅了这么大一个马蜂窝，说不定早已惊动广西府城，户户知晓，人人皆知。自己可能还不到家，官兵们怕早已在社糯村抛下诱饵、设下埋伏等鱼上钩呢！这样的回家，等于就是自找苦吃，自投罗网，按照大清的律法，自己白白搭上一条命不说，弄不好还会牵连到众多的父老乡亲。他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徒，有如这样无畏的牺牲，还不如暂时先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躲上一段时间，待这场风波平息以后，再作打算……于是，他把所有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彻底做了一个认真仔细的梳理，总觉得既能安全保身，又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唯有去城子村姑姑家最合适，因为她家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有钱有势，田多地广，一年四季，光养着的长工、短工，吃饭都围得一满桌，还配有专门的家丁站岗守院，到那里躲避，不仅自身安全暂时能得到保障，一身的力气还有使处。

事情果真像张保和分析的一个样，此案件发生不久，官府骑兵队疯狗似的扑向了泸源洞，在洞内手持火把彻彻底底搜索了一遍，结果扑了一空。又马不停蹄手持着刀枪，火速赶往社糯村。立即把社糯村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便是广西府守备署守备张联奎，按照分

工，兵卒们三五成群在村子中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大搜捕。瞬间就搅得社糯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每到一户人家，兵卒们一个个指手画脚，恶之半嗓：“见到张保和了吗？窝藏罪犯，格杀勿论！”

每到一户，人们早已吓得魂不守舍，结结巴巴：“他……和我无亲无故，好多年前……就……就离家出走，再没有回来过……”

煤油灯下，已经长大成人的章氏女孩，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回忆起当年与福元哥在村头离别的情景……

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她急忙放下手中的针线，一边应答：“来了！来了！”一边拉开了堂屋门。

“见到张保和了吗？窝藏罪犯，格杀勿论！”一个大胡子兵卒喊道。

章氏女孩吓得跳起小猫高，才知情况不妙，一定是在外闯荡江湖的福元哥惹上了麻烦事，她马上镇定自若，灵机一动，笑了笑，扯了这么一个谎言：“兵叔叔，你是说我们寨子那个好吃懒做的福元，他在三年前，就饿死在我家门口，当时，怕臭气腥人，还是我和父亲连夜淋着雨用我家骡子驮去白虎山上埋了的。”心里在自责：“为了让福元哥早日摆脱困境，小妹实在迫于无奈，不得不出此下策，望远方的福元哥谅解！衷心祝愿福元哥，万事如意！平平安安！”

大胡子兵卒把刀架在章氏女孩的脖子上，厉声恐吓：“小小年纪，伶牙俐齿，在瞎编乱造骗人，当心脑袋搬家。”

“这世上，同模像样的人多了，信不信随你。”

兵卒们在章氏女孩的带领下，连夜来到白虎山福元妈的坟前。张联奎半信半疑要亲自开棺验尸，兵卒们刚举起锄头刨坟，皎洁的月光下，突然，一阵猛烈的龙卷风袭击了白虎山，兵卒们被卷走摔死摔伤不计其数，张联奎连同坐骑也刮倒在地，吓得胆颤心惊，丢盔弃甲，当夜便带着残部回城复命去了。章氏女，也从此销声匿迹。

此时此刻，走在古驿道上的张保和打消了回

家的念头，当机立断，调转头来到城东武庙，搭上了去知府塘观光的游船。

贡生李佩瑶在《知府塘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鱼发之期，罾网千层，蒸然罩罩，各执其物，环潭而渔焉。太守亲临，升高而望，把酒临风，其喜洋洋……”

游船经黄草洲，陆良寨，穿过神树坡三十六孔桥，大、小立岗村一过，绕阿勒、三家，行驶到了30里处的大兴堡。此时，明月当空，五峰连峙，宛如手掌，苍翠可掬的五峰山展现在游客的面前，船上一阵欢呼。唯有张保和一人沉默无语，三尖大铁叉从不离手，以防万一。

每年秋未，叶枯水静，月夜天光时，五峰山与水融为一体，形成了曾被誉为广西府著名八大风景名胜之一的“五峰水月”景观。古往今来，吸引众多骚人墨客前来观光旅游，流连忘返。

前朝，广西府知府包嘉允到此一游，诗兴大发，当即赋诗：

满湖其翠五峰秋，载酒闲吟并客游；
万里江天丹镜逼，十年怀抱使槎悠；
参差叠壁摇星汉，隐见神龙舞浪沕；
今夜月明无限意，应随远鹤到沧州。

游船行驶到了五峰山对面的中挨来村，在龙关山脚一棵腰围粗的皂角树处靠岸。张保和上岸后，扛着三尖大铁叉途经背水桥，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了老白石岩顶上的土沼村，休息片刻，吃了一二十个随身带着的荞粑抹蜂蜜，又从腰间解下葫芦喝了半壶松子酒，趁着月色继续往前赶路。

天刚拂晓，张保和翻山越岭，从血肠路翻越豺狼虎豹横行霸道、荆棘丛生的老弓腰山，趟过平海子水库、槽子峡谷深处的小江河，经冒烟洞来到了少数民族聚居地沙人寨。长途奔波一夜，大汗淋漓的张保和此时此刻呵欠连天，困苦不堪，睡意浓浓。当看见隐藏在白云深处的城子村。他从腰间解下葫芦喝了几口松子酒提了提神，然后大踏步朝城子村走去。

城子村，距广西府城50多里。是一座世间罕见的古老村落。这里四面环山，东边是一座古木参天的崇山峻岭，形似蜿蜒盘旋的龙，而得名

龙盘山，南北方是连绵起伏、郁郁葱葱的形似一只凤凰，从而得名“飞凤山”。在“飞凤山”的西边，有一座形似高挂天空的残月的小山，因而得名月牙山。东边有一座形似烈日当空的小山，得名太阳山。月牙山和太阳山深情厚谊、遥遥相望，当地人称两座小山为“情侣山”。村西边那两座高耸入云、雄伟壮观的玉屏山和笔架山，山林中一年四季流水潺潺，为广西府著名的九溪水，后汇聚于小江河，流入南盘江。这里四季如春，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实为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风水宝地”。很古以前，一位自号“飞凤道人”远游途经此地，被这里的风光所吸引。当即在城子村关圣宫墙壁上挥毫赋诗：“歧山今何向？嗷嗷是处鸣；四灵神鸟舞，七彩紫龙横；浴日凌云汉，清泉濯玉屏；丹山钟鼓响，万国颂咸亨。”之后，“飞凤道人”长期在这里过着隐居生活，直至百年圆寂。

城子村，原名“白勺”，自立庄科以来近千多户人家连在一起聚居，清一色的土掌房，座落在飞凤山半坡上，土掌房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一层层古式土木结构的土掌房，形成了一台台元阳哈尼梯田似的景致，错综复杂，最多的近二十台左右，普遍也在十台以上，迷宫似的隐藏在崇山峻岭中。城子村居民住宅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普遍底层的房顶就是上面一户人家的平台、道路和晾晒谷物的场院，春夏秋冬四季，人挑马驮，来来往往，穿梭不停，可谓“人在村中游，脚踩房顶走”。

前朝时期，城子曾盛极一时，山脚建有高一丈八尺的砖石城墙，城墙下有一条护城河，护城河上有吊桥，东城门楼上建有炮位和枪眼，由土司府的兵丁负责日夜把守。由于处于弥勒州署、广西府、维摩州三地交界“咽喉”部位，自古以来，城子村成了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地。城中还建有江西街等街道，江西、湖广和南京等外地汉族大规模搬迁入住安家落户。赵光廷造反时，曾以三千之众围城子三天三夜，想借机会攻入城子村里面大肆烧杀抢掠，当地百姓利用土掌房四通八达的优势，联合反击，迂回穿插，奋力拼搏，斩杀土匪首级无数，最终致使赵部溃败而逃。在兵

荒马乱年代，这座土库房群落适应了可攻可守、左右逢源的需要，千百年来，历经了不计其数的战争和外敌入侵，但却从未被攻破。

明成化十七年，土知府昂贵骄淫无忌，滥杀无辜，被土照磨赵通进京告发，朝廷调兵遣将大规模进行围剿，九九八十一天，昂贵兵败自杀。城子村大部分房屋在这场战争中被烧毁，自设土知府历经五代99年的土府衙门，也仅留下残缺的前厅。昂贵死后，很多土著彝族远逃他乡躲难，城子从此沦陷，成为幽静之地。

张保和来到姑姑家，无论手上还是脚上的活计，挑柴放牧，犁田耙地，不但样样会做，而且还做得很好，人又勤快又舍得卖力，他一人一天做的活计，比十个正常大男人十天八天做的还多。自踏进姑姑家里，姑父、姑姑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他跟表哥同吃同住，同在一起玩耍，相处十分融洽。

一日，永安集市上，五十多名沙夷手持各种兵器气焰嚣张，光天化日之下在集上烧杀抢掠，官兵们闻讯赶来围剿镇压，因寡不敌众，死伤无数。兵败之后，残兵败将丢盔弃甲逃命去了。一位少年路见不平，赤手空拳打伤沙夷数人，沙夷一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叫喊着，气势汹汹猛扑过来，要将少年置于死地。

张保和和比他小一岁的表妹赶集路过，一看少年要惨遭毒手，吩咐表妹快点离开是非之地。之后他灵机一动，把衣襟撕一块蒙着脸，一个“蜻蜓点水”，飞跃到少年身边，同肩并战沙夷，只见他施展武功，对着沙夷一阵脚踢手打，沙夷瞬间被打倒打伤不计其数，哭爹喊娘。

张保和本人因那桩人命案缠身，不想恋战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趁着混乱，拉着少年冲出重围，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这位年龄小他好几岁的英雄少年，名叫李德魁，字鼎斋，槽子沙人寨人，其身材与张保和相仿，魁梧雄奇，性情暴躁且胆大心细，十八班武艺样样精通。两人一见如故，在张保和的建议下，当夜为躲避沙夷的报复，李德魁全家搬到了城子村。

一个月月当空的夜晚，张保和与李德魁跪在

土掌房顶上，面对圆月共同举杯，异口同声道：
“今晚，我俩共结拜为异姓兄弟，今生今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李德魁抱拳：“大哥！”

张保和抱拳：“弟弟！”

……

平安无事到年底。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忙碌着、杀猪宰羊过春节。这夜，广西府城境内出现了祥异：星殒如飘雪；立春，下了一场雨，雨中夹着拳头大的冰雹，世间万物遭殃；夏、秋两季又天通了似的下雨不停，山体滑坡，洪水泛滥成灾；当人们还没有从恐惧的洪魔转过神来，又是断断续续的地震，地动山摇中，民房震倒不计其数，广西府城墙倾倒好几处；紧接着广西府境内瘟疫蔓延，人畜遭殃，民不聊生。

时值大理杜文秀举旗起义，广西府所辖桃园、巨木、红杏的回族及圭山、东山的彝、汉族农民，以李文秀为首领，迫于生计也纷纷揭竿而起，与官府势不两立，相互对抗。一段时间内，广西府境内战火纷飞，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盗贼猖獗，气焰嚣张，烧杀抢掠，随处可见。搅得人心惶惶，不得安生。此时此刻的张保和虽身居偏僻的古村城子，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随时留心时局，静观变化，等待着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

清朝咸丰六年（1856）的深冬，西南边陲的广西府城上空，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府城东南一公里处的矣邦池水，一改往日的活泼，似乎恬静地睡着了。在城东十里的东华山上，冷飕飕的风呼呼地刮着光秃秃的树木。崇山峻岭中的东华寺，像一个个秃顶老头儿，受不住西北风的袭击，在寒风中摇曳。

傍晚时分，北风凛冽，银灰色的云块在天空中奔腾驰骋，寒流滚滚，正酝酿着一场大雪。

就在东华寺通往广西府城的茶马古道上，一支规模较大马帮队在赶马人的吆喝声中加快了赶路步伐，走在马帮最前面的是一位打着赤脚的彪形大汉。此人年方约十八、九岁，脸庞黑麻六窍，肥大的耳垂上戴着一对明晃晃的银耳环，

一双灯笼似的眼睛炯炯有神，强壮魁梧的身上穿着单薄对襟上衣和宽肥的长裤，外套坎肩，头戴“英雄结”，肩膀上扛着一把百斤以上的三尖大铁叉。

这个彝族打扮的青年，就是张保和。

张保和徒步来到了灵龟山。

灵龟山距广西府城外一公里处，为一座古树参天的秀丽小山。山约百米高，形似一只乌龟而得名灵龟山。此山静静地耸立在碧海之中，迎风逐浪，山上一一年四季奇花异草争相怒放；夏秋两季洪水猛涨时，矣邦池碧波荡漾，海鸥、鹭鸶等鸟类，成群结队聚集在这里，忽而遨游天际，展翅飞翔；忽而又在浅水处，你追我赶，戏水玩耍；南边相邻并齐于吉双乡村之叠障，北边相依发果山之秀美，天水相映为一体，美不胜收；广西府著名的佛教圣地——广福寺，雄踞半山腰，泛舟于水中游玩，犹如置身仙境岛屿，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灵龟山前，是一片莲花塘，面积数百亩。但见莲花塘中央有一户茅草山庄，门前挑出望竿，挂着“莲花山庄”店旗，店旗在刺骨寒风中飘荡。张保和心里想：这“莲花山庄”名字，倒也充满诗情画意；天色已晚，夜幕降临，不妨先进“莲花山庄”把肚子填饱，今天晚上就在此好好休息，赶明儿再进城报名也不迟。

“……远方的贵宾，四方的朋友，我们不常聚，但有相见时，彝家有传统，待客先用酒，彝家多美酒，美酒敬宾朋，请喝一杯酒呀！请喝一杯酒呀……”

才到门口，张保和就听见“莲花山庄”里传来一首优美动听的歌声，两个美女站在门口笑容满面，点头哈腰作了一个请进的手势，异口同声：“客官请，欢迎光临！”

进入“莲花山庄”，山庄里面的环境、摆设、档次，在广西府城数一数二，但光顾的客人不是很多，显得格外的冷清，张保和顿时产生了失落感，笑容满面迎上来的店主不愧是做生意的料子，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绪。

“兄弟，毫不隐瞒地告诉你，我经营‘莲花山庄’已经好多年了，要在以前，你这个时间

进店，根本没有位子可坐的，一般要来这里就餐或歇息的，都要提前几天预约才能在此消费。自圭山彝族义军首领李文秀占据雨洒、丫勒一带胡作非为以来，烧杀抢掠，无处不见。大家逃命都快找不到躲处了，哪位客官还有心思来此消遣呢……”他显得很悲观失望。

“店主，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样悲观失望，会让人笑话的，广西府不是到处张贴告示，准备招兵买马清剿土匪了吗？好日子就快到了。”张保和安慰道。

店主摇了摇头，眼泪汪汪地说：“经州城士绅推选，知府大人亲自委任武解元张联奎为守备，率广西游击营及民团进剿规模浩大的回、汉、彝族农民起义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结果被义军一举击败，追至小茨凹山将其斩杀，还被碎尸万段……”说到这里，他急转话题：

“唉，你看我，老眼昏花，天气这么冷，只顾说话，竟忘了请你进屋入座，快快请进吧！”店主把张保和领进一间特别讲究的包间里坐下，勤脚快手端来一杯喷散着浓郁清香的热茶，眯眯一笑：“不知兄弟要几道菜？”

张保和肚中早已咕噜噜作响不休，有如雷鸣，饥饿难忍。便道：“来上五斤羊肉，二十个荞粑粑，二斤老东山火腿，两斤荞酒，一甑子包谷饭，越快越好！”

“兄弟，请问一下，你是不是还没有朋友未到？”店主大吃一惊，仔细打量了张保和一番，禁不住问。

张保和知道店主问话的意思，有些生气，从腰间拿出一袋盘缠，说：“有心开店还怕大肚汉，你是怕我支付不了饭钱，吃了耍赖？”

“哪里！哪里！马上就上饭菜！”店主吓得魂不附体，拍了拍嘴，小跑而去。

半柱香的时辰，酒菜上了一满桌。早已垂涎三尺的张保和迫不及待动碗动筷吃起来。

“老子们在战场上不怕牺牲流血流汗，你们到在后方大吃大喝，逍遥自在，还不赶快把店里最好吃的饭菜，最醇香的荞酒拿出来犒劳爷们。”

“半个时辰端不上来，别怪老子不客气，我们就把‘莲花山庄’砸了。”

……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吵闹声。张保和放下筷子，朝窗外望去，只见几个当兵的，血迹斑斑，烂衣薄衫，凶巴巴的手持着各种兵器站在“莲花山庄”的院内。一看便知道，是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

店主急忙跑出去拱手作揖：“大爷，怠慢之处，请多多包涵！”

一个头戴暖帽，砵礅顶中间装饰红色丝绦编成的“红缨”；帽纬之上装有顶珠，冠后插有蓝翎，蟒袍绣四爪五蟒的武官，抬手便要煽店主的耳光，张保和穿窗一纵便跃到他们跟前，托着他的手说：“好汉，有话好说，不要动不动就动武，伤及无辜！”

当头的被张保和控制了无法动弹，几个见状，猛扑过来帮忙。当头的大吼一声：“谁敢动，我宰了他。”此时此刻，他心里在想：“面前这个青年功夫十分了得，如果能收到帐下效力的话，将来一定前途无量。猖獗的匪患又何愁剿不灭。”于是甘拜下风，道：“本官有眼无珠，请好汉高抬贵手放过一次。”

张保和松手之后，拱着手自我介绍：“我姓张，字保和，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今天晚上算我请各位做客，大家尽情吃好喝好，不醉不归……”

“我姓韩，字天爵，原籍西秦，广西府游击营千总。”

张保和对店主说：“店主，把最好吃的菜、最好喝的酒尽管上来犒劳几个大哥。”

“好的。”店主感激万分，小跑而去。

不到一个时辰，酒菜上齐。在广西府游击营千总韩天爵的倡议下，兵卒们一个个各端起一杯，为战死的兄弟们敬酒，并异口同声：“守备张联奎大人及弟兄们，一路走好！”

然后，兵卒们敞开心怀，吃喝起来。

酒足饭饱。话别时，兵卒们面对张保和，一个个热泪盈眶：“张兄弟，今后需要帮助的，兄弟们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送走这帮弟兄，张保和在店主的引导下来到了客房里。店主帮着点燃煤油灯，又打来一盆热

气腾腾的洗脚水。

“兄弟，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祝做个美梦！”之后，带上门休息去了。

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张保和一边泡着脚，一边回忆与张联奎那次交手的情景。泡脚完毕，他合衣上床睡觉，脑海中还是张联奎。他眼泪汪汪，自言自语：“张联奎大哥，你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你我今生结下的仇恨，来生再还了，一路走好！这仇兄弟来替你报，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天蒙蒙亮，张保和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莲花山庄”，冒着刺骨寒风，踩着膝盖深的积雪，大踏步朝广西府城走去，不到半柱香的功夫就来了府城下，眼前的一切，让他失望到了极点，但见：广西府城拱化门常年风吹日晒，伤痕累累；砖筑高城墙狼藉斑斑、破烂不堪；城上的澄沙楼年久失修，残垣断壁，很难再遮风避雨；城门外那条护城河，由于污染严重，臭气扑鼻，很难寻到昔日游鱼戏水的踪影；河上那座吊桥铁链子锈迹斑斑，随时都存在脱扣的危险；桥身上坚硬的栗木踏板由于风雨腐蚀，缺块断块的，无人问津。与两年前相比今非昔比。

进入城中，东正街、官井街、文昌街、江西街、卖糖街、米市街、钟秀街、三门街、地藏寺街，杨家巷、玉波巷、魁星阁巷、卖锅巷等大街小巷的店铺，家家闭门不开，户户挂着一个牌子：“停止营业！”黄皮寡瘦的难民们，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个披头散发，烂衣薄衫，在冰天雪地里，在刺骨寒风中，你来我往，穿梭不停，颤抖不休，叫苦连天！

自从盘古开天地，战争最遭殃的是老百姓。面对眼前的一切，张保和手持三尖大铁叉朝雪地下狠狠冲了三下，然后摔在肩头上，大踏步朝广罗协署走去。

广罗协署座落在府城东关内钟秀山麓。大门外石狮子双峙，髯戟高标。内衙川堂、大堂、仪门、大门、东西书房俱极整齐。照壁之上，东西两辕外，东为义学，西为射厅及校场。

张保和心中一喜：“这广罗协署，还挺气派。”见门口站着两个持刀枪的守卫，他走上去，说明了来意。

一位守卫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位赤脚彪形大汉之后，一路小跑去内衙川堂报告。

不一会，那位守卫回报说，好汉实在对不起，广罗协署今年的招兵工作，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此次整个广西府城踊跃前来报名的青年人多如蚂蚁，听说今天中午后举行比武筛选兵员。你赶下次再来应征吧！张保和一听，非常失望，谢过守卫，心灰意冷走出了广罗协署，漫不经心顺着文庙经小巷口、卖锅巷来到卖糖街；总算见到一家店铺开着，上前买了几斤米花糖，一边吃一边继续往前走。

“张兄弟，张兄弟……”身后传来几声亲热的叫喊声。

张保和转身望去，看到了韩天爵。他摇身一变，与昨天晚上若判两人，头戴崭新的暖帽，砵礮顶变成了水晶顶，中间装饰红色丝绦编成的“红缨”没有变化；帽纬之上装有顶珠，冠后插的蓝翎却变成了孔雀翎，蟒袍由绣四爪五蟒变成了绣四爪八蟒，还配了一把腰刀。身边还有两个带刀随从。张保和初来乍到，对官场之事孤陋寡闻。

“张兄弟报名了吗？”近前，韩天爵开门见山便问。

张保和把刚才到广罗协署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韩天爵，韩天爵胸有成竹，说：“张弟不要灰心失望，你这么年轻有为还怕谋不上一个好差事，这事就包在韩兄身上，我们先去吃饭。”说罢拉着张保和的手，经卖鸡街、江西街来到了十字街口的“美兰羊肉馆”。

酒足饭饱，张保和在韩天爵的引导下来到了广罗协署门口。

“小的，恭请韩守备！”门口，两位身着盔甲守卫，先端正姿势，然后向前迈左腿，屈半膝，异口同声说。

张保和大吃一惊，望着广西府新上任广罗协署守备韩天爵，不知说什么好。韩天爵会心一笑。牵着张保和的手大踏步走进了守备署。

张保和从此步入广罗协署游击营，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板桥河畔的沉思

文/周卫宏

我生长在板桥河畔的一个小山村。记忆中的老家天蓝气净，湖光山色，绿荫遮地，鱼游虾戏，白鹭翩飞，犹如一副画家笔下的山水田园风光图。后来，读书，当兵，参加工作，渐行渐远，已经多年没回过老家了。

“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天周末，带上嚷嚷着要去采蘑菇的儿子回了趟老家。想起小时候背篓里满载而归的蘑菇，我就很是激动。牵着儿子雄纠纠气昂昂翻山越岭，挥汗如雨，直奔前头。我觉得有些不对呀，山上树少了很多，那松针铺成的“席梦思”呢？怎么板桥河畔多是裸露的山体，小时候那满山遍野的菌子和五颜六色的小花呢？那爽到脚底板的山泉水呢？那“蛙虫奏鸣曲”呢？那可爱的白鹭呢？还有，那些郁郁葱葱的植被呢？怎么都不见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总算找到了一朵有点干瘪了的青头菌。儿子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就像捧着一朵千年灵芝。

下山了，时值黄昏，耕牛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入栏，老乡在伴着夕阳的晚霞回归。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堂弟。堂弟是儿时玩伴，我们两家是邻居，鸡犬相闻。“吃了饭才准走。”盛情难却，就随他回了家。

爬了半天山，口渴了。印象中老家的水清凉回甜，好喝极了。到了堂弟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拿瓢舀水，考虑到尊老爱幼，就递给儿子先喝。谁知小儿一喝就喷了出来，还把瓢里的水倒了：“爸爸骗人，这水难喝死了，我要喝矿泉水。”这小家伙太娇惯了，这还得了！我一巴掌就打了他小屁股，不喝我喝。再去舀水时，我忽然发现

这水不对，桶底怎么黑乎乎的。堂大妈边哄儿子边和我说：“这水是难喝，要烧了才可以喝的。这些年怕是怪整煤炭，进水的地方还有人整了养鱼养鸭子的，现在喝的水是有点味道了。”我不信，喝一口，这水味道真的不对了。大婶一个“整”字勾起我的乡愁。老家，你怎么了？

大婶在做饭，我们就出来转了转。板桥河畔，过境公路，居然也碰到熟人，一席话又让我陷入了沉思：“原来的板桥河山清水秀，空气好，风景好，只要有空我们经常来呢。但是这几年是有点不对劲了，再这样下去怕是不会再来了。”

有一幅知名度颇高的公益广告画，一名男子问一只熊猫：“我抽烟，你在意吗？”熊猫回答：“我灭绝了，你在意吗？”我们地球的物种灭绝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呢？地表过半的原始形态已经被人类的各种活动改变，毁林开荒、过度放牧、围垦湿地，现代化工业活动造成各种固、液、气体污染，跨国酸雨，臭氧层空洞，全球气候变暖，地球几无净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皮书指出：由于人类的活动，目前地球物种消亡的平均速度已上升到自然状态下的100倍以上，物种栖息地正一点点丧失，其关联的生态系统正日渐破坏，人类生存空间的资源在慢慢减少和劣化。

是啊，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刻骨铭心的灾难：1998年6月，我国长江一带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洪水每到一处都会导致家园被毁的灾难。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内外不少专家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对森

母 爱

文
饶
婉
丽

林乱砍滥伐，不注意生态平衡，致使多数森林遭到毁坏，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惹的祸。小鸟没有家，不再欢歌笑语；大地没有绿色，不再生机勃勃，如果有树林阻挡，洪水能这样肆意妄为吗？

想起我国是电池生产大国，年产量达亿节，占世界电池产量的1/3。但是目前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却很不得力，多数是投弃于生活垃圾中，成为垃圾中的一个有害成分。一个纽扣电池所能污染的水源就会是毁灭性的灾难了。

想起地球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开始沙漠化，全球每年有6万平方米的土地沙漠化，威胁着60多个国家。沙化的土地已经基本淹没了拥有灿烂文明的埃及，淹没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想起大街上水龙头的滴答作响，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青岛奥帆赛海域的浒苔事件，想起南极土著企鹅体内都有DDT农药，想起大连极地海洋馆那胃里塞满了游客丢弃的五彩泡沫塑料而“患病”哭泣的小海豚……

堂弟来叫吃饭，打断了我的沉思。到家我发现厨房里没了地火笼，院里没了柴和煤炭。堂弟说：“哥，我家用沼气池了，政府补助整的。现在厨房不再烟熏火燎，猪粪牛屎也全部有用处了，苍蝇蚊子也少了，空气也好了，寨子也干净了。我算了下，一年要少拉六七车柴，少买三四车煤炭，响应政府的号召，一年还多栽了几百棵树。”

堂弟几句话点燃了我的好心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想到泸西县正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把保护环境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县级各部门正着力加大板桥河农村面源污染和工矿企业污染的督查和管理力度，水库周边正植树造林，涵养水源，矿山生态恢复正如火如荼，听说板桥河水库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已完成可研，河流上、下流域市县政府正会商交流，携手共治，我们有理由相信，板桥河畔那青汪汪的青头菌、黄闪闪的奶浆菌、肥嘟嘟的老人头、郁郁葱葱的植被、甘冽爽口的山泉水、没有飞远的白鹭……一定会很快回来的，一定！

我跟儿子说，明年我们还来采蘑菇好不好？儿子回答得斩钉截铁：好，要采很多很多的蘑菇！

“母爱”，每每耳闻目睹这个词，心中总是感慨良多，几度提笔想书写排解，却始终未成章句，惟恐字里行间承载不了“母爱”之重，更怕自己言语浅薄，表达不了母爱的深刻博大。此刻落笔，记下的也只是过去我为人女、而今初为人母有关母爱的寥寥体悟。

从记事起，听过、读过无数关于母亲、母爱的故事文章，知道了母爱是世间最无私的爱、最伟大的爱，而现如今自己成为母亲，才更真切的体会到了为母亲的不易和母爱的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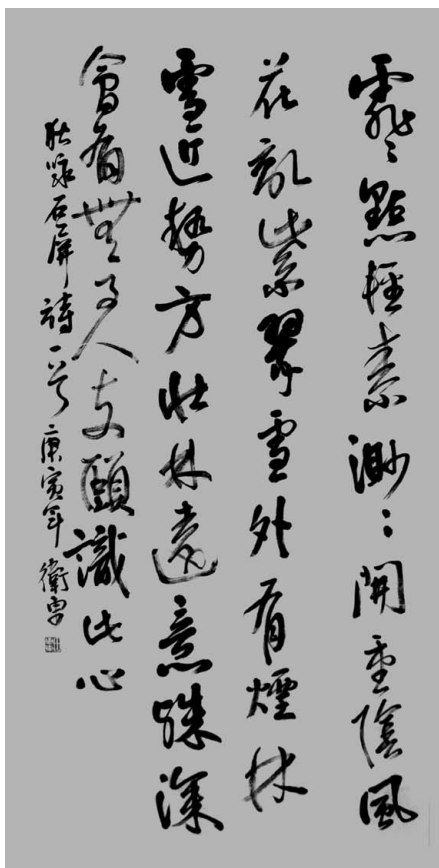
我知道，母爱是塞入口中那一粒粒甘甜的果子；母爱是睡梦中温暖双手的轻轻抚触；母爱是生病时母亲四处求医问药的焦急眼神；母爱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些只是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才能感受到的母爱，母爱其实从母亲孕育我们一刻便开始了。记得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大体是这样说的：男人成为父亲是从孩子降生那一刻开始的，而女人成为母亲则是从孕育一刻便开始了。这句话我想只有真正成为母亲的人才能切切体会。

自发现怀孕开始，每一位准妈妈便要时时小心、处处留意。饮食上要选择对宝宝有益的食物，再不是考虑自己的喜恶；行动上更是要加倍小心，唯恐发生任何意外；待到十月怀胎分娩之时，是难以想象和忍受的疼痛，据网友对疼痛级别的分类称：分娩时疼痛是十二级的疼痛。不管这种说法有无科学依据，但分娩时的痛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知道，言语词汇似乎已不足以表达。

终于，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之后，听到孩子哭声的一刻，悬着的心落下了，这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这也意味着一个女人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成为一名母亲。将小小、软软的女儿捧入怀中，看着孩子闭目吮吸的样子，顾及不了身体上的疼痛，心中却生出阵阵酸楚，只因为想到：瘦弱的母亲就是这样哺乳我，将我养育大的。很难想象，母亲分娩时甚至都未曾进过医院，这要忍受多少的疼痛和风险；很难想象，当时营养不良的她，是如何忍受住我因饥饿而用力吮吸的痛楚……

初为人母，我知道：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在养育孩子长大这条路上会很艰辛，也会遇到很多的辛酸和无奈，但我唯有坚强、积极地去面对，才能更好的教养孩子健康成长，也才能以身作则，让孩子长大的一天能更好地去面对他的世界。

为人子女，我亦能深深体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与痛悔，唯有尽量多抽空回家看看日渐老去的父母、唯有尽力为父母做哪怕一点点事情，只愿能回报养育恩情！



田卫东 书

故乡的绿

文/曾波

最倾心的，是那绿。

我的故乡，仅用一个“绿”字，是难以描绘出它的色彩和容颜的。因为故乡的绿，实在生翠，水灵；且会呼吸，有灵魂——一个个小山村，在四季常绿的青山下，被一串串涂染上绿色音符的鸟鸣唤醒，农人，牲畜，庄稼，全都在晨曦中慢慢苏醒，又在飞鸟投林中沉睡。特别是夏季雨后的晨曦，若你走进三塘、向阳的东山之巅，在丝丝缕缕娇嫩的阳光下，你会被翻绿卷翠，洒青泼黛，狂放无羁的绿色所折服、倾倒。

故乡的绿，实在令人喜爱。

在三塘菊畹，山顶风车旋转，山脚瓜果飘香。村后的山林实在苍翠，葳蕤的古树布满山林，远古的蕨类植被藏满山间，野生菌子悄悄躲在松针丛里。村民把一块块有着鱼化石图纹的石板，铺成了一条绵延几公里长的林间小道。一时，这里成了娱乐休闲的好去处。方圆几十里来的游人，在无边的苍翠里，沿着走不完的台阶，畅游在森林氧吧里，疲累却绝不腻烦，一路兴致不减。是的，菊畹的绿绝对有历史，有文化，有出处。蕨类植物、鱼化石说明了菊畹的古老和沧桑，古老的山林谁说就没有沐浴过汉唐的月光，抚摸过宋元的清风，吮吸过明清的雨露？

三塘乡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把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受人青睐的“金山银山”——以“中草药之乡，浪漫风车花海”为定位，以“发展中草药产业为主，兼顾生态农业旅游为辅，具有浪漫花海特色的新型村庄”为发展思路，按照

“一药一园一农家，一石一花一农庄”的规划设计理念，努力把菊畹村打造成为一个特色鲜明、设施完善、服务一流的休闲度假农家村落。

勤劳能干的村小组长王汝林看到游客多了，充分利用菊畹的自然生态优势，挖掘三塘土特产，烹调农家菜肴，开办了“菊畹人家”特色农家乐。

“用花椒、辣椒爆炒出来的核桃花穗，又香又甜，味道鲜美无比。只要春天一到，漫山遍野都是马蹄豌、灰条菜、野蒜等野菜，我们就地取材进行烹制。”他脸上堆满笑容悄悄告诉我说：“现在，我的家庭年收入不低于十万元。”

故乡的绿，成了一座绿色的银行，绿得有高度，深度，厚度，还让农民感觉到了温度。日月生辉，钟灵毓秀的故乡，让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香港兴仔记蔬菜公司、云南天露高原果蔬有限公司等多家果蔬公司看中了这方宝地，短短几年就流转了几万亩土地来种植蔬菜，以满足香港、广东等大中城市市民的需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2016年9月8日，《云南日报》刊载《云菜端上G20杭州峰会餐桌》一文报道：

“泸西县陆续向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供应生鲜蔬菜13车次72.44吨，位于该县金马镇的明康汇生态农业泸西基地成为峰会的‘菜篮子’。”

故乡的山水，绿出了名气，绿成了一张名片。在空暇之余，我攫取一个片段，写了一首小诗来赞美她的美丽和迷人：

那河——是故乡的中大河，
她缓缓地从中枢坝子流过
清冽的河水流着，流着
流淌成了最美丽的诗篇。

在我的故乡，中大河流域，
广袤的田野每年都精心编辑
着每一季刊物，

庄稼地上的每一棵小苗都是
她的得意之作，

金黄的稻穗是她绚丽的词藻，
碧绿的菜畦是她美丽的修辞，
满树的硕果是她梦幻的语言，
每一株庄稼都是她迷人的华章。
在每个万里晴空的日子里，
正在喷灌蔬菜的雨雾，
总是扯下几缕朝阳编织成一道七彩的虹，
就被啁啾的鸟儿用翅膀来丈量她的宽度，
叽叽喳喳地把大串、大串关于蔬菜基地面积
的数字抖落了一地。

我故乡的父老乡亲，
就在这页被抖落的篇章里，
日以继夜地不断劳作，
用辛勤的汗水凝聚成了一条幸福的河流。

当然，故乡的绿，并不单调。它绿色的绸缎上绣着精致的图案——春季梨花、桃花妖娆，夏季除虫菊、灯盏花竞妍，秋季万寿菊摇曳灿烂。但总而言之，我得感谢故乡的绿，感谢故乡绿色的故事。因为，在记述故乡的绿时，我感觉到文章的每个文字和标点符号都变成了一个个绿色的、会唱歌、能跃动的音符。



《阿庐绣园》 杨俊 摄

不惑之年的追求

文/老方

古人说四十不惑，而我的追求却是在年过四十才开始的。

去年我还在县妇联工作，为带动妇女致富，也为保护和发掘民族民间绣艺，我们找到了石林县一家彝族绣艺公司，期望这家公司能带动泸西妇女刺绣行业的发展。合作有了意向后，我们组织了全县有刺绣爱好的妇女集中进行培训，由这家公司的技师前来传授定单绣片的图案和绣法。为了检验这项工作是不是能被妇女们接受并为她们增加收入，负责这项工作的我，也跟着妇女们一起学习，并接下了一片绣片。

白天要上班，我的刺绣只能工作之余和周末进行，绣制的过程很辛劳，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一片绣片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也许是付出的心血太多，我对这块绣片格外珍视，特别想知道加工成成品后的效果，也想测算一下最终的成本。绣片完工之后作为特殊作品，我的绣片没有上交公司，而是留下进一步完善。家里的老式缝纫机已经闲置了很久，功能和性能都过时了，操作起来很是不便，为了加工这片绣片，我特意花了1250元网购了一台电动缝纫机，现学现操作把这片绣片加工成了一条漂亮的桌旗。

桌旗做好后，自我感觉非常的惊艳，爱不释手，这下才发现家里没有一个能和它相适宜、相匹配的环境，不知该把它放置在哪儿。如此精品搁置了岂不可惜，日日深为挂怀，不久专门腾了

一间房，花了一万多元置了一套桌案柜台和一套简单的音响，经过一番精心布置，由这片绣片而衍生的个人工作室应运而生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工作室的得来，好像是顺理成章，又觉得不可思议。

最终，妇女们的刺绣事业因种种原因搁浅了，而这项工作竟在无意之中促成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闲暇的时候，我常常呆在工作室里，听音乐、听讲座，唱歌、跳舞，看书、品茗，做手工、练刺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其乐融融。

周末上高中的儿子放学回家又问我，妈妈，今天你在干嘛？

绣花啊！

要绣了干什么？

提高技艺嘛！

怎么天天要提高？！

因为一个好的绣娘要经过一二十年的研习才能成为高手啊！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刺绣技艺的造诣，毕竟泸西这个地方没有太多刺绣方面的文化传承和氛围，也许有生之年也找不到绣艺上的名师指点。但我想，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到专注，一定会有非凡的成就，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会是泸西小有名气的绣娘。

尽管我已年过不惑，但是任何事情，只要有心，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相信！



丰收

文/詹德忠

我家在一个偏远的山村，祖祖辈辈以农业为本、以农耕为生。国庆期间，正值秋收，本着借长假帮助家人干点农活、收收庄稼的想法，放假当日，我便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家乡的模样就是有山、有树、有水、有田，沃野万顷，阡陌纵横，很熟悉、很亲切，包括金秋季节的面貌和气息，都不曾有丝毫变化，熟透了 of 包谷漫山遍野，金黄泛波的稻穗堆满洼子，还有山坳的大豆、菜园的南瓜、房前屋后的柿子，一派丰收的景象映入眼帘，这一切都像是曾经的幻灯片再次重播，直叫人欣喜若狂，眷恋不已。

“稻花香里说丰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这句话传播、蔓延于乡亲们的欢颜笑语间。

在晨曦的辉映下，勤劳的乡亲忘乎睡意、不觉疲倦，饱怀喜出望外之情，赶早牵牛套车，荷锄负担，直奔那片悉心经营的沃土，收获一载春秋的硕果。

大叔吆喝着，把牛儿拴在地边路旁的矮树上，随手用镰刀撩几把包谷杆扔在树下，转身甩起竹篓插进包谷地，咔嚓咔嚓，娴熟地将一包包撑开外衣、露齿含笑的包谷掰下，顺手直往背后摔，似冲锋陷阵时鼓手擂鼓般，挥起垂下，一刻也不停歇地再挥起、再垂下，一下接着一下，一包又一包颗粒饱满的包谷填满了背篓。

当咔嚓声在顷刻间稍息时，大叔似身负千斤，先是稳住脚跟，缓健地做出一个收腹昂首的

姿势，把力集中在腰间，挺起身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凹凸不平的埂埂中前行，车厢被一篓篓包谷塞满。

山下坡腰的梯田里，勤劳的大伯、大姨、堂哥、堂弟，还有婶子、姑嫂们，正挥舞着镰刀，亦是咔嚓咔嚓，毫不手软，手过杆折，一俯一仰一摆悠，大簇大簇的稻穗像盛宴上的酒盏整齐有致地铺满稻茬。

打谷机的轰鸣声响彻山壑林间，你抱稻捆，他操机器，我扎草把。筛去稗谷，装袋，整个劳作场景分工得宜、协作有致。

半晌过后，金黄的稻浪变成了一个个排腿耸身的稻草人，还有一樽樽结实鼓囊的大麻袋。

喜上眉梢，汗滴向着太阳笑。偏斜的日头把额间滚淌的汗滴照得晶莹剔透，叉腰仰头将一罐凉水咕咕倒进胸腔的瞬间，一切疲劳和困倦，所有的喜悦和满足，以及农家人历经考验的本色与别具一格的美丽跃入了我的眼帘，沁肺润腑，堪比粒粒食粮，养体滋身。

绿荫青瓦的乡舍，恬静、祥和，夕照点燃袅袅炊烟，勤劳能干的大妈煮熟了满锅的大豆南瓜，红透香甜的柿子堆满菜筐，扑鼻垂涎的腊肉睡上案板，早出劳作的家人有了最欣慰的依靠。

傍晚已近，整装就绪，乡亲们策马扬鞭，满载而归，悠闲自得地踏着月色，哼着小调，为赶赴又一年丰庆喜宴奔驰在熟悉的乡间道路上。

家有宠物

文/蒋云丽



“兜兜，抬左脚，再抬右脚，很好！”这是我家的“小美女”——王兜兜，在为小朋友表演抬腿动作，这小家伙可是个极爱在人前表现的“人来疯”，只要有小朋友逗她，就会不厌其烦的配合！

我们一家与兜兜结下不解之缘源于昆明的一位老朋友。那是2012年12月4日的一个晚上，在外面的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尽快回家，朋友送了一只小狗给我家，就在家门口等着。等我赶回家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一只全身长着卷毛的雪白色狗狗，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有点怯生发抖，朋友跟我介绍说：“她叫兜兜，是小母狗，品种是比熊。胆子小，见到生人会怕，尤其是见到男人。”看到她这样子好可爱呀！当天晚上我满心欢喜为家里新增的这位小成员收拾了狗窝，我要为她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这小家伙在我家养了一周左右就开始适应新生活了。

兜兜的生活改变，从“吃”开始，原来她只吃狗粮，刚开始也不会吃饭菜、水果和零食，但看到我们吃东西时，总是舔着嘴眼巴巴看着，看那馋样，总是要给她一点尝尝，“试吃”了几次后，像芒果、荔枝、木瓜、松子等这些水果、零食通吃！这家伙从学会吃这些东西后，不到一个月体重从原来的5.5公斤升到7公斤，现在已经是9.5公斤了，整个体型是大大改变，胖乎乎肉嘟嘟的，走起路来屁股左右扭动，甚是可爱。

在家里，她的生活几乎是由我照顾，时间长了对我的依赖性更强一些，只要看到我准备出

门，她都想跟着去。当我们每天准备上班时，她总会站在门口摇着尾巴目送我们出门，听到我跟她说“兜兜，乖，你在家看门我们去上班了，拜拜！”然后，她就回到自己的窝里静静躺下。她对老公和儿子的依恋情感胜于我，只有在她肚子饿了想吃东西时才来我面前哼哼，而对老公和儿子就不同了，她会清楚地记得儿子放学的时间，然后独自在门口耐心等着“哥哥”回家，若有时候回来得晚一些，她就会走出走进的着急。有个晚上，只有她和我在家里，因我没有发觉已经九点多了，但她却在我面前走出走进哼着，后来我一看时间，哎呀，接儿子下晚自习时间过了，立即跑着出门去接儿子。有时老公出差几天才回来，但她老远就能听到我家车的声音，并立即跑去门口迎接，要等老公走到她面前抱抱她或是摸摸她才肯罢休，否则，她会一直跟在人后追着哼……工作之余，我和朋友都会去公园走路健身，只要我打电话约朋友让她听到或是看到我换鞋子时，她迫不急待地在旁边等着，伸伸懒腰，翘着个屁股并摇着尾巴在你面前哼着吵着要跟着去，不要去都不行，所以每次我去公园走路时都会带着这个小跟班！

时光过得好快，兜兜来到我家已经三年多了，她的生活经历了三次“迁徙”，出生地在北京，随后在昆明生活了一年多，最后才辗转到我家，有趣的是，她也慢慢适应了从普通话——昆明腔——泸西方言的语言转变，这小家伙的适应性还挺强的，还真是随遇而安！与她相处的这几年，生活中增添了无限情趣，她就像一个不会说

你与讲台的距离就是最美的风景

文林沐盟

九月，热浪似乎弥漫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日子里奔波忙碌是怎样一种生无可恋的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我已是一名标准的大四学生了。8月29日，学院召开了实习推进会，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实习。

这次实习是学院安排的统一实习，我和其余九位同学被分配在蒙自一中，开了会，领了书，有些感受不知道怎么去平平淡淡地讲述。带队老师把我们带到蒙自一中，接着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交代后便离开了。我们十个人望着蒙自一中仿明清式的建筑，有些兴奋期待，也有些紧张胆怯。

绮丽的风景是自行车穿过的路途

实习的生活开始了，我试着学习怎样去做一名老师，怎样去走进学生的内心。很感谢蒙自一中的杜赢老师给了我当班主任的机会，让我去融入、去体会、去思考、去努力。

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林荫道上，我在去往一中的路上，曦光一缕如风过耳，拂面的空气夹杂着南湖淡淡的水汽味道，扫一尾随风掀起的衣角拉长等待的距离。

风伴着我前行，那些途经的零落的树叶曾拥着星光，在温暖的骑行里静静流淌了曾经的时光，将坚硬的路面浸润成一幅盎然的山水画，一

话的孩子一样每天陪着你，一天天一点点熟悉了彼此的生活习惯和规律，一个动作，一个口令，她都会立即领会。每天晚上在家的时候，总是静静坐在她专属的沙发上，憨态可掬逗人可爱。她时而爬着睡，时而四脚朝天，露着个胖肚皮，时而把头靠在沙发上，悠闲自得眯着双眼养神，但只要门外有什么响动，她会立即跃起“汪汪”叫着跑出去。狗狗表达情感的方式很是特别，靠尾巴来表达，高兴时不停地摇摆，跟人交流时轻轻摆动着尾巴。两个月前一天晚上，我让狗狗自己出门放风，按照往常的习惯几分钟就会自己回家，但那天晚上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我心头有种不祥的预感：“不好，兜兜丢了！”于是我和老公绕着小区周围找了几圈都不见，问遍了所有朋友也没有消息，找不到兜兜的那一晚我辗转难眠，脑子里总想着她会跑去哪里？会不会被人偷走了？我不停地想，心里怀有一丝侥幸，希望明天出现奇迹——自己跑回来！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天天刚亮，就隐隐听到有人在敲大门，开门一看，果然是这小家伙，正在用脚巴掌敲打着大门，满脸沮丧，冷得全身发抖，不停地摇摆着尾巴伤心地哀嚎着，可怜的宝贝，丢失了一个晚上你也难过呀！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放开。离家出走一晚，让我们担心了一宿，终于回家了！唯有失去，才会倍感珍贵！

好多时候，有朋友问我“一天下班后，还要为小狗打理，累吗？”我会说：“累！”说真的确实是累，一个星期要为她至少洗澡一次，每个月要为她修剪一次毛发，都是很繁琐的事情，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当你为她付出后会有回报，她会带给你无限的乐趣，能培养了一个人对小动物的爱心，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累也是值得的！

其实，幸福快乐很简单，只要你真心付出，都会有所回报，只要心有栖息的地方，花鸟虫鱼都会成为你快乐的源泉，并会成为你生活和精神的寄托！

路向前，仿佛慢慢打开一幅长长的卷轴。

近了，近了，我仿佛听见远方早读的朗朗书声，1604班的孩子们，老师来了！

有一件温暖的小事，叫课堂内外

曾经，我很厌恶教师这个职业，觉得老师又苦又累，像个保姆一样守候在学生身边，整日里的生活无趣极了，可是在实习中我忽然发现貌似有些不一样了。

当听着学生一本正经地背诵出“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时，我不禁笑喷了，说好的“书生意气”呢？当看到学生搔首弄姿扮演丁香姑娘时，我真不敢相信扮演者竟是一枚帅气的小鲜肉，瞬间三观尽毁，你确定你扮演的是那个撑着油纸伞结着愁怨的姑娘，而不是倩女幽魂？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确定与他们相伴的日子是那样快乐，他们的奇思妙想、他们的率真爽朗、他们的幽默搞怪无不彰显着青春的色彩与活力，我有些动摇了，当老师其实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生命本身是有意义的，绝不会白白来一场

我微笑着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同学们好，我是红河学院13级中文系的学生，我叫王森，是这次的实习老师之一……”之后是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只见他们用好奇的眼神盯着我，脑袋埋得低低的，那一丝羞涩看得我不禁莞尔。

这一堂课是自习课，因为班主任要去开会，所以交待我守一节自习课，课后要去检查宿舍。我不太熟悉位置，是班上一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带我去的宿舍，当时天气不是很好，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我撑着一把伞和那个男生走着，路上我问他：“高中的生活苦不苦啊？”他小声地答道：“苦是苦，但能够忍受，有时候坚持不下去了，就想想自己的未来，咬咬牙就过去了。”

这番话挺让我感动的，看着那个小男生坚定的眼神，我忽然觉得努力奋斗真的是一件让人充满热血的事。

记忆的拼图，没有真心拼凑不了

我跟着实习的语文老师是高燕老师，她是一个性格很爽朗的人，跟她聊天总是能够被她的真挚打动，在实习的日子里，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我这个小菜鸟颇多照顾。

她上课的班级有三个，分别是1606班、1607班、1608班，其中6班和8班的学生比较活跃一些，7班的班级性格则比较沉闷一些，为此高老师总是备不同的教案，每天都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去把学生教好。

三个班的课我都旁听过，1607班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高老师在教学中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总是声情并茂地讲着，有时候讲到兴起处还表演似的比划挥舞着，刚开始班上气氛比较沉闷，讲到后来气氛就完全调动起来了。1607班有两个班长，其中那个男班长是性格比较开朗，课堂上比较活跃的，说得夸张点吧，高老师和那个男班长用真诚的心融化了班级的性格坚冰。

风格是我重蹈覆辙的坚持

“我爱吃苹果，苹果汁不行，苹果软糖也不行，就像我爱你，长得像你不行，脾气像也不行，总之不是你就不行。”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很喜欢这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风格，一直以来，我所坚持的理念都是快乐地去活着，无论生活给予怎样的磨难挫折，都应该乐观积极地去面对，教育上的理念也同样如此，课堂应该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学习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总是竭尽所能地搞好课堂氛围，把快乐带给大家。

在1608班的讲课，我惊喜地发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同学，比如“诗人”、“徐志摩”以及那

生命因你们而不同，追求为你们而改变

当老师的确是一件辛苦的事，可是当看到那一一张张青涩稚嫩的面庞，听到他们真诚以对地喊着老师时，内心深处会瞬间盈满一股力量，然后涌现出巨大的动力支撑着我每一天早出晚归。我去守着他们自习，我去检查宿舍卫生，我去食堂吃着和他们一样的饭菜，原来是真的会感到幸福的，我住进了他们的眼里，张望着岁月匆匆。

我的学生呐，才离开几个小时，我却已经有些想念你们了。如果不是遇见你们，我不会发现当老师是如此快乐的事情，我陷入了你们的欢声笑语里，跑进了你们的成长岁月里，那时候曾经质疑的人生，也在此刻变得这样有意义。

9月10日教师节，在这个盛大的日子里，我吐露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这段实习的经历就像在课桌上流淌过的秘密，值得我用一辈子去怀念，最后我想对所有诚心教育的人说一句：“倘若你有心，此情便可待。老师们，节日快乐！”

朕	名	有	絲	思	糧	唐
斯	之	德	千	慕	織	太
言	酒	之	命	夫	女	宗
富	常	朋	匙	之	波	百
貴	懷	絕	飯	苦	波	字
功	克	無	百	身	少	箴
名	己	益	鞭	穿	有	言
可	之	之	無	一	御	耕
久	心	交	功	縷	寒	夫
成	開	取	受	每	之	從
名	却	本	祿	念	衣	役
王	是	份	寢	織	日	多
洪	非	之	食	女	食	無
生	之	財	不	之	三	隔
書	口	戒	安	勞	餐	宿
	若	無	交	寸	當	之

王洪生书

个坐在倒数第一排的女生，还有好多好多同学，他们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色彩，个人特色及其鲜明，我很想和他们做朋友，走进他们的世界。我曾经听过1601班的课，刘娉老师也讲得很好，这个号称“魁星班”的班级可以说是执高一年级牛耳也不为过，就连我们这次实习的其他老师也感慨道：“1班太强了。”他们是素质教育模式下打造出来的标准的模具，是顶级产品，可是，我却在他们身上发现少了一丝灵性。

钱文忠和周立波是师兄弟，两人皆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周立波曾经说过：“钱文忠是大师级的人物，是国家教育的集大成者，是能够培养出来的，但是周立波却是培养不出来的，仅此一个，别无分号。”我想1班和8班的区别就在于此吧！

我不想过度去矫正8班，只想快乐地去教学，虽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讲得深入，但是却可以激发他们的自我感应，去感应文字，去感应生活。教育还应有一丝留白，不是吗？

阳光淡抹，我的坐标在一中

为期一月的实习，最终还是不得不迎来结束的瞬间，我站在魁星阁前内心里满是复杂，装作沉默地想着开始和结束都一样，一切都将回到最初的轨迹，这次分别也只是人生的一支小小插曲。

走出蒙自一中南湖校区的大门，我回看青亭乌瓦，棕褐色的木匾上撰写着行云流水般的字迹，我的目光凝视着“蒙自一中”四个大字，恢宏气派里尽显凌云气象。

我们站在一起让值班的大爷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面对镜头我们每个人都尽量保持着好情绪，尽可能地挤出一丝笑容。

可当值班大爷点头示意拍好照片的时候，我还是听到了身边传来的啜泣声。我望向远处的南湖公园视线有些模糊，别了，我的学生！

泸西，中国高原足球城

文/方国祥

走进泸西，你定会被浓浓的足球氛围温润着。走进泸西，蓝天、白云、绿草地定是你所向往的美好，再加上滚动的足球，奔跑的踢球人，你完全可以陶醉在这难得的景致里，感受这清新、简约的味道。

不曾想到，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足球竟与同样古老的泸西相遇在民国年间，自那时起，足球活动就成了泸西人多彩的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项目。惊诧之余不免会感悟到泸西足球运动底蕴的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泸西足球运动乘着改革的东风蓬勃发展，至2016年春节，33届“新春杯”足球赛的成功举办，无疑为泸西足球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春杯”足球赛事的开展为泸西建设足球城埋下的种子已经萌发，正迎来盎然生长的春天。足球赛事的开展不仅为泸西每年的春节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更为足球爱好者创造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它犹如一株笋芽，每到春天便破土成长，春雨的滋润让它长成株，连成丛，发展成片。泸西足球，春天里一副绚丽的画卷！

在泸西城，1990年以前出生的人还有谁不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政府规划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那块偌大的露天体育场——北焰山体育场？它集足球、聚会等功能为一体，不知曾给多少人留下美好的记忆。尽管由于城市的新规划，使它改变了用途，但它是泸西足球得以发展的温床。它的建设，对于当时居全国贫困县之列的泸西这样的小县城来说无异于是一次大手笔。它的建设



不能不说是宏大眼光和超前思想的现实体现！

一生二，二生三……随着阿庐大街的开发建设，泸源中学、职教中心两块11人制标准足球场和数块5人制足球场的建设投入使用。泸西，为足球的发展铺开了新的天地。

特别是到了2011年，泸西再一次大手笔规划未来，做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投资，开工建设了占地830余亩的“中国（泸西）高原足球训练基地”，使它一跃荣登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高原足球训练基地光荣榜。各种不同规格的足球场雨后春笋般地在泸西红土大地上蓬勃生长，至2015年底，17块11人制足球场，12块7人制足球场，50块5人制足球场已建成。不同规格的足球场犹如一方方大小不一的绿毯铺展在红土高原，为阿庐大地增添无限生机。

走进泸西，你就走进了足球的乐园。随着场地、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并投入使用，泸西，足球的氛围犹如一坛开封的陈酿浓烈，芳香四溢。两个足球俱乐部和一个县级足球协会，

20余支业余足球队，70余支学校代表队，11000多名足球爱好者，1000余名足球队员，为泸西足球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铺展未来，为泸西足球事业的腾飞蓄积着源头活水。

机会，向来喜欢光顾有准备的人。2014年，党中央吹响了向足球进军的号角。泸西足球逢上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泸西人倍受鼓舞，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来自县内外、省级、国家级足球赛事的光临和成功举办，为泸西足球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以足球竖起了联接内外的活名片。

足球，泸西名片。足球，泸西力量。近9亿元的投资为足球训练基地建设注入动力，12块国际标准足球训练场，4个足球训练用房，1个万人比赛场，足球会所，足球裁判员培训中心，体育媒体中心等相关设施的规划建设一应俱全。尽管因市场因素，使一些设施未能如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但从最近通达基地的花园大道及进出基地的道路完工通车以及花园式的绿化建设向世人证明着泸西人建设家乡发展足球的脚步一刻也未曾停歇。

2015年，泸西荣膺全国38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之一的分位，助推了泸西足球事业的发展。“云南首家校园足球试点县”的桂冠承载着泸西人的骄傲和自豪。泸西，犹如一块磁石，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的巨大潜力吸引着省内外足球爱好者的光临。来自全国许多省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男足、女足赛事，使泸西足球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壮阔。足球，泸西向世界亮出的一张精彩名片。激情，在足球爱好者中点燃，众多的青少年怀揣梦想，不远千里到泸西追梦！筑梦！

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来自省内外不同规模足球队莅临训练和比赛检验着泸西的能力。泸西足球托起红土高原的梦，笑迎八方客。泸西，蓝天、白云、绿草地，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让来宾们留恋、驻足。一次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便是泸西向来宾们交上的圆满答卷。省级足球盛会

的到访是对泸西的希望和支持，国家级足球盛会在泸西落幕饱含着信任和肯定。像原国家女足著名门将高红等知名人士的到访和考察熔铸着泸西真金不怕火炼的勇气和成就。

走进泸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奔跑在城市、乡村的足球少年。不管是城区还是偏远的村落，足球都是每个学校最为活跃的运动。不论是布满绿草的标准足球场还是不规整的水泥场，甚至是荒坡、草地，足球不仅给孩子们带来欢乐，更锻炼着孩子们的耐力和毅力，摩擦着足球梦想的光芒。有课堂，是一种保证。有没有课堂不重要，只要有一片能跑动的场地就行。有没有场地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梦想有信心。“我运动，我快乐”、“我爱足球”等理念似无声的春雨早已悄悄植入人心，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传播着正能量。

为了提高泸西足球运动水平，推进普及，培养更多人的兴趣爱好，夯实足球基础，泸西县特聘请有着丰富教学经验、技能优秀的教练专门免费训练足球爱好者，为广大青少年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加大组织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练员培训、裁判员培训和运动员培训。一项项扎扎实实的举措推动着泸西足球突飞猛进。

走进泸西，你就走进了一个足球的乐园。看足球，踢足球，玩转足球，感受足球的无限魅力。

走进泸西，带给你的是欢欣，是鼓舞，是泸西人对足球浓浓的爱和孜孜不倦追求的情怀。

泸西，中国高原足球城。美好的愿景，争朝夕，齐奋发。规划是蓝图，现实正一步步踏将而来。“力争到2018年建设一所符合泸西实际，特色鲜明，示范带动强的九年制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到2020年，全县每个乡镇建成一块11人制标准足球场，每个村委会完小及以上学校建成一块11人制或5人制标准足球场。”“吸纳和带动更多群众热爱足球，体验足球，参与足球。”

誓言，落地有声；务实，推动足球成为泸西最闪亮的名片！

岐黄岐黄

文/李本聪

很多年前，我初读医书，以为岐黄是味中药，后来发现，错了。岐是远古时代黄帝的一个臣子，他们君臣关系很好，常坐一起讨论医道，研究药性药理。那时植被丰茂，天野茫茫，一屁股坐下去三棵药。治疾疗伤是子民的急迫需要，黄帝代上天牧民，救天下百姓是自己的职责。某一天，岐伯说到茵陈，认为这药性味苦寒，能清湿热，利黄疸，但须三四月采摘，过了五月就没这个功效。黄帝接他的话说，佩兰，气味辛平芳香，能醒脾化湿，清暑辟浊……你来我往，他们的研究成果留下来了，名字叫《黄帝内经》。岐黄者，医术医道也。我外祖母，我祖父，我父亲他们都是乡间游医，走村串户，治病救人，粗通岐黄之道。外祖母不识字，祖父上过私塾，父亲小学毕业。祖父读过这部古典医书没有，不知道，父亲和我都是读过了的。

外祖母的岐黄

辛亥革民爆发，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但国家并不太平，军阀混战是那年月的历史特征。贵州新派军阀王文华和滇省军阀唐继尧发生矛盾，于是有黔军入滇事。兵来如梳，兵来如鬼来，烧杀抢掠，外祖母的家乡遭遇兵祸，为避乱，苟全性命，遂举家西逃。

外祖母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人。在那样一个医疗技术极不发达的地区，人生了病，天靠不着，地靠不着，靠神灵又不把稳，只能依靠自己。自己采药，自己实验，自己治病，自己救自己是经常的事情。外祖母就是自救医疗生活造就出来的一位民间医生。

幼年的时候，跟母亲去看望外祖母，她家住在一座庙宇的偏房里，正殿已经坍塌。一个石院子，一口深深的老井，一只大红公鸡立于篱笆上，引着并不长的颈，紫红着脸，老是发不出叫声。古旧的瓦片上生着衰草，于西风飘飘摇摇。外祖母在屋外石块上晾晒着药草，不多，也就三五品种，记得有一种是包着褐色麻楞皮的半夏。屋墙上吊着个药箱，木制的，上覆经年累月积下的烟尘。

小孩子有些好奇，仰着头张望药箱，究竟藏什么宝贝？外祖母见了，笑唤我的乳名，从墙上取下药箱，打开盖。哦，是些草纸包着的药，触摸触摸，有些是切成片的，有些是舂成粉的，但丸剂却不见。奇怪的是药箱里有条小钢锯，断了废弃那种。这可作玩具，我探手就去取。外祖母马上制止：“别拿别拿，外婆要用的。”外祖母又不是小孩，这物件用来做什么？猜不透，不理解。她坐下来，摸着我的头，拿起小钢锯，取出一个红布小包裹，小心翼翼打开，我伸过头

去看，是块骨头，不白，也不黄，呈着乌木一般颜色。外祖母说：“这是虎骨。”虎骨！啊呀，老虎的骨头？“这老虎骨头，关节疼痛，用小钢锯锯一点骨屑下来，酒送服下，病痛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外祖母讲医用知识。外祖母继续说：“虎骨是很难得到的药，有些医生会用牛骨头来冒充，怎样识别，呼唤只狗过来，真虎骨丢在地上，狗不敢抬，假虎骨，它抬着就跑了。老虎是百兽之王，百兽之王的骨头，狗哪里敢啃？”

高中毕业那年，我生了场病，入院治疗。躺在床榻上，百无聊赖，有个病友，姓陈，是个教师，闲暇间，相互说起话来，不经意间就谈及我外祖母，他说：“我是你外婆救活的，没有老人家就没有我这条命。”我一阵惊奇，外祖母还有这好的医术？这位陈老师说了由来，他小的时候，患小儿哮喘，病一发作，乌嘴乌脸，气都喘不过来，挺吓人的样子，打针吃药，效果就是不好。陈老师的父母听说我外祖母善治小儿病疾，背着儿子找了去……外祖母烧了一种药物，烟雾腾起，将烟雾吞吸入口，含着，往陈的脸上喷去，接连三次……回到家，父母发现儿子的病情大为缓解。以后一遇病发，就找外婆喷雾去。人长大了，陈的哮喘病也逐渐好掉了。外婆究竟用的什么特效药，她一直没跟家人说。

小儿积食，那是很常见的病。起因是贪吃，吃多了，肠胃出问题，消化不良。表现是低烧、病恹恹的，没精打采，或哭闹，或嗜睡，这也不吃，哪也不吃，胃口全无。“撑伤慢慢好，想吃无处找。”从那个缺衣少食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也难怪孩子们，饥一顿，饱一顿，偶遇荤菜、甜食，放开肚皮，吃吃吃，即便是大人，怎忍受得了那般诱惑。外祖母对治这种病很拿手，也就用一味药——重楼。老人说，使用这种药，既不用晒干的，也不用晾干的，要放在衣袋里用体温烘干的效果才好。还有一点，刮削下粉末，既不能用凉开水送服，也不能用热开水送服，要

用温吞水服下。这可能属于实践中获得的个人的医疗经验，若干年后，我读医药书籍，想寻查这方面的记载，可惜，徒劳。

有次，外祖母来我家，一个族亲拄根扁担来借家什。看见这个模样，外祖母遂问他原因，族亲说他膝盖痛，于是就捋起裤管让外祖母查看。外祖母俯下身，用手按了按，说：“可怜，我给你治一治。”她让族亲坐在凳子上等一会，自己找把锄提着，又让我给她取只碗来，迈着一寸金莲出门。一会回来，碗里盛着洗净的蚯蚓，约摸七八条。这要干什么？她说到：“小娃家，别多大人的事，给我点酒。”我给她提来酒瓶，她拧开盖子，往碗里倒进一些酒，蚯蚓先是弯曲着，舞动着，渐渐失去力量，失去生命，由红色变白，变僵硬。几分钟后，外祖母将蚯蚓捞出，把酒递给族亲：“你喝了这口药酒吧。”族亲接过，一饮而尽，第二日就有消息传过来，族亲走路不用拄扁担了。只是外祖母并不显得高兴，她对父亲说：“这种药解决病痛只是暂时的，不能除病根……”

祖父的岐黄

祖父去世到今年整五十年了，那时我八岁，刚记事。

老人家瘦高个子，背有些驼，冬天里，打套头避寒——在瓜帽外裹一圈黑色纱帕，裤子是那个时候流行的“甩裆裤”，肥大异常，脸上布满了皱纹，胡须花白，戴一架老花镜。他是曾祖父的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清朝末年，老李家家境不错，有地四五十亩，曾祖送儿子到族亲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这为祖父习医创造了条件。农闲日，祖父就拾本医书，坐到树荫下……恐怕是那个时代书籍难得，祖父不但读书，也还抄书，如今在我的柜子里，还存放他用薄棉纸抄写的药书一部，百多页，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抄的尽是药方。什么药，有什么功效；什么方子，能医

治什么疾病。值得一提的是，祖父的毛笔字写得端庄漂亮，有一年祭祖，遇一从昆明回来的族兄，八十几岁高龄，他和我闲话，提起祖父，他说：“李竹书大老爹，字学简。小时候过年，大年初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叫上我哥哥跑去看他写的春联。那一手字啊，真个叫好……”

祖父采药用背篓是个椭圆形的物件，挂在窗边墙上，追随祖父进山出山已经多年了，春去秋来，岁月褪尽了竹篾的本色，泛着乌红。挖药的铁锹，装了一根长长的把子，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一端是铲，一端是斧。需要断的时候挥铲，需要砍的时候挥斧。切药的铡刀，小巧玲珑，摆放在碗橱那里。

祖父腰间系一个米黄色皮兜肚，兜肚里经常装的药材有山茨菇，那中药比核桃小一点，苦极了，遇到病人述说心里热，嗓子痛，祖父会麻利打开兜肚，拿出小刀，切一小块山茨菇，轻扬下巴示意病人：“嚼下去嚼下去，嚼了咽下去病就好了。”有时也看见祖父拿出山茨菇来，啃一点咀嚼。药一入口，祖父瞬间眉毛拧成个“一”字，脸成苦瓜样，很是难受的样子，水也不喝一口。外祖母从来不用这味中药，后来的父亲也不用这味中药。多少年了，我一直不明白，祖父用这苦药来当排头兵打广告，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良药虽然苦口，但苦口难免破坏人生幸福，谁愿意？

祖父兼懂西医。有一年，祖母患了眩晕症，眼睛发黑影，头昏，身子重，祖父给她把脉，认为是阴虚体弱，开来葡萄糖注射液，给祖母静脉注射。在童年，这是好看的风景，放学归来，书包往屋子里一放，跑了出来，祖母袖管捋得高高的，靠在屋檐下的墙壁上，祖父左手拉着祖母的手臂，右手半握拳，不断在祖母的肘部敲打。当时也不知道祖父用意何在，打针就打针，为什么还要这样作派。几分钟后，让姑姑掐紧肘关节上面部分，惊心动魄的时刻来了，祖父推推眼镜，

一根银亮的针头刺进血管，渐渐注射器里回进了血液，祖父蹲着，慢慢的推动注射器的塞柱……结果并没有治好祖母的病，祖母的病反而加重起来，实践中祖父明白了，其实祖母患的是高血压，进补是违反医理的，后来他用当归、钩藤、桑寄生、牛膝……组方熬中药给祖母服，祖母的病才逐渐好起来。

医生这个职业是特殊的职业，人生病不会只限于白天，夜晚照样会生。祖父夜晚出诊是经常的事情，有次在乡场上，和一位大婶说话，她告诉我：“我年轻时候，经常肚子痛，去诊所找医生看过，大医院也去过，反正就是医治不好。一发作，活哼活喊，床这头爬到床那头，要死不得活。有一晚是半夜三更发病，深夜里，咋个办？小娃他爹说，只有去请你老爹李医生来看看。他来了，用那比香棒细点的大针扎进去，哪点疼扎哪点，扎扎针又在火罐里烧张纸拔，拔出些黑颜色的血，最后给点草根根药吃吃，就不疼了。从那以后，一发病就请你老爹来看，我最服吃他抓的药了……”

又有一次，冬天的寒夜，有人敲门，是个中年男人在呼喊。祖父起床开门，见一匹马在院子里，打着响鼻，敲门人急切说明来意，他老母亲颈部生了个疔疮，红肿溃破，痛苦难言，听人家说祖父能医治。那时大集体挣工分，生产队管束得紧，干完活收了工，来人回到家匆忙吃了晚饭，牵着马赶三十几里山路来请祖父出诊。治病如救火，祖父听了，没有多说，马上收拾药箱，骑上来人的马，连夜出发。

这次出诊时间很长，一周后祖父才回来，也还是主人家牵着马送他回来，带来了一大团东山洋芋。后来，父亲问及他用药，他说：“就一样，把穿山甲的鳞壳用沙炒黄，研成细末，酒送服，一日三剂。外敷的很简单，土黄芪叶片摘来，加上红糖，捣碎包在患处。”祖父还说了件出诊轶事，自己睡了很特别的床。山区人家有养

羊补贴家用的习惯，主人家剪下羊毛，堆放在阁楼上一个篾围子里，夜晚他就和衣睡在羊毛堆里。屋外下大雪，天很冷，但他睡里面还热了淌汗。

可惜，可恨，文化大革命爆发，清理阶级队伍，国家陷在极左狂潮中。祖父在民国年间代理过几个月的保长，这就是罪证了，这就是罪行了。红卫兵来“破四旧”，把他的书清走给销毁了，还不依不饶，将祖父抓起来，敲着马锣，戴个尖尖纸帽子，后面跟一群手提棍棒的红卫兵，如狼似虎，逼祖父呼喊“打到国民党的小渣滓灰尘李竹书”游街示众。夜晚召集群众批斗祖父，给他挂几十斤重的牛车轱辘，用棕绳捆绑他，昔日治病救人的李医生，现在斯文扫地，一文不值。活着还是死去，确实是个问题，祖父选择了后者。他是医生，他懂药，从药箱里找出雪上一枝蒿，过量服下……“中药雪上一枝蒿，属毛茛科植物，有剧毒，能却风湿，止疼痛。”这是医书上的记载，祖父行医一辈子，怎会不知？

父亲的岐黄

我去逛新知图书城，遇一中年人买了很厚的一本书抱着去收银台付费，正好我也在柜台前。读书人，见书就像见到老朋友，心一热，想攀谈几句。我给中年人要过书来，封面映入眼帘，是本医药书籍。中年人说：“买本回去，天阴下雨，翻了瞧瞧，保健保健自己，一年少送点医药费给医生，这本书钱就赚回来了。”

“兄弟你说的极是。”忽然间，思绪飞回过去，父亲攻读医书的情景浮现眼前。

夕阳从裱糊了白棉纸的木格子窗上渐渐暗下去，夜幕降临，星星撒满天空，夜风贴着窗面滑过，邻居们外面纳凉闲唠去了。一盏煤油灯放在窗台上，发出昏黄的光亮，父亲打开《医家四要》，捧着凑近灯光，一行一行读起来。他读得

很慢，一页读完了，用食指蘸点唾沫，翻到下一页，一边读一边思考。遇到书上提到的药物不理解，翻开《云南中草药》来，文图对照，研究这种药的产地、采摘、加工、功用、组方……读完一遍，继续读第二遍，第三遍，第N遍。他当医生，用功用得最多的就是这部书了。上山采药的时候，父亲带着这本书；去卖药的时候带着这本书；去出诊的时候带着这本书，夜晚和冬寒更是手不释卷。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父亲的医疗知识也可以说就是这部医书奠定的，当然他也读其他医书，譬如《中医内科学》《中医眼科学》《汤头歌诀白话解》《中医验方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白话解》《赤脚医生手册》……

俗话说，三十岁学鼓吹，学会没有力气吹。父亲才不管这个，这时他已经到不惑之年了。一旦做出决定，他便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进去，孜孜以求，一边如饥似渴地请教书本，一边遍尝百草，采药卖药，一边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在医疗中学习医疗，治病救人。逐渐逐渐，他便可以望闻问切，便可以组方配伍；逐渐逐渐把病人的病治愈，有人给父亲送来“妙手回春”的锦旗，送来感谢的土特产——土豆、老南瓜、红豆子、老火腿。

父亲跟母亲商量，他应该走出去。当时是生产队，大集体，一个劳动力要离开队里，放下锄头粪箕不搞生产，那是很大的事情，要得到队长批准。父亲向张队长提出请求，张队长摇头再三，不过最后还是批准了，条件是，父亲每天须交给生产队两元钱，生产队记给父亲12个工分，对外说法叫“出去搞副业”。

名正言顺，父亲担个药担子出发。无论什么体制下，人吃了五谷都是会生病的，生病了便要求医问药，自古皆然。父亲坚信，只要薄技在身，只要担着这个药担子，就不愁吃穿，不愁苦不到钱。从这个寨子到那个寨子，一路或东行，

或西行，或南行，或北行。找个乡场，人集中的地方，药摊子摆开，“医生进门，一家子的病人。”过路的看见医生来了，口耳相传，问病的，看病的，围观的，凑热闹的……生意好了多停留两天，生意不好拔腿就走。父亲有时十天半月回家来一次，有时一月才回家来一次。回来也并非休息，而是忙忙碌碌做准备，或是到药材市场上去购药，或是到山上去采挖。有些中草药得到了切碎就可配伍，有些是要加工的。童年的时候，父亲炮制药物，我是他的第一观众。

草乌，产于对面山梁子上，秋季采挖，花蓝色，一串一串，吊铃一般，种植在花园里做观赏本是可以的，只因为剧毒，遭栽培家拒绝。此中药又名断肠草，令人想起李白《妾命薄》中“昔日芙蓉花，今成断肠草”句。《神农本草经》记载，草乌味辛温，主治中风，除寒湿痹……草乌买回来了，像些黑色的姜块置于院里，父亲一脸严肃，吩咐我们看守好，不得给猪来吃，鸡倒不怕，它吃不动这东西。然后转身进屋，取出竹片做成的刀来，蹲在地上，刮削草乌的皮。边刮边埋着头告诉围观的我们兄弟，“草乌畏铁，沾不得铁器。”父亲还怕我们听不明白，半解释半强调说：“沾了铁器，熬出药来会闹（毒）死人。”皮除却干净了，父亲抱来一堆秸秆，燃烧成一堆红红炭灰，用眼判断一下，可以了，稀里哗啦将草乌投到余烬里去炮制。炮熟了，父亲说：“这样毒性就小多了，药效强起来，入药治病就不怕了。”

马钱子，望文生义，药名有些怪怪的。看《本草纲目》李时珍说，马钱子“状似马之连钱，故名马钱。”是结在树上的果，云南、越南、缅甸均有出产。马钱子买回来，父亲用他那把装着弯折手柄的切药刀，将其切成片状，晾干，纸袋装起来，藏在阁楼上……也许是忘了，也许是没有研究透彻，一搁就是些年月。某一日，父亲终于想起来了，去楼阁上取出药来，开了纸袋一看，有白色的虫子覆药上，蠕动着，父

亲连呼不可能不可能，毒性这么大的药，怎会被虫蛀。书曰：“马钱子，味苦，寒，有大毒。”这虫儿也是生命，就不怕中毒？就不怕被毒死？不过当事实摆在眼前时，他若有所悟，像个得道之人那样说：“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万物相生相克……”锅里的菜油已经燃热，白白的油烟腾起来，父亲将马钱子放到油锅里，油和着药在锅里沸腾……炸脆了，捞起来，晾一会，倒进盐白里，父亲捋起袖管，握着铁棒头，嘭嘭嘭砸下去，马钱子被捣成齑粉……马钱子的药用是强筋通络，散结止痛、消肿。

长大了，从父亲炮制药物中，我渐渐知道，他擅长医治的主要是风湿关节病痛，那也是农村人最容易犯的疾患了。侍弄庄稼，地里刨食吃，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泥里走，要担要扛，负重前行，关节最容易受到损害。疗治这种病，父亲还有一个单方，那就是用金叶子来煎水服。有一年夏天，我去地里锄草，太阳热辣辣的，周身汗流，回到家，歇也没歇一下，急急忙忙把手伸到凉水里退热，被凉水一激，两个拇指勾了，伸不直，父亲就用这种树叶煎水给我服，只一个疗程过去，手指就可以伸开了。父亲说这药产于东山一个小山村后山。

渐行渐远，我的外祖母去了，我的祖父去了，我的父亲也去了，我曾有志于此道，只是从医的门槛那样高，考证那样繁难，望而生畏，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吧，安安心心做个“娃娃王”（教师）。我知道，即便将来李氏家族中再出悬壶济世，研究岐黄之道的人，前辈们把脉采药的事，也只能是他们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去的一缕“乡愁”。

给你们

文
李
振
芳

最近，老公在听一首歌，并介绍了给我，这首歌名叫《给你们》，由十一郎作词，张宇演唱。众所周知，张宇和十一郎是华语论坛的黄金夫妻档，张宇的大热经典作品《用心良苦》《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等都是出自十一郎之手。2014年5月5日更是俩人相恋30年的日子，萧十一郎晒出“夫妻脸”合照，在微博引爆“有一种爱情叫张宇十一郎”的热烈讨论。以前听张宇的歌，不仅旋律好听，感觉歌词也很深情，若非心中有爱、感情浓郁恐怕也创作不出那样动人的歌曲。

细听《给你们》的感觉就像一个智慧的老者对走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们的寄语，特别是那句“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深深打动了。我和老公相识于十七八岁的年龄，经过7年的恋爱结了婚。原本以为谈了几年的恋爱，脾气和性格都磨合得差不多了，婚姻应该如同恋爱一样甜蜜。可事实却没有想象的这样简单，结婚的头两年，我们争吵不断。争吵的原因，大多是因为逢年过节回谁家、某件事我没有提前和他说这样的小事。特别是回谁家过节这个问题，每每吵得脸红脖子粗时，我都会大声吼“我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后我连选择回自己家的权利都没有，我父母把我养大供我读书容易吗？凭什么结了婚后，我就非得去你家过节？”而身为家中独子又传统的老公却说“因为我们结婚了，你是我媳妇。”这样的争吵，到最后都以他先妥协、说好话，我勉强答应收场。而我常常因为没有回家陪伴父母过节而感到失落。

结婚前，我们的经济是独立的，几乎不会因为钱财的事情吵架。结婚后有了共同的房子，相应也有了共同的债务。两个人的工资用来开支房贷和生活费后，略有结余。因为老公的工作性质平时比较忙，所以我家的钱财都是我保管。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有急事找我借钱，借的不多，我没有任何思索就满口答应了。等我告知他后，他很生气。理由是我们结婚了，凡事都应该有个商量。我没有和他商量，就私自把钱答应借出去了，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也气愤不已，又不

是多少钱，还得找你商量，难道我连这点钱都出不起吗？关于类似的问题，还有别人邀请我们去参加活动、聚会什么的，如果我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答应后，他也会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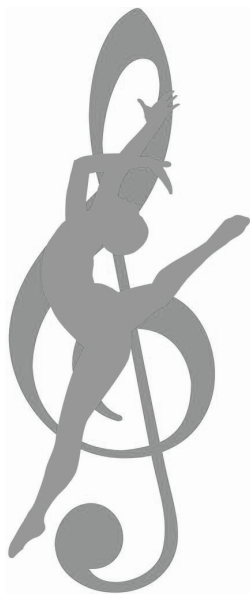
争吵之余，我常常反思，我做错了吗？还是他结婚后变得太小气、太计较了？等我回老家，和妈妈、外婆她们聊天时，我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妈妈说：“你没有和他商量是你不对，他生气也是应该的，一个家庭有男人、有女人，有商有量才是家庭。我和你爸过了大半辈子，他没有一件事和我商量过，听过我的劝。凡是他自己决定了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固执又大男子主义！害他自己吃了多少亏不说，还影响我的心情。”我爸妈年轻的时候，两个都是强势的主，意见不合吵架是在所难免。最终都是爸爸占了上风，剩下妈妈急得直流泪。在一旁的外婆开腔了：“我们那会男的管田地，女的管家务，大部分男的做事情都不和女的商量。但是你外公都会提前和我说一下的，就算去赶集买个物什，他也会事先说一下的。”我外婆是裹脚的小脚妇女，今年80岁，外公84岁。纵观外公外婆的一生，操劳养育6个儿女，还帮忙带大了12个孙辈。生活的艰辛没有打倒他们，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走到了迟暮之年，我们从小在他们家长大，几乎没有看见过他们吵架。相反现在外婆还变得有些“泼辣”了，偶尔还朝外公“发火”，而外公也变得愈发憨厚，讪笑着一句“太毒了，不敢惹你！”结束争吵。我想理想的婚姻，莫过于像外公外婆一样。

后来，我逐渐适应了在家中生活中作出决定前和老公商量。渐渐地我们争吵少了，和睦多了，感情又回到了恋爱时的样子。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话，婚姻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逐渐融合成一个人。现在想来还真是这样，我们结婚后，组建了一个家庭，由两个独立的我，变成了一个我们。只有不断的自我改变、相互宽容，放下自我，多从“我们”出发，才能避免两个我碰撞得片体鳞伤。一个我们活得有滋有味！就像歌里唱得那样：“一定是特别的缘份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

舞动，

用自己的方式

文/王桂飞



那一瞬间，阳光挣破云层，冲出云霄，银辉洒向大地，瞬间万丈光芒，一种“春光乍泄”的惊喜美得让人炫目。伴着嘹亮的歌声，在轻快的舞蹈节奏中享受着上帝的恩赐，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凝固这一刻，让我沉醉，沉醉……

沉醉在这样的境况中：休闲广场，四周是翠绿欲滴的绿叶串成的珠帘，择一块宽宽的空地，一个音响，一首舞曲，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贱富贵，大家聚在一起，扭动腰肢，肩部运动、伸展运动、臀部运动……没有人会指责谁的动作，没有人会嘲笑谁的步伐，只要走进队伍，律动起来，大家就都是运动的主人，大家就都有舞者的风范。每天以这样的姿态迎接崭新的一天，生活变得轻松而愉悦起来！当然，我也喜欢把舞蹈放在一天的片尾曲中。黄昏时分，微风拂面，伴着夕阳西下，我们不约而至，似有种不见不散的誓约。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随着舞蹈的音乐声响起，大家又开始扭动起来。一伸手、一抬足、一扭腰，轻轻抖落白天的喧嚣和尘埃。当太阳笑红脸，躲到云层深处，晚霞开始变换舞姿妆点天际，歌伴舞写满和平、吉祥和幸福。不知不觉间，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此刻，揽一抹星空，借用星光点点，一直跳，一直跳，跳过春夏秋冬，跳过寒来暑往……

在我运动的世界里，除了舞蹈，跑步也是我的最爱。每周周末，我会早早起床，着一身运动装，随心所欲地慢跑在运动的人群中。穿过树木郁郁葱葱的小道，踏着石板路，跑过两边垂满柳枝的木板桥，小草经过一夜的雨露，精神抖擞；溪水潺潺；树木泛绿，让人神清气爽，自信阳光。一周的繁忙就此别过，为下一周的到来开始养精蓄锐。春天的跑步途中，粉红色的樱花会纷纷扬扬随着我的步伐飘落，有千回百转的妩媚，也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豪迈。这时，我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跑，一直跑，跑出健康，跑出美丽。跑步途中的夏天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秋天落叶纷飞，演绎着别样的精彩；冬天，更是跑步的大好季节，“严寒不冻下力人”，冬天的温暖从跑步开始。跑步是健康生活的灵丹妙药，记得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故乡古希腊，奥林匹亚阿尔菲斯河岸的岩壁上保留着古希腊人的一段格言：“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

“现实安稳，岁月静好”，感谢生活中的一抹抹亮色，装点着我多彩的生活，希望一直这么“舞动”下去，或者，还能找到更多的快乐“支点”，让自己健康、幸福！

乡 情

文/尹红明

今年端午节，趁放假我带着妻儿同我的母亲回舅舅家走了一趟亲戚。舅舅家在向阳乡的一个小山村。在去的路上，我和母亲之间交谈的话题基本都离不开我的外公、外婆及母亲的姐妹兄弟。我的老婆和孩子在一旁倾听着，时不时的插上句他们感兴趣的话。行走的一路上，每路过一个村寨，我和母亲总是好奇的多看几眼，口中就会情不自禁的报出村庄的名称。感觉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到了舅舅家。看了一下时间，从城里到舅舅家才花了30多分钟。

四年没去过舅舅家了，感觉沿途的变化好大。道路全部都硬化了，村庄里也耸立起几幢漂亮的新房，舅舅、舅妈又苍老了些，唯一没变的依然是他们对我们那浓浓的亲情和甜甜的笑容。

曾记得我小时候每年都要追随母亲去舅舅家那么两三次，短时要在舅舅家住上一个周，长时可能就是整整一个寒暑假。那时去舅舅家没那么便宜，去的时候基本都要靠步行，从我家走到他家基本都要走上3个半小时。虽然路远，但记忆中感觉自己每次去都不会觉得辛苦，反而是一路的兴奋，因为在舅舅家度过的时光总是快乐的。那时候，外公、外婆都还在世，他们家的条件比起我们家好很多。作为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心里面只知道在舅舅家有外公、外婆宠着、惯着，还有肉吃，有大洋芋沾酱，有豆芽包子等

等许多的“美味”。

以前，去到舅舅家，妈妈总要留下来几天，帮着舅妈做几天农活。他们在一起，边干活，边拉家常，一天到晚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去了，还是一样，坐在屋子里，很快就聊得不可开交，时不时舅妈和母亲脸上就会出现那舒展的笑容。她们都还没聊尽兴，就到了吃饭时间。能干勤快的表嫂继承了舅妈的手艺，满满的一桌菜看上去就让人食欲大增。舅舅倒一杯酒给我，因为我想着吃吃中午饭就回家，打算拒绝了。但一提出来，就遭到了舅舅等亲戚的反对。他们说，不管咋说中午不能走，至少也要等吃过晚饭再说。虽然这么说，这几年间也时不时的见过舅舅，但去他家确实是又时隔四年了。在这浓浓的氛围下，我决定喝了这杯酒。席间，舅妈还总是时不时的一一挟菜给我们。就这样，我们边吃边聊，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饭。

吃过中午饭，大家在院子休息片刻后，舅妈提议去她家的菜园里摘李子。才走到空旷的路边，园子里挂满果子的李子树便吸引着我们的眼光。虽然前几年围着园子的木栅栏已换成了2米多高的石墙，但园子里依然像我儿时的记忆一样，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之前高大的两棵核桃树不见了，新增了两棵李子树。还有一棵枇杷树依然矗立在园子的角落里。我记得它可是二十

多年前就有的了，现在它苍老了许多，树冠也被瘦身了。走进园子，已经快五十岁的大表哥便爬上李子树摘起李子来，而舅妈在忙张落着去摘蔬菜，一会问我们给要小瓜、一会问我们给要韭菜。我的小孩也被这挂满枝头的小果子诱惑了过来，跑去树下马上就摘了起来。很快就摘了满满一手，在那里炫耀起来。欢乐的时光总是觉得很短暂，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下午5点多，果子已摘得5、6袋，还摘得些小瓜、豆荚，割得些韭菜、川芎。

当我们提着沉甸甸的李子和蔬菜返回到舅舅家时，才走进屋内，一股香气便从厨房飘入鼻中。随即就听到表嫂叫我们吃饭的声音。原来表嫂早已在家杀鸡煮好了鸡汤，等着我们回家吃饭。我们洗去手中的泥土，团团圆圆的围在桌子边，共同享受这丰盛的晚餐。席间，舅妈和妈妈又边吃边聊，大家再一次沐浴到亲情交融的幸福时光中！

短暂的相聚，让母亲和我再一次重温了到舅舅家的幸福时光。夜色下，舅舅家热情的挽留和母亲依依不舍的告别话语，透出了大家再次相聚的幸福和对下一次相聚的期待。那浓浓的乡情像一股清泉瞬间流入我心间，清醇而温馨，甘美又甜蜜！



谒杨绳武墓记

文
刘
群



滇，古滇国也，向南蛮之地。然则百千年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血脉交融中华祖国，涌现多少英杰人物，何异中土？即如明清鼎革之际，亦有杨绳武以一介书生，挺七尺之躯，仗三尺之剑，麾拥十万之军，驰救松

山、锦州之围。虽天不佑大明朝，总督洪承畴临难变节，总兵吴三桂叩马降清，使长城崩坏，江山换代，而我滇人犹申大丈夫血气，勇赴国难，喷热血，剖忠肝，抛铁骨，威灵显惨烈疆场，坚贞埋寂寞黄沙，戮力同家，义无反顾，可泣可歌者无愧承文丞相气节，岳武穆精忠，谁将复谓滇人皆草莽哉！

杨绳武，字念尔，号翠屏，明云南广西府弥勒州人。天启二年(1622年)，补弥勒州儒学弟子员；四年(1624年)赴甲子科乡试，选举人第三名；崇祯四年(1631年)，登辛未科进士第，殿试选翰林院庶占士，历官贵州道监察御史，巡盐河东，巡按河南，剿灭白莲教郭三海部众三万余人，旋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兵部侍郎，巡抚顺天，驻节尊化。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后金皇太极倾全国之兵，围困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于锦州屏障松山。军情急迫，国势倾危，羽书飞檄如雪，崇祯帝即用内阁辅臣杨嗣昌之荐议，平台召对，命杨绳武继任蓟辽总督，加督师衔，赐尚方剑，统帅辽东、宁远数省诸军十

余万将士，东出山海关，迎击皇太极，驰救洪承畴所部。两军未及大战，恸绳武以剧疾卒于丰润军中，年仅四十六岁。

噩讯闻于朝廷，皇帝震悼，赐谥号“庄介”，赠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谕祭葬，荫一子锦衣卫世袭千户。至清朝雍正初年，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奉旨编修《明史》，在第二百五十九卷之列传一百四十七《赵光忬传》中，为其附传，述其事略。绳武事功，史昭天下。

考之史乘，杨绳武天资聪慧，善属诗文，且其少立大志，卓尔不群，国史府州志皆称之“吐言如流，画地成图，帝传之”、“伟貌洪声，兼资文武”。著有《鹪鹩集》、《淮游草》并《茶花百韵》遗世。惜乎其生兵火离乱之世，死于戈扰攘之间，著述多所散失，今只有诗文十数篇，刊存于府州《艺文志》。片羽灵光，弥足珍矣。

二〇〇八年仲春某日，我奉遣弥勒公事，间邀二三友，谒翠屏先生墓于弥阳镇黑桥哨村西之玉枕山麓。是时也，见荒坟一堆，已无碑碣，心甚哀戚。询之乡老，乃知墓碑原刻为“大明督师赐尚方宝剑杨公绳武之墓”，不考流落何时何地？或言，乱军之中，绳武尸骨未能时葬故乡，此墓实为衣冠冢，俗称翰林坟。悲夫！一代儒将，身后萧条如斯？复念，人固有一死，倘使人人皆有临危赴死之心，则国家民族必不可亡；为国尽忠节而死者，浩气定冲云表，又岂斤斤乎孤坟残墓，冷落荒烟蔓草？尸不存，而名垂千古焉；碑不存，而功勒一代焉。更况江山易主，犹获劲敌青史大书，赞词礼敬，不亦得乎哉！三百六十余年后，看青山不老，秀草萋萋，似素幡招魂；听鹪鹩声里，甸水长流，唤忠魄来归，不亦得乎此死得其所也，亦虽死犹生也。思此释怀，遂慨而墓联曰：

社稷将倾，孤臣犹撑。临危受专征旌钺，尚方宝剑，节羞洪亨九，简册千秋终无愧！恸当时星陨丰润，血沃辽东尸未还，剩有哀兵哭大帅；

存亡可轻，坚贞难磨。伤心留读书荒台，衣冠古墓，忠似史道邻，享庙百世何曾谋？幸今朝魂归陀峨，气壮滇南名不朽，足凭后辈法先生。

书写即毕，愧无奠仪为供，将薄纸焚于墓前。忽见一缕清风旋卷青烟纸灰，摇曳徐徐而上，不禁肃然敬祝：呜呼，尚飨！

附：《两谒杨绳武墓》

戊子年春，余初谒翠屏先生墓于玉枕山，归作《谒杨绳武先生墓》一文，今已逾八载。丙申秋，徐金山、杨俊、蒋惠云三先生率我往拜弥勒市原文联主席、作家黄光平先生，把盏共话，相见恨晚，间言前事，有共同怀，因邀再谒，惟天降大雨未果，心谒之。光平先生命作，遂录请教正。

书生横剑惭列侯，定远功果岂易修。

蓟北战策今难问，辽东局势谁共筹？

死重泰山杨念尔^①，生轻鸿毛洪亨九^②。

若向墓门卜秋草，不负弥阳土半丘。

注①：念尔，即杨绳武字。

注②：亨九，即明末大臣、蓟辽总督洪承畴，字亨九。



杨绳武墓

东山在起

文/赵乔红

东山在起，不是“东山再起”。东山，也不是东晋时期谢安隐居的会稽东山，而是泸西的老东山。“在起”自然也就是正在崛起的意思。东山在起，你若不信，就去看看东山的生机！

泸西的太阳，是从东山上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泸西的太阳，在东山梁子上是最有诗意的，这也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泸西太阳从东山升起的时候，是最有生机的景致，这更是铁定的事实。在广阔的天空下，站在泸西的最高峰，如巨臂挥动的风车旁，瞭望起伏的群山，一种慷慨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东山给你的心胸和气魄！我敢肯定，泸西的美，就在这里！

作为泸西人，我们不难发现，当太阳从东山梁子上喷薄而出，和煦而柔美的阳光宛如一双舞弄丹青的妙手，魔术般向人们展开一幅绝美的画卷。东山遥望，你会惊叹！天苍苍，云漫漫，云白天蓝山色清；古朴村庄掩碧浪，如画似诗绣锦上。遥望东山，火红的太阳挂在山顶，与山梁上那些如蒲公英花团的风车构成又一道靓丽的风景。风车转动，像是在推动太阳上升的齿轮，又像是吹起太阳这个气球的风扇。那幅生动的图景，给你十二分的勇气也不敢否认这是泸西最美丽的景色。那幅流动的画图，赋予泸西生机与浪漫！

居住在城里的人，厌倦了人群的熙熙攘攘，厌烦了喧嚣的车水马龙，久违了山中的清新愉悦，于是便又向往起了山里的幽静。而这一切，东山上就有：春来了，往东山走一走，看看东山

的新装；夏来了，到东山上转一转，捡捡林里的菌子和充满特殊香味的鸡枞；秋来了，去东山上逛一逛，看看起伏的群山，还有转动的风车，领会一下什么叫做天高气爽、锦绣如堆；冬到了，去东山上耍一耍，找找散落已久的童趣，到漫山洁白的雪地里嬉逐……

说起泸西的东山，脑海中自然会把“山区、贫穷、落后、艰苦”连在一起，心中会不自觉地等同贫困的符号。然而，无情的岁月早已把过去的尘烟冲洗得一干二净。生活在闹市的人们，看着车如流水、声如巨浪、霾如云雾，会发出一声长长的感叹：“我们穷得只有车子了！”

曾在东山工作几年，总会忘记不了那个藏在山脚的地方，那个曾经听到名字就有点害怕的村子——歹鲁。

今年又送走一届毕业生。课余时间跟学生谈起，曾经在东山歹鲁教过小学。一个学生好奇地说：“您在过歹鲁？我就是歹鲁的。”我突然感觉好亲切，就跟她说起了过去的经历。自那以后，她对我很是客气，连上我的课也变得专心认真。没过几天，这位同学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做客。我说：“好呀，等你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就到你家做客，那个地方也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说真的，我还真想上东山去看看。毕竟，离开那个地方已经30年了。那段生活的片断，总在脑子里组成一个个呼之欲出的画面。也许上了年纪的人总喜欢回忆过去，但谁能拒绝最朴实无

华的东西渗进心灵?8月,她真的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同学的盛情邀请下,我又到了那个已经离开三十多年的村子。

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30年中,我无数次梦回歹鲁。那个朴素的村子变了吗?学校旁边那棵晚上躲着猫头鹰的婆婆的滇朴是否还在?那裸露着岩石的山岭是否依然?

当我走进村子,田地还是那片田地,虽然一眼望去是大片碧绿的玉米地,还有没被遮住的石头依然还在玉米地中若隐若现。但四面的山岭已经不是过去的山岭,全都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

这是过去的歹鲁,也不是过去的歹鲁。到了同学家里,有点坐不住,想去看曾经呆过的地方。到歹鲁小学一转,俨然一个新的世界。过去黑漆漆的房子早已不见。漂亮的教学楼,花园式的校园,曾经放马的场地也变成了设施齐全的体育活动场,单杠、双杠、秋千架……场地边上的那棵滇朴更是虬枝葱翠,升旗台上花团锦簇,四周山上,树木葱绿……

曾记得那个靠煤油灯过夜的年代,那种烟熏灰飞的楼房生活。我在这所学校的时候,有四位老师在校开膳。我是长住这里“黑屋”的外村人。由于学校没人做饭,老师在上后两节课就得一边做饭一边上课。上课把作业布置给学生,小跑着就到二楼烧火做饭,所用柴禾仅有筷子那么粗细,一根火柴点燃,满楼飞起叶子灰烬。这样的柴禾,都还是每周带着学生在周边山上去砍。山里的孩子,读到四年级就能像大人一样上山砍柴了,但山上也实在没有大一点的杂木,根本就砍不出大样的柴禾,只能烧些茅茅草草。

30年,一切都没变,还是这片地,还是这几座陡峭的山,还是马屎打得着人的路;30年,一切都变了,地已不是那块地,山也不是那座山。山上的杂木已经成林,山上嶙峋的石头也不见了,只有四周郁郁葱葱的山林。如果不是曾经到过这个村子,还真的以为自己进入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村庄。

晚饭过后,找到了过去一起玩得很好的同龄人。一见面,看着有点陌生,因为我们已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他已是这里的村支书。他父亲原来也就是这个村的支书,难道这个村子的支书是世袭的不成?

当我说起这里的变化,他也兴致勃勃的说:“现在比过去变化了许多,自从有了电,路打通后,前面那山上,严禁牲口进入,禁止砍伐,几年的禁放禁砍,树木长大了。这里吃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我知道了,这不是支书的儿子就一定是支书,而是心里想着百姓,想着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心中装着子孙后代,成为改变家乡的代言人才成为支书。我感慨30年来的变化,曾经岩石嶙峋的山,还有我曾经到山下塘里挑回用树叶过滤完水中小蝌蚪,还含有很多泥沙的水。

是呀,当我们有意识保护自己生长的这个地方,这里的土地,就一定会用更特别的一种方式回报人们。当我们爱护生长的这块土地,它便会用无限的宝藏回馈我们。我们的土地就是母亲,你爱她,她会给你甘甜的乳汁。一个曾经穷山恶水的地方,现在已变得如小家碧玉般秀丽,如果生活能让我重来一次,我决不会踌躇,安居这里!

回家的路上,借着晚霞,像在绿色的画中进行,窗口嗖嗖的声音,还有向后移动的群山。我想,远处看到这一幕,又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今年9月25日,学校支部组织一次全体党员户外活动,到三塘的连城去看看。这个村子是学校“挂、包、帮”的对口村子。一听说室外活动,我们这些天天蜷在办公室备课批作业的老师们有点小激动了。毕竟,多年来已经没有组织一群书生们集体活动了,在狠抓教学的今天,集体室外活动也成了奢侈品。

驱车来到东山山梁,天空变得高阔,空气变得清新,风车成行,如开放在山梁上的蒲公英;群山起伏,翠绿成堆……从喧嚣的城里来到这广袤的山野,别有一番风味。由于学校老师来自全

国各地，有新疆的妹子，有西北的汉子，有都市的靓崽，亦有四川的妹子。看到如此景致，冲着车窗大声呼喊，笑声在山野里飘飞，叫声在松涛中飘荡。一群静如处子的儒生也变得如此疯狂。领队的同事，干脆叫停车子，就到树林里休息。各小组扛着红旗，插到山脚，自然摆开阵势，丢掉平时师道尊严的面孔，变成自由而轻狂的孩子。音乐老师拉起风琴，南腔北调地合唱起《甜蜜的事业》。有的钻进林中，成群结对满山找菌子……

那是怎样幸福的事，我们没法描述。人们丢掉约束，在大山的环抱里尽情释放自己的朝气。那情景又让我陷入了沉思。人们爱山林，可为什么还在毁山岭？我们的村子，原来也是这般可爱，但现在留下的却是伤痕斑驳，昔日的青山绿水已经不再……走进林子，半个时辰，竟然有好多人捡到半篮子菌子：谷黄菌、铜绿菌、莽面菌……这些山珍，是在城里无法找得到的。

走进山林，又在树林的另一端找到了一个村子，这是连城，据说是一个贫困的村子。但看到连绵的山林，横卧在山间，显得异常惬意。村边的老树，向人们解释着这个村子的古老；四周的森林，向人们讲述着村民对环境的爱护。他们用自己的坚持讲述一个穷死也不乱砍树木的道理。此时，我们才明白，真正需要扶贫的是我们自己！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然而祖上的遗训不能变，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绵绵的青山会给你最好的呵护，将那些珍贵的东西奉献给你。

迎着晚霞，车子静静的驶向城里，车里没有歌声，也没了笑声。我们带着疲倦的身子，在思考中陷入了沉闷。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困？

东山在起！如果有一天，人们拿着钱来，为的是尝尝山上的水果蔬菜，品品山上的野生食物，看看这秀丽的景色，闻闻山里清新的空气，那么，东山就不是东山了，而是金山银山。

一路人生一路梦

文
龚
建
友

有人说：“珍惜该珍惜的，放弃该放弃的。”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不知道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知是珍惜还是放弃，是留守还是远行，这样纠结的心情一直找不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究竟在哪里？

我虽不懂人生的温度，但也尝过人间的冷暖，感受过世态的炎凉；我虽没有享受过成功巅峰带来的快乐，但经历过阴霾的苦闷，灰影的蹂躏；我尚且感受不到获得的幸福，却领悟了失去的痛楚；我不惧困苦和挑战，但怕辜负友人的善意和期望。正是这样的绮语和托辞搓揉着我的内心，这样的不安折磨着我的整个灵魂，这样的踟蹰左右我的选择，这样的纠结扰乱我的思绪，这样的无奈牵绊着我的心灵，这样的徘徊在煎熬我的余生，这样的愧疚占满我的胸怀。

在这个难以抉择的路口，放弃需要勇气，选择需要决断。放弃总有一些不舍，选择总有一些后怕，这一切的决断会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终于，在朋友、亲人的期盼、感叹、猜疑声中，我选择了放弃。一切似乎尘埃落定，曲终幕落，我好似又回到从前的我，漫无目的，苟活于世……

友人告诉我：“一切随心”。既然选择了就要承受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或许这只是人生平淡故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平静的港湾中荡起的一点点涟漪，放弃那不属于我的景点，放手那不属于我的蓝天，作别那西天的云彩，告别昨日的留恋。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它可以让你知道当初选择的得失，可以诠释最初抉择的真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或许依然还会想起往事，会有一丝幸福的暖意，会有一些心伤的感念，告诉自己曾经有过就好，铭记心中的那份感动，感恩那份温暖之情。

过去的已无法挽留，逝去的已从指缝中溜走，既然时光永不回头，就试着慢慢把印痕从梦境里剥离，从心田上抹去，不管它是迷惘的开始，还是清澈的结局，面对现实，活好当下。今天对于明天来说都是最新的一天。留住属于自己的幸福，捉住该属于自己的所有，静静地感受上苍的赐予，默默地享受生活馈赠的幸福，轻轻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或许这是自己目前唯一能够做的。

遇上你是我的缘

——我的《阿庐文化》缘

文/杨乔芝

多年前我曾与你相识，或许是牵绊太多，或许是担子太重，或许是心念太杂，我无法静心去解读你，于是，我与你擦肩而过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再次向我推荐你，我试着重拾尘封多年的你。想不到这次重逢，我这个草根写作爱好者，就与你结下了不解之缘，你走进了我的生命，你走进了我的心灵，给了我精神的家园。我喜欢上了你——《阿庐文化》。

那是三年前，经好友介绍加入了本县的一个写作QQ群，没想到却因此叩开了我的文学之门。在群里我认识了一些新老朋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县文联主席兼编辑杨俊，也是我昔日的校友，当他在空间里读了我的几篇文章时，问道，这么多好文章干嘛藏着不发表出来让大家看看？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这也能发表吗？在他的鼓励下，我找了几本近期的《阿庐文化》来阅读，体会揣摩杂志特点，并开始尝试着投稿，之后我的文章陆陆续续见诸于《阿庐文化》。

要说我对文字的爱或许源于哥哥的影响，小学、初中时期，语文成绩特好，而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记得初一时写过一篇作文，写了我对一位做好事的同学的钦佩之情，结尾处写到：她渐渐走远了，而她的形象却在我心中越来

越高大……当时的语文老师在讲评作文时说，这篇作文无论从构思还是语言方面都不错，不过怀疑我是抄袭的。我的同桌就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为我辩护，因为我写作文时她就在我旁边看我一气呵成地完成的。等后来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我才知道老师怀疑我抄袭的原因。

工作后，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不过，好多都是流水账似的，没多少价值。之后，程序化地结婚生子，我离文字越来越远。1999年的时候，学校领导要求老师不管是论文还是文学作品，每年必须发表一两篇。有压力就有动力，反映亲情内容的《扁担》和对婚姻生活反思的《悟》相继在《泸西报》发表，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激动之情，不言而喻。可惜后来的时间，我的文字梦搁浅了，让步给了工作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我的生活经历了一些无法言说的苦恼，我一直对自己说：我不能单纯地相信上帝，我必须有一颗女汉子的心。因为上帝在关上窗户之后，可能会忘记再为我开另一扇窗。而我不能只躲在屋里哀怨啼哭。不如在黑暗的屋子里唱歌，或许能引来可以帮我开锁的人；或是把哭泣哀嚎的精力用来潜下心来挖一条密道，给自己一个通往另一处阳光的出口。于是，我把人生

的酸甜苦辣写进我的QQ日志里。但我从未想过拿去投稿。想不到在杨主席的推荐下，自己的文字居然再次变成了铅字。

每次稿子投出去，我就盼望着看到样刊，一拿到样刊，我就迫不及待、如饥似渴地阅读，沉浸在淡淡的墨香中，就像和一位倾心而谈的挚友心神交融。我甚至还把以往的《阿庐文化》书刊也借来阅读，从此我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文字。我们相约去品小吃，看花海，欣赏风光旖旎的九溪山，行走在蜿蜒的南盘江边，去游古城，观奇洞，泡温泉，泛轻舟；去结识张冲、杨娥、陈王庭……

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一份份真挚的情感让我感动。一篇篇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文字朴实的文章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似乎让我重温了我的田园梦。夜深人静，我在慢慢咀嚼别人作品的同时，前尘往事也扑面而来，压抑日久的文字梦终于探头探脑地复苏了。

开始我只是擅长写散文，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诗歌，更喜欢与朋友交流诗歌阅读感受。于是，我尝试着诗歌创作。其实，我最初写的，根本算不上诗歌，就是分行文字罢了。不会营造意境，即使有意象，由于语言直白，也缺少了诗韵。我把这些分行文字收藏在我的日志里，不敢见人，设置了“仅自己可见”。有一次，我尝试着在县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投出了第一篇诗稿《筑路者之歌》，没想到居然获得了二等奖，这次意外收获让我信心大增。此后的时间，我一边写作，一边阅读。更加喜欢琢磨刊物上的诗歌，我还特意关注了几个诗歌微信平台。好多人不看好的电子阅读，却给我带来了充足的养料。虽然我没有天赋，也不够勤奋，但凭着我文字的喜爱，上天没有辜负我，有几篇文章不但在本地刊物上发表，丽江的《大砚》，贵州的《乌江文学》也陆续有发表。散文《三月樱花醉人眼》还被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微信平台之一——“无锡百

草园书店”采用。其中，《大砚》的编辑还发来信息说，希望我多投稿，有很多读者都喜欢我的散文。自己的文章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赏，是多么欣慰的一件事。除了写诗歌散文，我还尝试小说、杂文，现已有多篇杂文在国家级刊物《演讲与口才》上发表。

就这样，写着写着，越爱上了这种与文字与自己交流的方式。曾经的过往和不堪，还有更多不能言说的种种，终在多次用文字与心灵对话之后，化为释然、默然接受之后的从容、平和，如秋天的果一般，由苦涩积聚成甘甜。

作家林清玄在《生命的化妆》一书中提到，女人的化妆有三个层次：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我也不能确切地给自己一个定义，我只感觉：有了文字，我不再惧怕长夜和寒冬酷暑，心里一直敞亮；不用担心世事险恶人情冷暖，常与文字相伴，早已习惯码字、散步、工作，简单的生活，渐渐地让自己在不惑之年依然可在每天的清晨，于镜中看见如重生般的清澈双眸，淡然素颜，浅笑如花。

感谢阅读！感谢写作！感谢生活！感谢文学路上相伴的每一位挚友！感谢你——《阿庐文化》！让我在寂寞中温暖，困顿中奋起。如果说那些名杂志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那么你却有着小家碧玉的秀气。你像一朵路边的野花，悄然开放，独自绽放着你的娇艳和妩媚。

人说落叶归根，文化也需要根。不管我走多远，都会把根深深扎在你的土地上。坚持只为对得起最初的相遇。尽管现在的我文笔还很青涩，不过相信会在你的土地上成长。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根。还好——我们相见不晚！



秋收（组诗）（外二首）

文/张兴泰

割稻谷

希望
在泥土精心呵护中
发芽 拔节 生长
老实巴交的乡亲们
将碧绿的秧苗编排成诗句
用汗水精心润色
用镰刀反复删改
沉甸甸的稻穗
一粒 一句
一串 一行
主题 金黄
韵脚 醇香
无拘无束的长短句
不拘泥于平仄对仗
粗犷情感
在田野上肆意挥洒
秋收
晒满院坝的农家日子
格外厚重饱满

收包谷

默默发芽
默默开花
默默生长
漫山遍野的包谷林
在秋日暖阳下静默肃立

远离喧嚣浮华
精心抽穗灌浆
肥沃田畴茁壮挺拔
瘠薄山野顽强坚守
不怨天尤人
不献媚争宠
灯红酒绿处无人相识
朋友尽在患难时结交
颗颗粒粒
晶莹无暇
淳朴诚实是你独特的气质
无论环境恶劣
亦或日子艰难
你总与乡亲们相伴相依不离不弃

包谷
玉米
是你把旺盛生命
赋予古老的山乡

刨洋芋

马铃薯 地蛋 土豆
翻遍辞海 查尽百度
找不到一个稍稍时髦的称谓
老老实实的模样
无缘
窈窕 俊俏 靓丽
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憨厚

从不计较
生命里也曾有过灿烂的花开花谢
与偏远高寒山区的农家孩子
朝夕相处
结成忘年挚友
走遍天涯海角
无论品尝过多少山珍海味
无论淡忘了多少灯红酒绿
却忘不了
弥漫着袅袅家乡味道
色泽金黄
喷香诱人的烤洋芋

摘柿子

山乡的秋天
整个季节
天天是喜庆的日子
秋风把柿子点燃
一串串一树树红红火火的灯笼
把房前屋后挂满
亲朋好友光临
摘下一篮子献出一片心
如果身在异乡
这个季节
总会情不自禁
迎着家乡的火红
翘首眺望 畅想
此时
一盏盏心灯
会把游子的漫漫归期
照亮



老屋

一座小院
矮矮的围墙
黄泥簇簇脱落
斑驳 灰暗
墙角处
一块磨得光亮的青石板
每天重复着
一根拐杖瘦瘦的影子
由长变短
再由短变长

嗒 嗒 嗒
老牛的脚步
拖拖拉拉
把瘦瘦的青石小巷
撞响
余韵
总是拽着那扇黑漆漆的木门
在小巷深处游荡

风
用带刺的鞭子不停抽打
晃悠悠
挂老树枝头那个黄皮寡瘦的太阳
它终于忍受不住
跌落西山
溅起缕缕黑色的血液
慢慢的
默默地
把小村的夜浸染

夜幕
掩不住城市灯红酒绿的嚣张
缠满老屋的思念
在傲慢霓虹鞭长莫及的角落
悄悄疯长

走进秋天

一场蒙蒙细雨
慢条斯理
拽着纤纤弱柳
荡过苍苍旷野
飘向远方
满山满坡
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泛起缕缕淡黄片片暗红
风也成熟了
不再喧嚣不再张扬

我踩着蛙声逐渐放缓的鼓点
走近故乡
脱去了绿裙红妆
田畴，稻菽千重
果园，橘黄梨香
高山，平坝
处处呈现着
农家女般端庄娴淑的成熟风韵

我在秋蝉柔柔的呢喃中
走近故乡
童年放牧的草地
捉迷藏的树林
渐渐泛黄的荷叶
驮着梦远行的炊烟
还有天真幼稚的思想
交织眼前
坦然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我循着孩童的欢笑荞酒的清甜
走近故乡
铺满黄叶的小路
车来车往熙熙攘攘
随意推开每一道木门
屋檐下
辣椒火红，玉米金黄，稻香袅袅
每一座小院
都贮藏着一个内涵丰富的秋天

我沿着挂满心灯的柿树指引的方向
走进故乡
走进了秋天

暗香 夜相思（新韵）

（外一首）

文/老船长

灯孤月黯，照窗边残影，何人琴怨。
指弹相思，一笑一颦铸一念。
眼见天光暮去，心犹在、声声呜咽。
怨只怨、墙外桃花，难度往生愿。
心乱，韵亦断。
指去疾如风，又生嗔念。
空巢少燕，恩怨岂能一曲现。
想起春时喃语，古井波、风涵云卷。
一声叹、说不尽，梦牵魂眷。

一剪梅·别离 （新韵）

遥望孤帆云水间，
相见时难，
相送更难。
唯余浊酒守空樽，
人也蹒跚，
剑也蹒跚。
月下轻歌只影单，
心亦萧然，
情亦萧然。
一曲歌罢泪湿巾，
爱意缠绵，
恨意缠绵。

虚幻 (外三首)

文李月碧



圆圆的明月
躲进清幽碧池
那娇美的红鱼
摇曳着曼妙身姿
与它亲吻戏嘻
这是一场
绚烂旖旎的爱恋

红艳的玫瑰栽东
华美的牡丹植西
它们守着各自的花坛
互相倾慕一生守望
在春去冬来的宿命
孤独 枯萎

两个心性相投的灵魂
在茫茫人海中寻觅漂荡
奈何风沙弥漫暗流涌动
纵然他们使尽全力
却依旧牵不到
彼此伸向对方的手

有一种深情叫无望
有一种爱恋是虚幻

恒锁重楼

眷恋和深情
被现实无情推开
跌落
在无望的深渊
纵有月华如练
仍是夜寒如冰

等不到一世的佳人
伤不起的聚合离散
这路上绝美的风景
留不住一个过客匆匆

热望如同飘飞的彩泡
在疾速中
消逝逃跑
你看
他站立在浩瀚烟波
记忆的彼岸
再看
她隐身于迷雾缭绕
忘川的尽头

芳踪



我是暗夜里的一颗星辰
偶然照亮了你的心门
你不必惊喜
也不必害怕

我们只不过是
交集在人生匆忙的行程
我有我的追求

你有你的梦想
我感叹
这相聚过后的
烟消云散
你留恋
那匆匆一瞬的
温馨浪漫

循

如一头俏皮的小鹿
趁你不慎时
敲击了你的心门
躲在暗处
我忍不住地窃喜

对不起
我没想过
这会打扰到你
抑或更激起了
你心海的微澜

你不会知道
在你热望着开门的同时
我竟然看到
一个女子她在里面幽居

我懊恼着后退
这漫漫的一生
为什么我们
总是相逢得如此
不是时候



愿 望

文
李唯波

想做一株遗世的梅花
守着清寂的岁月
在老去的渡口
和某个归人
一起静看云起云落
细雨飘来时
播点豆种点瓜。

想要一段静好的时光
独坐在绿苔滋长的木窗下
泡一壶闲茶
不去管，那南飞燕子
何日才可以返家
不去问，那一叶小舟
又会放逐到哪里天涯
不去想，那些走过的岁月
到底多少是真，多少是假

嗯，还想要一点
还想要大地是无边的沃野
秋天麦粟金黄
春天是无边的油菜花
每个村庄都有袅袅炊烟
护院的大黄狗
会踏着欢快的步子
和放学的孩子一起回家

对，最想要的是
无论寒冬还是早春
北方的天空都四季碧澄
和我们云南一样
蓝天上总会铺满彩霞
无论哪个学校的孩子
都和我们泸源的学生一样
在学海边琅琅读书
笑脸印染粉红的樱花

人生我们曾短暂陪伴

文/马思耀

那年
我们怀揣梦想
告别家乡
背起行囊
迈着青春矫健的脚步
前行在
追梦的路上

在万千人群中
无际的时光里
恰此时刻
不早不晚
我巧遇了你们
你们巧遇了我
这是上天赐予的奖赏

我们缘聚缘欢
似原野温暖的阳光
如山间清爽的微风
拨动了
心里那根颤栗的琴弦
演绎出一曲
生命中短暂的陪伴

总是相信
都会希望

留下青春的诗画
不曾想过
我路过了你
你路过了我
各自奔赴四面八方

蓦然回首
天各一方
你在故乡
他在远方
我总会
踮起脚尖瞭望

初心未忘
收起行囊
继续行进追梦的路上
斗罢艰险
踏遍坎坷
唱响时代优美的乐章

常回想
假如不曾相遇
我们只是
浩渺天地的一粒尘埃
谁也不知谁
就湮没在人之海洋

常感念
人生这一奇遇
我记住了你
你记住了我
我们相互勉励
成就今生
童话般美丽的收藏

在唐诗宋词里
茫茫人海中
还有打拼的路上
渴求着与你们
曾经的奇遇再现一场

那天
终于再次见到你们
凝望两鬓渐染的霜花
灵验了
时光已逝永不回
刹那间
心中激起
无法平静的波浪
狂喜中
恍如又回久违的梦乡

曾几何时
在那片天地
一起听过的钟声
看过的朝霞
留下的欢声笑语

已被时间掩埋
幻成泡沫
随雨打风吹
飘零远方
惟余那
难以割舍的记忆
在脑海中回荡

今天
已历练了
人生的成熟
明白了
那是生命中既定的
短暂相聚
更体验到
珍惜的感伤

与时间老人的争抢中
我们成家立业
实现梦想
也慢慢耗去大把时光
一次次的感怀
那些美丽的画卷
把泪打湿眼眶

如果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敢问上苍
时间可否
为我们轮回一趟



莲花

（外一首）

文/杨俊

1

梦回江南
正值青春年少
在那个手足无措的夏天
朦胧的月色
笼罩着荷塘
我遇见你，莲花
在田田的莲叶下
粉红的笑靥
柔软的清香
生动妩媚了我的爱恋

在江南的荷塘
莲子清如水
我愿是一朵莲花
和你花开并蒂
我愿是一尾鱼

戏莲南北东西
我愿是一只蜻蜓
在你的尖角上站立

梦回江南
江南可采莲
梦醒时分
所有的等待
轮回着四季
苍白了似水流年
青春随着残荷枯萎
思念成藕断丝连

2

如果可以
我愿化为一湾荷塘
澄清淤泥积水
只为花季
留住你温柔娇羞的模样

如果可以
我愿化为一米阳光
穿越层层乌云
只为清晨
照亮你洁白无暇的脸庞

如果可以
我愿化为一袭绿裳
遮挡风吹雨淋
只为今生
报答你千丝万缕的幽香

如果可以
我愿用千年的时光
修成一颗莲子
只为来世
花开并蒂依偎在你身旁

走在夏天

走在夏天
谁还会为我等待？
在我必经的路边
等待花开和绿意蔓延
蝉噪山林
那些潮湿的声音
缠绵而又飘逸
让我学会隐语

走在夏天
鲜花开得孤寂和美丽
荷塘流溢妩媚的蛙鸣
绿柳摇曳万种风情
浪漫与惆怅
顺着我的脸颊
潸然泪下

走在夏天
我听到隐隐的雷声
像是你遥远的呢喃
当太阳灼伤了所有的誓言
你是否还坐在月光下等我
深林或是烟雨迷蒙之中
我跋涉的身影
是否成为你永远的企盼和念想

走在夏天
我已经忘却了来时的路
内心积满对你的倾诉
如朝圣般攀援的青藤
在逼仄的绚丽和茂盛中迷失
而美丽孕育着成熟的风景
催促着我前行的步履



狗尾巴草

如果可以
我情愿做一株狗尾巴草
只想和你扎根原野
用纤细的茎和修长的叶
头顶花穗
一起承受严寒酷暑
共同沐浴雨露阳光

如果可以
我情愿做一株狗尾巴草
只想和你并肩站立
用缠绵的爱和脉脉深情
相互搀扶
一起面对世态炎凉
共同彰显柔韧坚强

如果可以
我情愿做一株狗尾巴草
只想和你幽然生长
用树的昂扬和花的芬芳
百折不挠
一起经历春夏秋冬
共同笑对飞短流长

如果可以
我情愿做一株狗尾巴草
只想和你随风摇曳
用绒绒的绿和烂漫的黄
轻歌曼舞
一起渲染沟壑阡陌
共同铺陈地老天荒

中秋回家 (外一首)

文/唐贵仁

每条街上挤满各种月饼
蜂拥的人群，与各种包装争夺
最后的行程
准备向城市告别

走在各种吆喝灌耳的街道
我挤在人群里寻找
回家的方向
秋霜掩盖了我的迷茫

吆喝声渐远
儿童们咀嚼着各种饼香
我知道，母亲正在路旁
用老花眼数着过往

我像一个走失的孩子
开始四处寻找
找到了迷途的月亮
找到了回乡的儿郎
却再也找不到
父亲祭神的道场

停电

突然从光亮中陷入
不见五指的恐慌
停电了
只是一种不习惯的遭遇
走出习惯紧闭的门户
近处
一片漆黑
远处
漆黑一片
人裹入暗无边际
暗无边际裹挟了人

户外
夜空高悬
星星竞相闪现
户内
荧光点点
饥渴的身影拼命向前
倾听周围
寂静还原
人也好像回到人间

黑暗中亮光成了希望
光亮中怀念黑暗面的亮光
偶尔停电
躁动的不只是眼睛
还有那不安的心



与一只虫子对话

一只墙角的虫子
被我发现
犹如发现可以倾诉的知己

我们开始聊天
它是唯一的听众

说，生活之压力
讲，工作之艰辛
怨，人情之势利
诉，生之艰难
恨，活之忐忑

它，忠实得一言不发
翻着白眼
直击我的种种不爽

一不小心
全说漏了嘴

它知道得太多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
踩死它



白水镇果衣村扶贫工作偶得

文
张
忠
云

响应党号召，
行囊到果衣。
结识新朋友，
兄弟上阵齐。

足迹遍村寨，
精准又真心。
共谋脱贫计，
彝汉一家亲。
各级来帮扶，
产业方向明^①。

新房拔地起，
乡亲谢党恩：
“彝家有奔头，
小康在前程。”

注①：方向明，此指2016年5月13日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杨文有同志，率州纪委有关负责人，专程到白水镇果衣村调研，指导帮扶精准扶贫工作，明确要求，要调整工作思路，找准未来发展方向，既重上级帮扶“输血”工作，更重本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加快产业发展步伐，集中财力解决基础设施，优先解决产业发展项目，提高群众素质，引导群众走向脱贫“造血”发展道路，立足现在，着眼未来，按时完成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决策的政治任务。果衣村三委及工作队按此要求即时调整思路，已经初见成效。对此，上级党委给予了充分肯定。

满地相思醉了谁（词一组）

文/黄保仙

忆江南·梦

江南美，风景醉歌喉。自在轻舟桥下过，娉婷仙子画中游。能不梦常留？

忆江南·泸川

泸川秀，春水绿盈盈。紫燕翩翩穿岸柳，和风轻语伴园樱。难忘故乡情。

卜算子·樱花

含笑倚枝头，默守痴情重。染尽花城锦绣装，再把心潮涌。

春不忍分离，花落惊春梦。满地相思醉了谁，犹盼君能懂。

浣溪沙·梦归

花醉云中蝶舞春，青山古道亦氤氲。故园别梦最销魂。

翠竹邀风舒绿靥，丹霞唤月启红唇。依依归燕不沾尘。

浣溪沙·山村

淡淡流云倚长天，风吹花海意绵绵。一双彩蝶醉乡关。

浪漫小村铺锦绣，沧桑古木佑家园。儿童牧犊更悠闲。

虞美人·怀故友

沐风历雨红颜梦，玉蕊轻风诵。春含蝶韵吻梅枝，花谢花飞霜雪掩青丝。

余香一缕浮尘远，无语留温婉。撇开尘虑伴云飘，莲步悠然远渡奈何桥。

清平乐·学步

小童挪步，门口咿呀舞。轻唤急呼催父母，犹似心中有谱。

蹒跚学步匆忙，甜甜笑靥牵肠。宝贝可知从此，路崎路远还长。

清平乐·阿拉湖

碧波微漾，挥手勤操桨。阿拉平湖春意畅，柳缀轻风悠荡。

山茶含笑相宜，水光潋滟和熙。白鹭追云自在，鸳鸯嬉戏痴迷。

南歌子·访彝村

水碧斟山色，花香染客腮。彝家美酒醉青崖，林静鸟闲幽径起苍苔。

软语传心迹，轻歌寄月台。灵山秀水暗香来，只愿红尘遗梦净无埃。

如梦令·闲弄云箏

闲弄云箏难寐，半曲寒鸦戏水。帘卷月如眉，痴意淡然无寄。犹醉，犹醉，迷乱一汪清泪。

如梦令·无题

小立池边抚柳，望荷一枝独秀。蝶舞欲寻花，秋水长天相佑。参透，参透，许我泪凝成酒。

相见欢·梦

悠悠幻境如烟，雾连绵。独有峰尖如黛隐层峦。俗尘虑，无心语，自翩跹。漫引华星秋月舞长天。

相见欢·同学会

青春岁月朦胧，太匆匆。莫解痴心无悔旧情浓。酒未尽，轻歌引，语融融。纵使霜华满鬓亦从容。

长相思·怀母

花满窗，月满窗，帘幕轻掀顾影旁。微风处处香。

心徜徉，梦徜徉，梦断家山云水长。薄衣初透凉。

江城子·观音山

观音山上杜鹃浓，蝶匆匆，醉深红。一缕闲阳，独倚半坡松。回望阿庐湖水笑，歌娓娓，话青葱。

如风心事化尘中，意朦朦，守初衷。万亩桑田，仰面画苍穹。欲向景中添一笔，花艳艳，梦玲珑。

蝶恋花·春到阿拉湖

碧水轻舟风相系。杨柳依依，且伴青山翠。回望平湖浪旖旎，鸳鸯绿水痴心寄。松韵流芳歌娓娓。

风正悠闲，细语双双醉。遥向天边传爱意，翩翩白鹭群飞起。

八声甘州·古烽火台

望阿庐大地展新颜，几番守长天。正樱花粉蕊，平湖灵秀，青柳缠绵。此际朝霞骏彩，峰壑翠微连。桃李枝头笑，蜂蝶翩翩。

未语泸川流远，奈乡音袅袅，思绪难安。纵千年沉寂，何惧数更残。喜丰年、山花争艳，竞芳菲、归燕共悠闲。深知我，倚高天处，幻梦如莲。



诗八首

文/蒋孝林

用韵有感

敲章择字伏笺爬，律韵新编好把拿。
宦外抒情吟野性，朋前仗酒觅诗华。
闲来拾趣成词瘾，忙里偷闲作苦涯。
自识文心多愧彩，羞赧一句共灯花。

中秋赏月读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杂感

更深欲睡解衣迟，贪赏清辉满院池。
垣壁交横疏竹影，夜莺间杂野空啼。
生来性爱月明净，职去神思苏子词。
何怨闲人无以乐，孤身对影两相知。

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夜作感怀

诗书常伴慢图名，仔细敲章共旦生。
星夜披衣为一字，身心伏案虑三更。
烟云过眼当珍重，世故忘怀莫惦争。
何叹女娲闲石怨，无须赏识也挑灯。

注：女娲闲石：宋朝词人辛弃疾《归朝欢》中有句云“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据《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彩石以补苍天。可其中的一些五彩石却被投放民间，闲置不用。

游抚仙湖

清波碧海憩烟萝，浩瀚晶盈客串多。
水底荒城迷古信^①，湖边糠蕨煮新说^②。
泛舟回望金钟胜^③，挪步坐谈肖石何^④。
拂蔓登阶观壁篆，微言挺秀一方哦。

注：①二00五年，一位叫耿卫的，在澄江县披露了他近两年来的水下考古发现，初步探明抚仙湖水下有一古城遗迹，疑古滇国城池。二00六年六月国家在抚仙湖先后进行了两次水下探秘。②鱼的一种，叫糠蕨鱼，为抚仙湖独有。③抚仙湖禄充村玉笋山，状如金钟。④传说天上有肖、石二仙，因慕抚仙湖的清澈明净，遂驾云以游，陶醉久之，便抚肩化为山石，抚仙湖也因此而得名。



游原逸圃乡政府旧址偶作

(一)

闲衙人事几痕留，历却沉浮念旧游。
故里乡音仍畀敬，府门标语已斑斑。
曾经苦乐司权处，未失桑川作浪投。
为有当年多奋斗，邀朋一饮答情酬。

(二)

旧梦依稀伴壁痕，青春此处几浮云。
荷锄平地开基建，垒石支锅克苦辛。
越岭翻山规远治，走村串户为乡民。
曾经多少痴情事，回马沉思作叹吟。

感 时

步野观光自在身，秋风似作壮歌吟。
残荷筒影摇芳信，败柳疏条舞盛琴。
旧韵虚腔已梦断，新元丽景入时惇。
神州何处无欢爱，阔斧清源腐色沉。

秋 游

独步郊原赏野秋，轻寒渐去暖回流。
金风熟稻成香颂，体格经霜作壮游。
露冷衣单何所惧，心宽怨浅应无忧。
疏狂我辈歌丰盛，陌上乡音挽客留。

访战友

音信杳无三十年，军中一别梦中圆。
闲思聚散山河阻，念挂欣忧世冗缠。
但记边关共克寇，难忘秋雨夜潮寒。
重温旧事丹情在，抱得升平慢入眠。



中秋抒怀 (外一首)

文赵明华

其一

每逢佳节倍思亲，月到中秋分外明。
信息时代互联网，天涯海角可视频。
食指触屏寄问候，电波穿梭传亲情。
推杯换盏人将醉，你敬我回难违命。

其二

一轮明月照夜空，四世同堂喜相逢。
月饼果品尝不尽，遵循传统先供奉。
晚风习习心身爽，其乐融融情意浓。
今宵欢乐嫌夜短，意犹未尽连梦中。

其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曾经昔日青少年，转眼已成白头翁。
人生苦短须珍重，老来哀叹悔无穷。
拼搏进取事竟成，春种秋收五谷丰。



其一

时光流逝不停留，结婚转瞬卅春秋。
暑往寒来超万天，青丝白发已一头。
回顾历程也欣慰，自感幸福伴左右。
要问相处何良策，坚持八互方长久。

其二

走进围城有苦乐，顺其自然别回首。
夫妻有为责任重，平等善待勿苛求。
能忍则忍少抱怨，人和家和多宽厚。
婚姻家庭须经营，莫到破裂闹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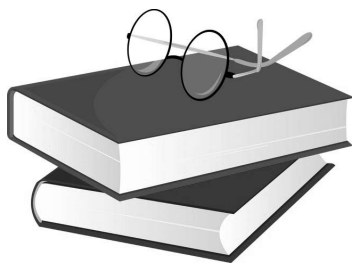
其三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结秦晋情意稠。
执子之手同风雨，与子偕老长相守。
贫穷富贵永不弃，相亲相爱百年后。
今生有缘成连理，来世再愿配佳偶。

注：八互，即：互敬互爱、互谅互让、互勉互励、互帮互学。

也说读书

文/付伟



书于我，就如同阳光、空气，不可或缺。

我的在校学习经历，却很短暂。扒着手指就能算清，小学七年，初中三年，师范三年。十八岁多点，就参加工作，去了一个叫伊拉黑的小村教书。越往后，感觉书读得越来也少了，很是心慌。

五岁以前，我从未看过什么书。童年唯一有色彩的，是偶尔睡觉前母亲的一两个民间故事。这足以让我浮想联翩！甚至许多情节能在睡梦中出现、演绎，是那么真实。剩下的，便是跟随父母整日整日地在农田里忙碌，放牛、背柴、割草，泉水的叮咚，山鹰的嘶鸣，巍峨的大山，葱郁的树林，给我更多的感受是生活的不易，日复一日的枯燥。天空变幻莫测的云彩，云彩消失的远方，却给了我无限的憧憬。快六岁，从母亲的口中听到我快上学的时候，我确实很是兴奋和向往。于是，每天晚上都纠缠着大人教识字。老屋的门黑黑的，背面就是我的黑板。还没上学，简单的文字我已熟悉。

估计着开学时间到，我就独自去了学校。

踏进校园的第一步，就迷上了这个地方。学校在小村达左的最高处。一溜的平房，青砖灰瓦，走廊上，是一色两抱粗的大红圆柱。站在校园里，就能远远地看见圭山，那个阿诗玛的故乡，彩云环绕，底色如天空一般湛蓝。校园里有一棵古老的桂花树，枝丫分散着向天空伸去，遮蔽了大半个校园。开花的时节，整个小村，都浸润在一片淡淡的清香里，确谓“花团夜雪明，叶翦春云绿”。其他的地方，零零散散地长了许多

的喇叭花、六点花、月季花，它们自由地生长着，或旁逸斜出，或兀然独立。并没有人修剪枝叶，施肥除虫，却一年四季都花开不停。闻香而来的蜜蜂、金龟子、山知了……又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玩宠。甚至，连校园边角的地方都长了许多的黄泡、拐枣树。一年级的教室在小学的最左边。可惜的是，我不满六岁，一年级必须六岁才收。但学校老师告诉我，今年要第一次招一批学前班的学生，老师还没来报到，可能一个月以后老师才来。我哪等得这么长时间啊。于是，从此以后每天早上一年级门口就总会站立一个拿着一本小楷、一本算术和一只铅笔的小孩。记得大概是站了一个多星期后，老师把我叫进了一年级教室。我记得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学的是汉语拼音“a、o、e”，再往后，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呵呵，我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

再往后学的是一个词语，一句话。那时的想象力可真是惊人呵，读到“果园”，我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偌大无比的果园，满山的果树，红红的苹果，黄黄的梨子，馋的我直流口水。读到“小溪绕山腰”就会想，假如我们也是这样就好了，牛儿吃着青草，清清的小溪环绕山腰，我就无忧无虑地捉鱼，不必考虑牛儿走丢或吃不饱。

左盼右盼，终于把学前班的老师等来。新老师姓尹，全名尹文学，二十岁左右，瘦高个，有一个高高的喉结，戴副茶色的眼睛。也不知道学费多少，当天吃午饭的时候，跟母亲要了五元钱。到了学校，尹老师在办公室看书呢，我战战

兢兢地把学费交给他，竟没吱声。他看了我一眼，问：“你父母呢？”我更吓得不敢出声。后边他说：“学费是七元五毛，你的学费不够。”记得我是哭着从学校离开的，六岁多的我，对钱数还不太明白。只知道，如果老师不收钱，是读不了书的。我哭着回到家，但哪去找母亲呵，母亲早去干农活了。我又哭着回学校，好在堂姐在读四年级呢，她跟几个同学凑了二元五毛，终于把我的学费交了。

每个学年分两学期，我偏爱下学期的语文课本。说起缘由来，是感觉下学期的课本距离我的生活更近些，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封面上都会有如燕子、柳条、花朵、绿草……春天到了，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下学期的课本会有落叶、枯树啊，看看就恼人。就像提醒我，农忙来了，放学回家，多半是先帮大人们干会儿活，再自己解决温饱，日子很是辛苦。

尹老师每月的工资是七十二元。每个周末，都会看见他用自行车托着大米和土豆来上课。我庆幸刚入学就遇见尹老师，他书教得很好。课余，会带我们去到我们熟悉的山林、草地。在高高的山岗上，伴着呼啸的山风，教我们唱歌，跳舞，《娃哈哈》《长江之歌》……

尹老师是一个文青，他有一把吉他，棕色的。老师很守时，每次上课都提前进教室，印象中却迟到过一次。那是二年级的时候。记得先是大姐姐来找尹老师，穿着花裙子的、很漂亮的大姐姐。我们像见到外星人一般把她带到尹老师宿舍，后来又走了。那天，尹老师迟到了。我在教室里坐立不安，老师不来，我喊不了“起立”。老师来了，情绪低落，眼眶红红的。教室里静得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气氛压抑得很是难受。后来听其他老师说那是尹老师的女朋友，还有什么更好的前程，什么分手了之类的，听得我似懂非懂的。之后，许多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弹吉他，反复地弹，反复地弹。我也听不懂，依旧和伙伴们在草地上摔跤，

疯跑，偶尔，缠着尹老师教我们唱歌。

三年级，我们写了第一篇作文，题目不限，内容不限。第一次写作文，我们都不知所措，作文是个什么东西呀，谁都不知道。班上有一同学叫付云峰，家庭条件在当时算好的。老师布置好，他就从书桌里拿出两本《作文选》，得意地在我们面前炫耀着。其他的人，包括我，哪见过什么《作文选》啊。那时的我，读的最多的，就是哥哥们的课本，小学的，初中的，甚至高中的，除此以外，就是小人书，什么《海灯法师》《高山脚下的花环》……还有两本黑糊糊的《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但就是这些书，我也看到入了迷，随着书中那些人儿高兴，失落，愤怒，流泪……甚至很多情节，会随着我入梦。还是接着说老师布置的作文吧，写什么呢？怎么写呢？我可谓绞尽脑汁，却没有任何思路。我老是想付同学那两本《作文选》。想看看，作文到底是什么。可这家伙小气到家，把书攥得紧紧的，下课都捏在手里。最后，他说，看在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份上，给我看两个字。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两个字也是《作文选》的两个字呀。这家伙把书抱在怀里，蒙的严严实实的，我真就只看见两个字——“深夜”，我多瞄了一眼，多看到了一个逗号。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付同学就开始抄《作文选》了。我却冥思苦想，“深夜，深夜，深夜……”深夜有什么呢？！突然眼前一亮，我的母亲每天不是都忙到深夜么！于是，我飞快地写起来：深夜，我从梦中醒来。看见妈妈在灯下缝补衣服，我问妈妈：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妈妈说：明天天冷了，我赶着给你把厚衣服缝补一下，顺带给你做双鞋……我写了篇半。到了老师讲评作文的时候，先念了我那位同学的作文。好家伙，这位同学全篇照抄，里边说道：深夜，我爸爸回到家里。我问他去哪里呢？爸爸说，他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真累。结果可想而知，大家都知道，他哪有去北京出差的爸爸呀，他爸爸在瓦窑上烧瓦呢！被老

师数落了一通。老师又念了我的作文，念到“深夜”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像做了贼似的，生怕被老师说我也是“偷”来的作文。结果喜出望外，老师表扬了我的作文，说什么有真情实感。我的心里甜得像吃了蜜糖。于是每次写作文，我都要下很多的功夫，也都能得偿所愿地得到老师的赞赏。这个习惯，一直从小学延续到初中，到师范。

五年级，我离开那个小小的可爱的校园，去了镇中心小学。下学期，学校图书室招管理员，我幸运地进了图书室，成了图书管理员，第一天，我拿到了这辈子第一本课外书《木偶奇遇记》，为什么选了这本书呢？是因为在三年级的时候无意中在作业中看到这么一个书名。那时就想，去哪找这本书看呢？而后，看了许多，什么《皮皮鲁和鲁皮皮》《十万个为什么》……六年级，直至初中，我就很少看课外书了，成天就是围着作业，课本，看见过一句话：人从出生就一直在走向死亡。都忘了是谁说的。我被这句话吓得够呛，心里多了一根紧绷的弦，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到了学习中。

初中毕业，我选择读师范。三年师范，我钟情的，依旧是书。更多的时间，就是看书，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图书室、阅览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只要是想得起来的，都要借来看看。都说自学考试很难，我倒没觉得什么，除了第一次保守地只报考两个科目，以后的每个学期，我都是报考最多的四科，每次都顺利考过，三年级，就拿到专科文凭，到了三年级，就开始四处投稿。除去邮费及纸费，每月四、五十的稿费确实提高了生活水准。

现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回头想想，这人吧，只有理想，是不切实际的，毕竟，生活总要柴米油盐。但如若只知道吃喝拉撒，又浑然无味了。倘若通过书籍穿越时空的界限，洞悉他人的心灵，虽不能成什么作家，诗人，若能更诗意的活着，心存温暖，也就再好不过。

所以，书是一定要读的，无论何时何地。

阿庐大地的诗意呈现

文
黄
光
平

——从泸西作者现代诗集《行走在阿庐大地上》看地域乡土写作

贴近大地，和大地在一起，为大地欢喜和忧伤，是泸西诗作者的写作立场、写作姿态，也是他（她）们诗意行走在阿庐大地上的生命姿态。泸西诗作者现代诗集《行走在阿庐大地上》，男男女女16位作者，青青葱葱60后到80后，林林总总近300首诗，仿佛用一朵朵小花，组合、幻化并呈现出了一片诗意盎然、风情万种的“花花世界”，令人赏心悦目。在朴素中闪现灵动、豪迈中突显生机的传统意趣与现代情韵，诗作者对“高原至美、花荟泸西”的致敬，让阿庐大地上的乡土写作，有一种内心被“春风吹遍”的感觉。

“阿庐”是泸西的古称。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一的“阿庐部”曾经称雄滇东南，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相对一个县而言，如红河州泸西县写诗的作者以这般繁盛而清新的“诗群”阵容集体亮相，并且安静而执着地把生身母土——阿庐大地作为抒怀背景，乃至用这片土地上的事物充盈诗歌的筋骨、气脉，有着不可忽视、无法抹去的存在意义。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了你的村

相，并且安静而执着地把生身母土——阿庐大地作为抒怀背景，乃至用这片土地上的事物充盈诗歌的筋骨、气脉，有着不可忽视、无法抹去的存在意义。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写了你的村

庄，你就写了世界。”这个世界上的泸西，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作者心里，就是村庄，就是母亲，就是幸福俯拾皆是，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作的人世间。在泸西诗作者洋洋洒洒，如春花雨露般纷披阿庐大地的诗行中，诗与乡土，诗与爱情，诗与心灵，诗与人生，因滤尽了喧哗与骚动而悄然超凡脱俗，因被古老的阿庐大地滋养、感染和触动而破茧飞翔。

“大地”是一个沉稳的词。泸西诗作者行走的阿庐大地，隐喻的是宽厚、阔大、质朴和不尽生机，是爱恨情仇交织的大地，是人间烟火，是他（她）们用诗歌泣血歌唱与赞美、用心灵虔诚呵护与敬畏的生命场。泸西16位诗作者在阿庐大地上的行走，虽然姿态各异，思绪有别，但情怀真诚，情感丰沛，诗意斐然，他（她）们的诗有的如青草上晶莹的露珠，有的如三四月间争妍的桃花梨花，有的则如秋风中疗养心灵的气息，弥漫着乡土的芬芳，融汇了心灵的痕迹——

在阿庐大地上，陈云宏“愿意服从于任何一粒尘土的命令”，像如“风”的一匹骏马，在“汗水滴落土地的瞬间/砸开的美，与破碎的疼/比谷物的金黄光亮”；“在玉皇阁的怀抱安睡，在她宁静的臂弯/一阵风，便足以把心浸入水晶”（《玉皇阁的抒情》）。乡村公路对于陈云宏而言，无论走出走进，连着希望，亦连着梦想，是走出群山，回归乡里的必由：“它像运送丰收的庄稼一样/把我运往县城，再运上遥远的求学之路/它像坚强的父亲，也像勤劳的母亲/那时，它连着下半辈子的幸福生活/连着光宗耀祖的好日子”（《乡村公路》）。

在阿庐大地上，程永和的心始终眷恋着故乡。即使离开，想念也是幸福的一种。正如程永和的《怀乡》：“故乡是岸/我是一叶轻舟/……异乡是港/常留下我漂泊的身影/却找不到我的泊位/……乡音在酣眠中传来/小河在乡思中流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活是那么自足、自在、自得、诗意、圆满，条件只有一个，那就

是故乡。

在阿庐大地上，崔琳的诗，自是一派情思绵长的风景。崔琳的《夜雨情思》，乃至在“夜色中”的“伤”与“念”，要么“随风而逝”，要么“唯只记住/当初水月镜花的模样”。爱的无奈，抑或无力，只落得回望时的一声叹息，比一把刀子插入更令人疼。谁说伤心伤肝的爱不是这样，诗歌之外，谁也难逃人世的庸常。尽管如此，崔琳“喜欢在寂静的夜晚想你”，虚拟“曾有一个城市在等待”，这是现实“无奈”，但理想“完美”的爱情，是行走着的爱之足迹的心语表达。崔琳的诗《母亲》，“场景”直观，但“背景”沉郁，母亲在风雨中徐徐张开的伞，何止只是一把“伞”，于儿女言，母亲本身就是时常遮挡住风雨却“濡湿了双眸”的一把伞，所以崔琳才有了那承恩于母爱的自省：“母亲啊/从青丝到白发/你为我苍老了容颜/从挺拔到驼背/你为我佝偻了身躯/多想让你静静的坐进摇椅/让我和女儿/惬意地轻摇”。

在阿庐大地上，耿迁虔诚执着于诗写老师、校园、火把节、春耕、父亲母亲，写自己俯身感恩的阿庐大地上的事物，心贴得很近。如写父亲《春耕》和写母亲的组诗《母亲的诗歌》，赋予了人和土地饱含热泪的诗情画意。任何一片土地上的庄稼，都是有诗意的，其本身就是人与土地默契合作而耕耘四季，并以庄稼感恩、鞠躬的方式发表温暖生命的诗行。

在阿庐大地上，何微采撷的诗花，朴素，清雅，但不乏惊艳。何微面对平凡的田野，为世界悄然打开一扇诗意的窗子，来一次甚或一生“与鲜花美丽的约会”，这是令人艳羡的。因此，“一盘盘金黄/是一个个爆开的笑脸”（《向日葵》）；“那一天/你阳春三月的白/让我灵魂的白/盛开出一缕幽香”（《梨花白》）；“我和春天来了一场赛跑/跑着，跑着/脚下已踏着粉粉白白的花絮”（《春天的尾巴》）……这样美丽的诗句，是一个诗作者在大地上若有所思的淡淡的

忧伤与哀愁。

在阿庐大地上，黄保仙的诗写纯粹，质朴，自信，意象明朗，犹如山溪般潺潺歌吟的清澈，抚慰心灵，让人舒畅。“今年夏天/我又买了一条碎花花的裙子/穿在身上特别漂亮”（《妈妈，我想对您说》）。“一条碎花花的裙子”，是一种“碎花花的情结”，正如盛开在阿庐大地上一朵朵千姿百态、烂漫无涯的“碎花花”，漂亮的不仅只是穿在女儿身上，还纷披于逶迤的大地，尤如泉流飞瀑、跳珠泻玉般的诗行，让泸西的美以“告慰”的仪式豁然展开。黄保仙的诗，一开行就能抓住心眼，如《龙鱼怨》首行：“你纵身一跃”，《我曾在春天遇见你》首段：“有一种爱/叫做不可理喻/把心灵撕开/说不出动人的话语。”对亡友的痛惜，黄保仙的诘问像是泪水磨亮的刀锋：“难道你的坟茔/能赛过你美丽的笑脸？”（《祭亡友》）。令人怆然，直抵心灵。这是诗的力量。

在阿庐大地上，蒋惠云才气优雅，才艺缤纷。书法绘画摄影写作聚于一身，并不冲突反而互惠的兴趣爱好，蕴积了其个性明媚的风华气韵。读蒋惠云的诗，有一种读心的感觉。也就是说，蒋惠云的诗是心语，她是一个被诗意萦绕着的女子。蒋惠云在泸西大地上的行吟，对故乡、对亲人的爱，用情至真至诚，可谓诗花摇曳，异彩纷呈。她丰沛的心灵一旦打开，就有无边的诗意呈现。当然，在蒋惠云的诗中，除了欢欣，亦有疼痛，这也是一个诗人所应有的真性情：“谁的心里流淌着一条小河/清灵的河水浸湿了心扉/多么欢喜啊/潮湿的心窝还能知道疼痛”（《心里流淌着一条小河》）；“青春，原本是一首泣血的诗/痛着，也快乐着”（《青春，是一首泣血的诗》）。由此可见，诗是痛苦的产物，更是快乐的产物。

在阿庐大地上，李丁方的《语法课》视野独到，诗意盎然。在别人看来也许抽象的名词，经过李丁方的“匠心”建构，就能触及亲切和

柔软。同样格调的《关于黑白》《我和我的粉笔》，仿若把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竖立成一道有节奏的风景，让人能从黑白看见庄重和纯洁，能从粉笔灰看见雪花飘。李丁方在《火》中写道：

“每个人/都有两朵焰‘火’/一朵向外/照亮前途/一朵向内/温暖心灵”。这是充满正能量的“燃烧”和“闪烁”，身为师者的李丁方，一定是怀着这两朵“火”，诗意前行。

在阿庐大地上，李唯波对泸西的热恋，融汇了荞酒的热烈，老东山的峻拔，白水库的深邃，黄草洲的斑斓，她“以诗为马”，从坚硬的现实突围出来，于闲暇时纵情驰骋于充满诗意的理想世界。李唯波的心境是明丽的，从她的诗中可以洞见性情中人的开朗，直率，正如《恋歌》畅开心扉的坚守：“亲爱的/今生今世/尽管道路阡陌纵横/坦途坎坷/我若是被什么磕碰/不论摔倒多少次/倒下的方向/一定朝着你的大地！”

在阿庐大地上，唐贵仁作为一棵树抑或一株草的生命形态，一路风雨飘摇到这个季节，所要遇见的世道人心一样都不会少。难能可贵的是，唐贵仁尚葆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姿态，虽然“从未在意花开花落”，但他的诗不仅有意，还有情，还有对生活的认知，对生身母土的诗意发现与张扬。比如：“沏一壶老茶/在梨树下慢慢等你。”有如此心境的人，哪怕“那一抹念想/在微凉的指尖悄悄盛放/你那一眼回眸/注定我一生的守候”（《约你梨花开放，等你踏香而来》）；比如：“而我站在诗边缘/跟早霜对话”（《站在诗的边缘》）；比如：“宁愿守着一个草垛/默不作声”（《在数九的日子里》）。发现诗意，在诗意中生活，也许是寂寞的，而寂寞中的幸福对诗人来说是多么稀奇。

在阿庐大地上，方国祥的诗诚如“随手捡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手，要么是一块石头，要么是一块金子，把这个“东西”扔出去，也许会在空气中擦出好听的声音，会在落水时荡起幸福的涟漪。如《光》：“在迷茫的世界

/我看到一点光/远远地亮着/那是爱我的人/为我点亮的心灯”；再如《夜色》：“不一定要有光/更不一定要有彩色光/深沉的夜色同样让人回味/只要有爱”。这是方国祥诗歌的魅力。短小精悍，点到为止，只要以诗为翅，就有飞翔的天空。

在阿庐大地上，王玉芳的诗透彻着灵秀于心的意绪和气质。王玉芳长短的诗和诗句，意象凄美而不失纯净，语言凌厉而不失温馨。花枝摇曳、草木临风的表达方式，于苍凉处让人有柳暗花明的愉悦。她在以《失》为题的诗中写道：

“被春天所伤是迟早的事情/谁又能抵挡她们如此浓艳的召唤”；而另一首《秋天和秋天》，她的诗意发现正如人生不经意的一次邂逅：“秋水哀艳着/寂寞的桥头，枯叶像一串深长的叹息/一地残荷是天空写下的疑问句”。王玉芳的诗意境空灵，自由奔放，耐人寻味。读她的诗，有时如若惊鸿一瞥，已然生发回眸百媚的心境。

在阿庐大地上，杨俊的目光跟着诗心走，诗心牵着目光走。杨俊一路走来，性情依旧，文采飞扬。杨俊满怀激情和真挚的诗歌，洋溢着泥土的芬芳，山花野草的气息。杨俊数量不菲的作品，诗语深沉而又明快，情感丰沛而又内敛，历史在诗中鲜活，山水在诗中焕彩，母亲在诗中永生，爱情在诗中眷恋。读杨俊绚烂多姿，悸动心颤的一首首长歌短句，不仅有“笑相遇”的美好、温暖，亦有邂逅报春花朵沁入心脾的好心情。

在阿庐大地上，杨乔芝的诗行意境清新，散发着别具一格的“芝兰”之气。杨乔芝诗歌的意蕴宛如一个人置身空旷的大地上或苍茫的暮色中，看归鸟投林，荒草摇曳，莫名的泪水慢慢会浸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但这样的忧伤只是一些诗中的感觉。杨乔芝的诗亦不乏火一样热烈：“喧闹的飞瀑/跌宕出一树热情/汇成浓烈的相思/让绿叶醉成高粱的火红/将满心的失落/盛开成紫色的梦”（《三角梅》）。

在阿庐大地上，曾波亦是一位情怀故土的诗

作者，曾波的诗不晦涩，不故作朦胧，清新自然、潇洒流畅。有情怀的人、有情怀的作品，才会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诗歌才会常吟常新。曾波对故土的热恋，在其诗中得以快意挥洒。

在阿庐大地上，张兴泰的诗意行走与呈现，是一种“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价值体现。张兴泰的诗，始终以他生活的阿庐大地发生着亲密关系，沉淀着对社会、对生存、对人性、对生命的个性思考。在张兴泰绵延不绝的诗写中，没有哀婉的个人独白，没有春恨秋悲的小情调，对故乡的山水物事尽抒大情之爱。正是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凭着几十年岁月无情的鞣染，张兴泰才得以在阿庐大地上行走出一串又一串闪光的诗行。

泸西诗歌作者在阿庐大地上的乡土写作，让我确信，人是诗之本，诗是人之光，阿庐大地是诗意的作坊。也许，《行走在阿庐大地上》的诗行，只是泸西16位现代诗作者在岁月和生活中掇菁撷华的一片眷爱，在他（她）们寻求突破的孜孜行走中，可能转过一道山弯，翻过一个山丘，就会发现意料之外的风景，抵达陌生的意境，采撷到动人心弦的诗句，为阿庐大地呈现更具有“本土质感”的诗情画意。

阿庐大地是一片诚恳的大地，这片大地上的诗人是一群诚恳的人。一片有本土诗人热爱和诗歌滋养的大地，同样会萦绕无穷的诗意和魅力。愿阿庐大地不只是诗意呈现的大地，还是“诗意地栖居”的家园。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红河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平生甘为一书痴

文耿迁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执着而虔诚地坚守那份爱，痛
并快乐着，不管能否修成正
果，亦无怨无悔，直到永远。

——题记

这次参加县文联举办的《行走在阿庐大地》诗集出版座谈会，弥勒县知名作家梁刚老师，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用朴素的语言，对文学创作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我本人来说，确实受益匪浅。梁刚老师讲到：文学创作的源泉，来自大量的阅读，这一点于我来说，是有所共鸣的。

我天资虽然迟钝，但我是一个爱读闲书的人，也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一直做着文学梦。这个梦，寄托着父亲的期望——记得我第一次踏进学校，是父亲拎着书包，牵着我的手送我去的。我的启蒙老师让我把手绕过头顶，摸一摸耳朵，摸到了，就能入学了。老师收下了我，问父亲：“你家小娃叫什么名字？”父亲回答：“叫耿迁，司马迁的‘迁’”。我当时肯定不知道司马迁是何许人物，父亲也没跟我讲过。现在算是明白了，父亲给我取名耿迁，是希望我从小就好好学习，长大能成为司马迁那样博学笃实的文学大师。如今想想，也许是自己天资愚钝，也许是功夫不到家，或许二者兼之，今生要想修到那等正果是不可能的了，只有辜负父亲的殷切希望了。

喜欢读闲书，应该说是受外公和父亲的影响。外公在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是村里的业余风水先生，村里有个红白喜事，都找他瞧日子，看墓地，做这些都是不收钱物的。外公藏有些许小说，铅印的《说岳》《三侠五义》，还有民间刻印的《白扇记》《唐王游地府》等。父亲文化不高，只读到初小，但爱看闲书，一有空就看

《连环画》和小说。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度过的，在家里翻看父亲的连环画，到外公家就翻看外公的小说。当然，那时识字少，主要是看插图。家庭的影响，我养成了看书的癖性，扑克象棋什么都会，业余时间总抱本书在看，由于这样，村子里的人叫我“书呆子”，学校里的同事赐一雅号为“书痴”。

二

我真正接触小说和诗歌，是在上职中的时候。1983年我初中毕业，按中考分数我完全可以录取在普通高中，恰巧那年泸西县创办职业中学，校址设在白水库旁的原泸西县良种场。我就糊里糊涂的被录取在职中。刚进职中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白水库管理所一位姓闫的大伯，这位大伯有好几本小说，我就向他借来看，我接触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侠女奇缘》，就是向他借的。

在职中的三年里，正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大师横文学界的时候，《射雕英雄传》《白发魔女传》《冰川天女传》《七剑下天山》《江湖恩仇录》……可以说武侠小说满天飞。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同学们省吃俭用省下钱到县城里租来看。一个同学租到一本，常常大家传着看，今晚轮到你这里，明天早上就有人追着你要看，所以拿到一本小说，常常就用手电筒照着，在被窝里通宵达旦的看。就是在上职中这三年，我有幸读到张志民的诗集《祖国，我想对您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集《柳德米拉与鲁斯兰》，这些都是文学艺术极高的作品。

“主宰我心灵的女皇，我的美人儿，
在这黄金般悠闲的时刻，
为消解您的孤独和寂寥，
我聆听时代老人的轻声诉说，
然后以我忠诚的右手，
为您写下这部古老时代的传说。
请收下我这戏谑的劳作！
我不奢望得到任何人物的奖赏，
对甜美的希望已使我足够欢乐。

只盼少女们带着爱情的战栗，
能偷偷地读一读，
我这被人视作罪孽的歌。”

这是《柳德米拉与鲁斯兰》的献词，读来感觉很享受，很令人神往，至今还能背诵。

三

职中毕业后，我沦为落第书生，成为了社会的最下层人物农民，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落魄的时候，总觉得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唉！有首打油诗这么写道：

秀才一百莫欢喜，
三个贡生七个举。
四十五人贫贫过，
四十五人苦登提。

我应该算是“苦登提”这类吧，在这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煤窑上打工，为排解寂寞，我读完了《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

1989年8月份，喷泉小学的一位代课教师考取了民代中师班，需要补充一位代课教师，当时的老校长刘祖红老师向村公所领导建议，号召本村公所的高中生报名，通过考试录取。碰到这位正直的校长，我才有幸成为一名代课教师，应该说，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六年的代课生涯里，忙着自考中师毕业证，忙着报考民代中师班，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外，业余时间不得不抱着书本复习。村里的人在背后议论：“这个书呆子，整天就会抱本书看，这么大岁数了，还不会找个小姑娘吹吹牛，怕是不会要媳妇啊！”。

1995年，我考取了民代中师班，在读民师这一年，我购买了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买了《孽海花》，读完《西游记》和《红楼梦》。

四

开始动笔写文章，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当时看到《泸西报》有一小块版面叫《荷塘》，

专门刊登诗歌、小说、散文等纯文学的文章，我写了一首诗《大山深处的耕耘者》投稿，想不到还真的发表了，拿起报纸一读，才知道是编辑老师修改后才发表的。拿到了8元多一点的稿费，心里高兴了很长时间，这首诗算是我的处女作。

《泸西报》停刊后，不知道纯文学的文章投向何处，就很少动笔了。有幸与《阿庐文化》邂逅，我投了一首律诗《丰碑》，竟然也发表了，从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在《阿庐文化》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走在文学的道路上，我要感谢泸西县原文联主席杨俊老师，说实话，是他把我引上文学道路。记得第一次到《阿庐文化》编辑部领稿费，才认识杨俊老师，他对我说：“耿迁，你的文章写得好，以后继续写！”并且送了我一套《红河州少数民族文学获奖作品》。这样的鼓励，对于一个道行尚浅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就像莫言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学需要鼓励一样。我算不上千里马，但杨俊老师绝对是伯乐。我发表在《阿庐文化》上的文章，其实都是经过杨俊老师修改过的，用“为他人作嫁衣裳”来形容编辑工作，是恰如其分的。还要感谢《阿庐文化》原编务宋锦，把我加进了《阿庐文化》作者QQ群，让我认识了很多文学朋友，在文学上为我搭建了一个学习平台。

文学使我简单，行走在漫漫人生路上，霓虹万盏璀璨，最终守护的也只能是一盏灯；茫茫三千弱水，最终也只能沾一瓢而饮。高官厚禄，既然与我无缘，我又何必去想期盼；扑克麻将，既然不会，又何必去学去爱。就像梁刚老师说的：既然爱上了文学，那我还要爱什么呢？文学使我善良。既然爱上了文学，那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去爱呢？

平生甘为一书痴，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有些阿Q，但于我来说，一生忠于一份事业，守护一份爱好，此生足矣！

蚕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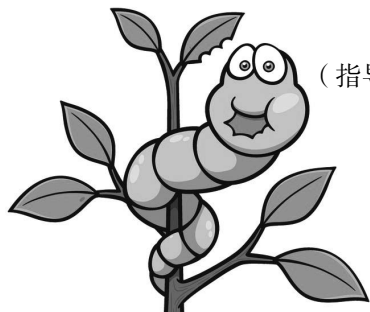
文/建设小学 四(2)班 陈宣卓

去年,我养了两条蚕,从蚕吐丝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做人的道理。

一天放学回家,我照例摘了几片桑叶喂蚕。我蹲在它的“家”旁喂它。咦!蚕怎么不吃桑叶,再看它的身子,也与平时有所不同,竟呈半透明!于是,我就忙去问我的“百事通”妈妈:

“妈妈,蚕怎么不吃桑叶,身子还变成了半透明,是不是生病了?”妈妈眼睛一转,说:“不是生病了,是因为它快吐丝了。”我半信半疑地等了两天。第三天傍晚时候,蚕竟然拉了一颗稀稀的、绿绿的排泄物。我大吃一惊,这怎么是丝呢?立马去问妈妈,妈妈说:“这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网上查吧。”我打开电脑搜索,突然,屏幕上跳出一个我满意的答案:蚕长到5.5厘米左右就不吃食,变成半透明,拉出稀稀的、绿绿的排泄物,说明蚕要吐丝了。我把蚕放在一块硬纸板上,蚕在纸板上到处爬,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第二天,它慢慢平静下来,从嘴里吐出细细的、白白的丝。它把丝一端粘在纸板一端,然后身子三分之二悬空,边吐边拉,把另一端拉到纸板的另一端粘上。看着它忙碌的样子,身体和人的手指一样灵活。你别看它吐出的丝很细,可非常牢固,如果你不用点力,还扯不断它呢。

蚕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洁白无瑕的丝,这件事让我明白:做人,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指导老师:周芬)



读书的乐趣

文/建设小学 五(5)班 梁誉丹

在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如理财、植树、画画、养花等等,这些事都让我增长见识,都让我留连忘返。但我认为读书才是最有乐趣的事。

记得有一次,爸爸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两套《百科全书》。厚厚的两大本,晕,我就丢在一边,找小朋友玩去了。摆了好久,爸爸发现了就对我说:孩子,要多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想:黄金很贵呀,想找到黄金,便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平时好多不懂的问题,在书里面都给了我答案,我一看便爱不释手,恳求爸爸陪我一起看,帮我解释不懂的地方。爸爸非常高兴,闲暇时间就耐心细致的陪我读啊读。于是这两本书就进入了我的卧室。起初,我读的很快,囫圇吞枣,大有不求甚解的味道。慢慢的,其中的科学发明吸引了我,我也想动手试试,想知道其中的奥妙。虽然工具齐备,说明书也摆在一旁,可我仍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一知半解,便半途而废。在我兴味索然的时候,爸爸鼓励我,叫我仔细读书,读懂书,看懂其中的道理,实验的步骤。爸爸耐心细致的教导,又点燃了我的激情。在我们的合作下,我做了好多有趣的实验,我的作品不仅受到了妈妈的称赞,还得到了外公的表

舌尖上的泸西

文/建设小学六(3)班 段哲

我的家乡——泸西，它是我生长的地方，不仅有阿庐古洞、城子古村等风景名胜，而且还有很多让人胃口大开的特色小吃。

先来品尝特色烧洋芋。烧洋芋是传承与创新为一体的经典小吃，土生土长的泸西人即使身居他乡，也时时惦记着这家乡的美味儿。特色烧洋芋做法与吃法都大有讲究。将一个个生洋芋放在木炭火上烤，烤熟后用小刀把皮刮去后从中间划成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取其中一半蘸上特制的佐料，或可根据个人喜好把十几种佐料用小碟子搅拌在一起后手拿洋芋蘸着吃。有的皮层酥松，里层香脆；有的里外都面乎乎的，香甜粘牙，味道分外可口。尝过其独特风味的外地人常常竖起大拇指，说它是“小中见大”的美食经典，因此，每天前来吃烧洋芋的人络绎不绝。

什么？吃烧烤怕上火？没事，我带你去吃一碗“老砍刀”米线。“老砍刀”是一家米线店老板娘的外号，意思是卖东西要价高，好比刀子快、宰得狠。20元一碗的米线，竟然还不少人争先恐后的去“挨宰”，仿佛去泸西不挨这一刀，就像到了北京没去过长城一样。老砍刀米线让人一看就垂涎三尺，将米线用熬制好的高汤连同鲜肉火腿丝等在小锅中煮熟后，再放入葱花、盐等调料后，就可以吃了，米线尝起来嫩滑可口、咸淡适宜，吃完后，再喝一口鲜美无比的汤，真是人间的一大享受啊！

现在的人讲究养生，羊肉可是最温补的。来到泸西，怎能少得了羊汤锅呢。羊汤锅是家乡美食中的“王牌”，选用的是本地阉过的壮羊，宰杀后用沸水褪去身上的毛，开膛洗净内脏，用火燎去羊头、羊脚上的毛，在炭火上烤黄后用锤捶碎内骨，最后把肚杂与羊肉一锅煮，无膻味、汤白、味浓、肉香，而且营养丰富。让人更叫绝的是，将煮熟的鲜嫩羊肉，放入用盐、味精、麻油、胡椒粉、辣椒粉、葱、姜、蒜等兑好的蘸水里泡一泡，尝上一口，香辣味直入心田。特别是冬天吃，你身上的寒冷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哎哟，快擦擦你的口水，还有荞粑粑蘸蜂蜜、东山火腿、高原梨，都还没说呢！

舌尖上的泸西——家乡的味道，永远在我的记忆里！

扬。爸爸说，看书就要看懂，只有看懂了，吸收为自己成长的营养，今后才能茁壮成长。把书上的东西学以致用，那就是取得黄金了。喔！我这才想起，爸爸说的黄金是知识而不是可以买零食的黄金。

于是，书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好朋友。慢慢的，我又让爸爸给我买了四大名著，我看得如醉如痴。我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含泪下九泉而打抱不平，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调皮而开心，为《水浒传》中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豪情而激动。我好像整个人都进入了书的世界。妈妈叫我吃饭也没听见，惹得她亲自送到书房来给我吃。接着我又看了《安徒生童话选》，遨游在书的梦幻世界里，好像眼前闪现出皇帝一个小时换一件衣服，炫耀地走在大街上，结果被人们嘲笑一番的场景，我好像看见丑小鸭因为难看，被兄弟姐妹欺负，委屈离开亲人们，独自漂泊，受到不同的伤害，可它仍怀有一颗善良的心，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读书，让我明白，外在美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美。

我天天陪着书，书天天伴着我。书，给予我们知识与智慧，也带给我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指导教师：张忠梅)





比想象中更美的地方

文/泸西一中 高二303班 段程曦

阿
庐
文
化
·
校
园
内
外

阿庐文化2016年第4期(总第30期)

为什么人们总是想要到远方去呢？是因为向往。向往新鲜，向往自由，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那一方净土或许就在远方，或许就在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在我们自己心里……

近日有报道，在巴黎有那么一群日本人，他们手里携带着工具清扫异国他乡的大街。这是日本人的素质很高吗？那也不至于跑到他国的土地上表现吧？

原来，巴黎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圣地，每逢节假日，巴黎都是部分日本人度假的首选。然而，在他们心目中完美的净土，如今在环境上却不免让他们失望，整个巴黎度假或蜜月计划泡汤。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让追求极致和完美的日本人感到焦虑和恐惧，有的甚至出现了自杀倾向。就这样，日本人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圣地不受玷污，竟自发组织了一批人马，浩浩荡荡地奔赴巴黎当起了“雷锋”。

恐怕很多人是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的，然

而我对这种做法却是感同身受。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理之行。在去大理之前，我对苍山、洱海仰慕已久，在坐上车的那一刻，我的想象力似乎已经开始泛滥，心情像洱海的波涛翻滚，耳边响起苍山悦耳的松涛声。我想啊：洱海定是蓝天碧海，沙鸥翔集，锦鳞戏水，彩云翻飞，就连苍山的空气都像浪花似的温柔地翻飞，就像我全身的细胞一样欢呼雀跃。

“到了。”母亲轻轻地一句话却让我所有的想象瞬间凝固。“这是洱海吗？”我在心底无数次问自己。然而，现实确实是经不起拷问的。现在，只有那句时尚的网络语言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目光深处的洱海还算浩瀚，海水在蓝天的掩映之下也确实是湛蓝的。可眼前的洱海，我目光所及处，却是另一番景象：各种杂物漂浮在水面上，相互粘连，已经让人分不清有哪些垃圾品种，它们肆无忌惮地随着污秽的泡沫起伏，混沌，腥臭，肮脏，融为一体。

“哪有照片上那么美，那些摄影家都是骗人的吧？”我失望地看向母亲。“取景的角度不一样吧？”母亲似乎又想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安慰我这颗落差很大的心，“游人多难免垃圾多，晚上清理了就会不一样了。”我想母亲也想宽慰一下自己那颗受伤的心吧？确切地说，对于见识不多的我来说，苍山洱海绝不仅是一个风景区那么简单，它们，应该是我内心深处潜藏的圣地，像梦想那么圣洁，那么美好！而这些，就像一朵昙花，也曾美好过，或许是我错过了花期；又像一颗脆弱的水晶，美在一瞬间，不好好呵护，美丽便不复存在。

听说，这些年，大理的旅游业蓬勃发展，环境治理步伐加快。然而，我却再无去大理的想法，这不怪热情的大理人民，全是我的“心病”作祟。我切身体会过“日本人在巴黎扫大街”的那种心情，只是唯一不同的是，当我内心的圣境被玷污，表现出来的是失望，是愤怒。相比较，也许日本人的“实际行动”更值得倡导，他们从自我做起，用观念和行动去感化，去改变，大概就是所谓的“行为艺术”吧！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跨越国界，而我们只能隐忍着内心的愤怒，连呵斥“肇事者”的勇气都没有。或许，我们可以更实在些，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我们真的回避不了，呵护自己心中的圣境，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我的家乡一直让我引以为傲，阿庐古洞号称“云南第一洞”，阿庐公园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城子古村享有“小布达拉宫”的美誉，阿拉湖碧波荡漾……诸多美景，也让四海之内的游客趋之若鹜。可是，我们却很清楚，我们的环境治理力度还需要加强，公民的素质还需要提高，景区环境的管理远远不够。更细、更具体、更实在的工作才能打造出一个让中外游客向往、仰慕的圣地，让没来的游客憧憬、想往，让来过的游客留下美好的回忆，回味无穷，百看不厌。只有在细节上经得起考验，才能把我们的自然资

源以最完美生态的状态呈现在世人眼前，成为他们心目中比想象中更美的地方。

可是，遗憾的是很多人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前不久，和同学们结伴骑行，沿途看到很多市民到白水塘水库游玩，钓鱼的，宿营的，烧烤的……自发的旅游项目名目繁多。走近一看，遍地是纸屑、果皮、塑料袋及其他说不出名目的垃圾，有的还飘进了清澈的水里。雅逸宁静的白水塘水库变得喧嚣，环境遭到破坏，湖面不再清澈，鱼群不再欢畅，就连轻风也不愿光顾……昔日美景，一去不返。这场景与我儿时的白水塘水库迥然不同，那时她容光焕发：青山环绕，绿树成荫，湖水清澈见底，游鱼随处可见，天空飞鸟成群，宛若澄澈粲然的星河……

白水塘水库是泸西人民的母亲河，她在关键时期发挥着孕育生命、防洪蓄水、灌溉作物的重要作用，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大家旅游度假的圣地？不可否认，这确实是难得的美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正因为我们深爱着她，才不该侵犯她，骚扰她，破坏她。

无独有偶，我的家乡东山梁子以雾海、花海、林海闻名遐迩，成为很多旅游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喜爱的高原风光旅游胜地。那里群山连绵，山花烂漫，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远远望去，一座座绿得发亮的山脊掩映在云层中，若隐若现，好似仙境。走进山中，仿佛跌落花海，林海之中，花香欢呼着闯进你的肺叶，清洗凡世的尘埃，轻抚沾湿衣角的露珠。晨露的香气融入大自然，仿佛成了一棵树，一株花，一棵草，一滴露珠，或一抹尘埃。清香袭人，心旷神怡，人与这些树木花草一起呼吸，共享养分和阳光，感受时光在叶片上流转刻印在躯干里的年轮。

我是多么希望好花常在，好景长留。贪婪无知的人们警醒些吧，偷盗滥伐者的斧刃仁慈些吧，让我们呵护绿水青山像对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样仁慈，拯救那些即将逝去的风景，为人类留下一隅比想象更美的地方！

致流年里的自己(外三首)

文/泸源中学 163班 王春梅

些许时候
回眸着晨曦的韵律
从此挥手告别
蕾瓣纤纤
从此开出清纯的花
莫负了流年
步步踏寻的路程
辛酸，就此别过吧

再不会因烦乱
扰乱自己的心绪
亲爱的自己
以单行的翅膀
努力而飞

无端碎语
只是牵绊你前进的一步
为何不笑的更开心
作个心有海的人
在未来的陌路上
偶遇春暖花开
铺展开花的优雅



痛忍过后

终究成长了

灰红 白蓝交替着变
慢慢的 沉淀着 没有灰暗
又语着什么 又笑着什么
麻木已开出了花 活出了色彩

挣扎恐惧交织着变幻
灰尘扫进了内心 终究知道了
这竟因了什么 又何要牵涉

痛忍着过去的琐碎
围困了终究也是擦肩而过
痛忍着 是不是也就流失
便可摔碎 不要再去拾起

终有慢慢的不见 慢慢的不闻
直至 销声而释然
割舍下沉痛
再深的岁月 经不起任性
所涉的路 终究也要抬头行走

坚强着 笑着 便就遗忘了
当初无可奈何的伤痛
笑笑过后 你终究要成长
终究要安之若素

不情愿



听 啜泣而落的声音
铺打着旧时的尘粒
打开窗户
润入空气的雨弥漫进来
带着清香

它会轻轻的抚摸你黯淡的光
让你洗濯烦杂的心琐
借雨落的声音
遥望天空

许多的缘由
也会随雨的流逝而淡然
太多的在乎
也会变得无可奈何

铺落了
也就成长了岁月
放下了
也就坚强了
流雨 铺尘

这一刻的时光刚刚好
恰恰依在树的绿阴下
在不经意时
嗅到了不着调的气味
不情愿生长
所落幕的后果
便是腐烂而生
花的嫩 点缀着青春
诺的光 殷染着整片星空
轻响的征程声
不再留有半点流转
青踏着草的绿
浓郁的绿
不情愿的泛出无色的光
就这样被催着梦想的花开
不再知否
这一切 终究因了什么
总是不情愿的被流转
就这样的絮尾不断
不曾想 年少风情
也终被绿染
随草的柔软
不情愿的刹那 倾语



远去的龙潭

文/闻绘春



说起龙潭，有人可能就会想着水很深，很清，周围有很多参天大树，清澈的水从龙潭底汨汨流出，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成群游来，结队游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乡习甲村有三个大龙潭，两个小龙潭，一条大河和一条新沟。这“五潭一河一沟”，曾经就把我的家乡勾画成为一道美丽和谐的风景区。

龙潭也叫小湖，湖底有水自泉眼处流出，积水成潭，称为龙潭。龙潭水圣洁甘冽，哺育天地。邻村（上马村）有个四角龙潭，是我们村大河和新沟的发源地。四角龙潭也叫风龙潭，风龙潭水面青黑，深不见底，每当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时，风龙潭的水就会沸腾起来，潭底如狂风般“嗡嗡”作响，因而得名。风龙潭常年哗啦啦流淌着清晰透亮的水，这股水顺着上马村坝心河一路欢快的流下，到了坝闸，一条流向我们村坝心那条六十年代兴修的大河里，浇灌着农田，养育着小村庄世代代的庄稼人。一条绕着山脚溪沟流向我们村庄，沿途流过菜园地、秧田、窑房，横穿村中暗沟，流向村边荷花塘。

大河里的水清澈，痴潺。河中鱼儿肥美，河堤青草丰茂。有放牛的，放猪的，三三两两的孩子跟在后面，乐在其中，有趴在河边看河里鱼儿游来游去的，有拿着漏网蹲在河边时刻准备捕捉

出游的大鱼的，有捡柴归来在河里洗狗洗澡的，也有放牧的牧童把牛赶在河里打滚泡水，自己跳下河里尽情戏耍追逐的。孩子们拍打的浪花汇成串串乐章，写满了那个纯真的童年时代。暮归的路上，几堆牛粪弥漫着浓浓的青草味，晚霞洒满了孩子们欢快的笑脸，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在夕阳的映照下逐渐拉近了的身影，绿树轻掩，炊烟袅袅，屋檐和树丫上挂满了玉米棒子，几只小花猫正在屏息等待猎取食粮的大老鼠，院子里，公鸡追逐着母鸡满院跑，小鸡吓得唧唧叫，那只忠诚的小花狗守在门口，只要一有异响就抬头“汪汪”，女主人在那个烟熏火燎的土灶前忙碌着，火焰欢呼，锅里沸腾，男主人挑着担子回家了，篮子里躺着胖嘟嘟的洋芋、红薯、南瓜……小院里欢声笑语响彻村头。

随着季节更替，时令变换，闲水田和荷花塘里又留下了孩子们别样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

冬天，闲水田里埋满了烟杆和向日葵杆，每当气温骤降，水面上便结满了冰，孩子们顶寒流迎冬风去水里捞冰凌块吃。他们把捞上来的冰凌块用顶针按上去，用嘴对着吹开一个小孔，用草串了提着边走边吃，馋得云层里的太阳光再也躲不住了，跑出来看热闹。

初春，农民伯伯们赤着脚下到闲水田里，淘开埋着烟杆和向日葵杆的泥巴，把烟杆和向日葵杆从泥巴里掏出来一根一根的清洗干净，放在田

埂上晒干，以备常年点火引燃。

盛夏，稻田里深深浅浅的水里聚满了小鱼小虾，孩子们打着赤脚卷着裤腿在稻田里捞鱼摸虾。我们村口的路两边是两片荷塘，每到盛夏，荷叶青青碧碧伸展开，荷花袅袅娜娜绽放来。清晨，几缕轻雾飘悠闲逸的萦绕在小村庄和荷花塘的上空，小村如置仙境，淡然和美。几个孩子赶着一群鸭子从村中走来，跳跃的身影随着鸭子“嘎嘎”的叫声形成一串串韵律向荷塘移动，只见荷叶微动，田埂上便早已不见了鸭子的身影。夕阳西下，上岸的鸭群摇摆着那肥嘟嘟饱鼓鼓的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后面跟着双手拿着鸭蛋满脸笑容的姑娘。夜晚，小村在月光恬静的映照下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横穿小村的那条溪沟我们叫它新沟，新沟里常年流淌着风龙潭流下来的清悠悠的水。那时候，生产队统一出工和收工，妇女们利用休息的时间自觉地在新沟的下游洗衣槌被。傍晚时分，夕阳余晖尽染万物，只要走到新沟不远处，就会听到“噼啪噼啪”的洗衣木槌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新沟附近到处是笑谈声，洗涤声，轻松随意，令人愉快。一个不小心，洗衣的白泥块就会滑落水中，透过水流，看得清白泥落下的位置，慌忙伸手捞起，白泥稀烂，衣袖已是透湿。漂洗过衣被的水顺着沟渠飞流而下，渠旁那两棵古老的李子树和核桃树，它们的根深扎在沟堤的泥土里，卷起的水花滋润着苍老龟裂的树干。春暖花开，夏来结果，枝丫结满了岁月的果子，流尽了青春的芳华。飞流而下的水汇成千丝万缕的瀑布跌落在树下，绕着房前屋后的小水沟一直流向坝心与大河汇流交融，流向了新的起点和希望。

新沟的上游略宽阔，人们会在那里洗菜挑水，只要谁家洗碗碟的小姑娘，拿着竹篮子往水中一浸，便有许多小鱼倏然围拢来喋喋竹篮里的

饭粒，那情景甚是惬意。每逢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晨曦微动，随着第一声鞭炮声响起，新沟边就有陆陆续续来挑水的人们，他们手里拿着三柱青香，裹着三张黄钱，点燃后插在新沟边，并朝着风龙潭那个方向深深地鞠躬作揖，不多时，新沟边就插满了密密麻麻的香火。人们挑起了新一年的希望之水，我们管它叫净水，家家户户用净水来沏茶敬献天地。也许，这就是朴实的农村人对“天地赐福”“饮水思源”和“感恩回馈”的表达方式吧！



我们村左右两边和背后的山主要是青沙岩石，山势延绵起伏，山上树木青青碧碧，密密麻麻，林林总总。村庄座落在秀美的群山怀抱和龙潭的包围中。

龙潭分别位于小村东南方、东北方和西南方三个位置。位于小村东南边大中山脚下的是大水井龙潭，潭宽约2.5米，深1.5米左右，周围全是湿漉漉被浸透的岩层，上面长满了蕨类植物，两边是高高的山，山上生长着一些栗树、桫树和水冬瓜树，树林密密麻麻，林荫葱葱，有的树上还长满了胡须，深深的山涧，流淌着不知源头的清澈的山泉，潭水自深山岩层中渗出，积在山脚深凹处，清澈见底，水质清凉，潭中几乎不生长鱼虾。

大坟树龙潭位于小村东北边的大坟树山半山腰一低凹平缓处，大坟树山也是沙石岩层结构，周围长满了水冬瓜树，松树和芦苇。在出水口，有两棵合抱的水冬瓜树，枝干弯曲的趴在水面上，伸展过来繁茂旺盛的枝叶正好遮挡在龙潭的正上方，阳光明媚的日子，光线透过枝叶映照在黝黑的水面上，几乎看不见水本来的颜色，仿佛是一块巨大无形的黑色花岗岩。

大石桥龙潭位于我们村西南边村口的大石桥下，潭底泉眼很多，流量大，水质清晰，看得见水中的鱼虾和水草。村中因有龙潭，生机盎然，民富粮丰，养儿育女，世代相传。

村中龙潭还有一段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东海龙王的三个太子小青龙、小黑龙、小白龙，他们相约来到人间游玩，不料到了老寨子遇到了火龙，火龙往他们身上喷吐着炙热火辣的火焰，眼看就要烧到他们三弟兄了，他们吓得四处逃窜。逃到对面时，他们觉得山清水秀就不想走了，整天兴风作浪扰民安定，时而张家的鸡不见了，李家的狗又只剩下了白骨，王家的猪也找不到了，村中人心惶惶，寝食难安。于是山神、河神、土地等众神把他们告到了天庭，玉皇大帝派遣二郎神到人间捉拿这三个太子，天令：如有反抗，就地锁定，终身不得返回龙宫。二郎神受令来到人间到处搜捕，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三兄弟吓得到处躲藏，二郎神穷追不舍。小青龙被追到了大坟树半山腰尿急了，朝着山脚的杨冲就撒尿，二郎神在刹那间锁住了小青龙，欲滴待泄的两滴尿瞬间落在了山脚下的杨冲，汇成了两个小龙潭。小龙潭涓涓细流，多年来一直浇灌着杨冲里所有的菜园地和秧田。二太子小黑龙被锁在了大水井山脚下，三太子小白龙顽皮淘气，最后追到村边大石桥下眼看就要逃脱，二郎神急中生智用定身法定住了，锁在了大石桥下。三个太子被锁定的地方天长日久化成了三个龙潭，互相遥望，彼此相顾。

四

我家住在村子北头，去大坟树龙潭挑水从山脚爬到山腰约需8—10分钟，每当爬山感觉腿酸无力时，驻足小息，眺望远方，老寨子横卧眼前，纵横交错的种植着一些农作物，星星点点的红土地勾画着秋的身影，一个个草垛映在绿茵茵的蚕豆、油菜和麦苗铺满的地毯上，季节像上帝手中的五彩画笔，把小村镌刻在斑斓的画卷上。春来播种，夏来生长，金秋收割，冬天品尝已然成季。远山青色处，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几辆运煤的车在缓慢的运动着，不管前方路途如何曲

折，始终向前。记得第一次去挑水，尽管我想表现得完美一些，但是，当担子压上肩膀时，我的步伐就变得踉跄起来，双肩被扁担磨得火辣辣地痛，尽管我用双手擎举着担子意欲减轻压力，但都无济于事。我只好弓背弯腰，跌跌撞撞，走在那条又下坡又弯曲的小路上，路过新沟，在洗衣妇女和嬉水伙伴的戏笑声中，一路溅洒着桶中之水，往家里挣扎而去。

我这副难瞧的样子大概持续了半个月，我的步子慢慢稳了起来，虽然还做不到昂首挺胸，但我已不再低头弯腰了。在挑水那条路的路口，有一只头部受损坏的石狮子常年蹲在那里，任风吹日晒雨淋，始终看护着这条路上来来往往挑水的人们。狮子左侧，有一蓬青竹，每当走到那里，风吹竹叶沙沙响，荫影婆娑映照来，挑水的人们喜欢在那里小息乘凉，看着青青翠竹节节高扬，我就会忘记疲劳记起坚强，步伐坚定始终不渝。

盛夏，龙潭水甘甜清凉，沁心入脾。寒冬，龙潭水热气飘悠，温润可口。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吃水都是从那三个龙潭里挑来的，早晨和晚饭后人们养成了良好的挑水习惯，都会选择离自己家最近的那眼龙潭去挑水，大人们都会用扁担挑着两只铁皮水桶或木桶，孩子们提着坛坛罐罐尾随而去，一路叮叮当当唧唧咯咯的来到龙潭边，那里早已聚集了挑水的人们。人们先把一只桶按入潭中装满水提起，再把另一只放下装满水提起，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让初次挑水的我累出了一身大汗。放下的桶因不会用力而浮在水面装不进水，或者是装满了水的另一只桶想提起但不会用力，有一次，我差点连桶带人坠入潭中。汗流满面，气喘吁吁之际，一个慈祥的大妈出现了，在她的指导下我终于学会了从龙潭打水的技巧和方法，至今记得。

村中人团结和睦，质朴善良，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人们就会自发的去帮忙，管事的就会酌情合理地分工。挑水的一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干起活来认真负责，活力四射，从不

误工误事。村中有一个鳏寡中年男子，人们都叫他朱石健，只要哪家办事，他都会主动去帮忙挑水，管事的说：“你年龄大了不要挑了，挑水这活儿还让年轻人来做吧。”他总是笑嘻嘻的说：

“不碍事，挑不干的龙潭水，使不干的大力气，我们这村中的龙潭水啊，甘甜秀美，喝了它神清气爽，挑着它不觉累，我喜欢。”管事的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任他挑水的身影在小村中穿梭往来，小村因他而留下了一段挑水助人的佳话，而他也乐得了个“挑水专员”的称号。

五

一九八二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生产队按人头分配田地，有的家庭男多女少，娶妻生子后人口增加而土地不变，粮食不够吃，人口增长与土地分配成了当时生存最尖锐的矛盾。开荒垦林，挪田移埂，土地纠纷，吵闹不断等等问题随之而来。有的人家互相调换土地，在村头地边开挖地基建盖新房，乱砍滥伐一时成风，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村中虽然订立了村规民约，但始终无法杜绝，有些人竟然把天然林当成荒地来开垦，几年下来，山林变得稀疏，许多原来郁郁葱葱的山头变成了荒山秃岭。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一些人曲解了原意，我们小山村那片净土被引进了炼锌项目，炼锌厂房和炼锌炉建在了村子最北头原来生产队生产砖瓦的旧厂房那里，整个天空黄橙橙、灰蒙蒙、阴森森的，污水浸染了原来清澈的溪沟，炼锌产生的垃圾填满了沟壑，排出的气体熏蒸了原来清秀挺拔的大密枝山和小坟树山，山上大批松树林木枯黄并慢慢死去，两个山头像被火灼伤一样，萧条枯寂，晚风吹来，寒意彻骨。放牧的人们少了去处，牛羊成了圈养之物，大地在哀愁，鱼儿在泣泪，小鸟在低鸣。人们悲叹着远去的风景，念叨着昨日的山水。

退耕还林掀起了大众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热潮，人们在田边地头和一些撂荒的土地上栽满了

桉树。大坟树山和大中山相继披上了“绿装”，杨冲那两个小龙潭惨遭灭顶之灾，被人填成了平地，栽上了桉树，两个小龙潭从此夭折。在进入村子唯一的那条路边，有人建起了烤桉油的炉子，曾经长满了蔷薇的田埂被践踏成了平地，昔日丰满清亮的龙潭水、新沟、房前屋后的小水沟不见了，村头村脑变得干瘪、枯瘦，那些夏季一来就香飘四起的蔷薇消失得没影没踪，多年来的“金秋”坝子没了动感和辉煌，小山村三年来颗粒无收，田野里一片洪荒。

生态文学家徐刚在《我与土地》中说：“现代人的居室正愈来愈豪华，装修之风盛行，正好与土地的衰败形成对比，自私与掠夺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居室的辉煌只能是没落的象征。”也许，常人从来没有把居室的堂皇装修与大自然的衰败直接联系起来，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把这种直接联系遮掩起来了，而徐刚却能洞察其中的生态关联，逼使人正视自己行为的后果。

改革的春风再度吹起，“引水上山工程”政策实施，我们村也随风而动。水管户户通，家家连。管理工程的人经过精心勘察设计，最后把大石桥龙潭定为全村的供水点。工程师们深钻龙潭泉眼，在小寨子半山腰开挖了露天蓄水池，布置了引水管道，把大石桥龙潭的水抽到蓄水池里，再从蓄水池把水引到千家万户。从此，大石桥龙潭盖上了石板，任抽水机把龙潭水静静的输送到那个露天蓄水池里，没电的日子，水管里也会没水。

水管家家通使得人们变懒了，到大水井龙潭和大坟树龙潭挑水的人也慢慢减少了，原来深幽的龙潭露出了潭底。有人估计大石桥龙潭可能与冒水洞村露天河相通相连，有时，那边下雨，这边就成了“红河”，有时还会冒出些糟糠类的渣滓。2009年大旱，九年大旱，大石桥龙潭也干了。里面的鱼、虾翻白了眼，有人说那是龙鱼龙虾不能带回家来煮吃怕遭灾，任它在潭底自生自灭。大坟树龙潭和大水井龙潭出水也少得可怜，深夜等待着去舀水饮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列，有时，还起纷争。

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原来蹲在家里开荒种田的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了，村中低矮的瓦房渐渐变成了高楼，村子里建盖了办理红白喜事的公房，水龙头直接接到了灶台前，那个挑水专业户看着哗啦啦流淌的水龙头失业了，在嗟叹悲催的岁月中慢慢老去。光阴荏苒，岁月冗长，村中的那些事，那些人，我们依旧记得。

大水井龙潭在深山里孤寂静置，林间知了在幽怨的低鸣，树上蝗虫在吱吱的干嚼着，几只山蚊子在嗡嗡乱叫。有一天，村子南头一个17岁的女孩去大水井龙潭挑水，下到龙潭底泉眼处舀水，不知什么原因栽倒在了泉眼口，等到被人发现时，女孩面部朝下神情安详的已死去多时。村中谣传，那是小黑龙在惩罚村民。于是村中民众自发捐资捐款在大水井龙潭边建盖寺庙，以求黑龙确保村中平安。说来也怪，建盖的寺庙用土坯春墙总是倒塌堆不起来，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村中来了个长衫道长指着小庙云云，人们只好把寺庙建在村子正面老寨子隔壁一片平缓的土地上，那里驱风避雨，光照明媚，从此香火供奉，以求四季平安。

大旱天年被攻克，雨季又来临，大石桥龙潭里泉水喷涌依旧如初。有时，人们从水龙头接出来的水混浊不堪，容器中煮沸后水垢厚积，村中各种怪病、结石或癌症患者不断增多。据我所了解，一九九六年至今十余年间，村中死于癌症患者有10余人，结石患者居多，还有死于其他不明病症的。有人又说，是青龙在作怪，有人却说，是与地下河水受污染有关，云云如是，没得结果。村中上年纪的人们特别怀念以前挑水的日子和那清澈甘甜的龙潭水，渴望村中重建大水井龙潭和大坟树龙潭。

二000年，广大村民在村领导的带动下自发捐款，男女老少出力出劳，同心协力改造大水井龙潭，在村边砌起了一个小蓄水池，用管道把水从龙潭接到小蓄水池里，安装上了水龙头，周围

栽上柿子树和杏树等，遂了挑水人的心愿，圆了喝水人的梦！二00二年，大坟树龙潭也得到了妥善修葺。

六

今年中秋，我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泡茶的时候，母亲说：这水是父亲从小冲子那里挑回来的龙潭水，我喝了一口，清凉甘甜，触动了我少时挑水的记忆。次日，我邀73岁的母亲与我同往，去看看那条我曾经挑水走过无数遍的羊肠小路和那个久违的大坟树龙潭。

母亲年龄大了，当听到我说要去看龙潭时，她的精神为之一振，走在那条挑水的路上，步伐稳健，神态自若。走到路口，一只崭新的雄狮昂然屹立，狮头前摆着一个香炉。母亲说：原来这个狮子头被损坏了，应村民呼应，去年村里才新立了一个新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这条挑水的路畅通长久。我无语，默默的跟在母亲后面走着，心中有些复杂的想法却又不能言表。我看到原来那个头部受损坏的石狮子倒在了路边草丛中长满了翠绿的青苔，斑驳的狮身是岁月的见证，夕阳斜照，平添了几抹感伤。那蓬青竹依然如故，分裂成了四簇，里面堆满了垃圾，没了当年的景致。旁边建起了新式楼房，男女主人外出打工去了，院子里有两个花猫脸的孩子在跑玩，两只狗听到有人路过，跑到大门口“汪汪”狂吠。

我和母亲边聊边爬山，不知不觉已到了半山腰，周围山林稀疏，不见当年风景。龙潭边那两棵合抱的水冬瓜树只剩下了一棵孤独的在原地张望着。母亲坐在龙潭边的一块石板上休息，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忆的看向山脚下的杨冲，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多好的两个龙潭啊！常年流淌着清汪汪的水，从我17岁嫁到这个村子，它就一直浇灌着这个冲子里所有的菜园地和秧田，栽出来的菜又嫩又肥，煮出来吃的又甜又熟，育出的秧苗，移栽的稻谷质香味美，入口温润。那时候的菜地边到处是洋瓜（佛手瓜）棚，

上面结满了洋瓜，一年四季吃都吃不完。哎！你看看，现在哪里还有洋瓜棚，你父亲种了几次也都成不了气候，就是栽桉树的缘故，就是这些桉树坏事，将土壤破坏了，污染了，老天留下的这点财富被这些桉树毁了。”母亲一声长叹，怜惜中多了些感伤。我顺着母亲的视线向山脚望去，整个冲子密密麻麻全是桉树，老寨子和远山青色的公路被树林挡住了视线，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母亲的叹息应该是“岁月已老，青山依旧”，可如今，却道是“岁月已老，青山不在”。我用心读着母亲那一声叹息，一股悲凉无法述说。

龙潭边杂草深处立着一块高约1.2米，宽约80公分的石碑，上面刻着清晰的红色文字，“竣工碑”三个大字跃入眼帘，下面有行小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正文：大旱三年，本村坝心河无水，人畜饮水困难，农民无收，村北头在相关人员的倡导下，捐款36580元修建50立方米蓄水池一个。石碑上面有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明细。这一石碑，见证了我们村干旱的历史，也载入了村民重建龙潭的功绩。我向龙潭周围的山林望去，稀疏的山林，有些地方被开挖成包谷地种上了包谷，成片的桉树正在努力的吸取土壤中的水份，我不敢想象，多年后的这里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我的心里突然撞进了儿时读过的寓言故事《我要的是葫芦》，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一股寒气不禁滚滚来，心中更多的是恐慌。

山西作家哲夫在《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中写到：“中国林区原始森林已经不在”的危险现状，而且写到了禁伐之后中国林区工人的生存现状等问题。该报告曾提到东北林区中有人养熊抽取熊胆汁，其中竟然有一头熊不堪忍受痛苦，趁人不备一把掏出自己的心脏自杀。哲夫站在熊的立场上震烈地斥问：难道自然界还有比人类更残忍更万恶的生物吗？！哲夫如此感叹：如果被一头熊这样诅咒，人类的末日就真的不远了。比豺狼更残忍的不该是人，而事实上却恰恰是人！熊不会把人告上法庭，森林和草原也不会

把人告上法庭，被弄脏的河流和水土流失的大地更不会把人类告上法庭。惟有人类自我毁灭才能彻底改变和解放万类万物皆备于人类巧取豪夺的悲惨命运。人类爱护万类万物是在延长自己的口中食、身上衣以及各种吃穿用度的有效时间。它们不想提醒人类。如果人类肯与一头熊换位思考，肯与一头牛、一只蝴蝶换位思考，肯与一条河流、一片森林、一块土地换位思考，那人类就真的有福了！

我看到了被修葺的龙潭，几张石棉瓦下，三面用水泥砖砌着，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下有一个约有60公分的圆形取水口，水面黑黝黝的，依然是深不见底，仿佛一块逆光的镜子，平静安然。人们把水从泉眼处引流到50立方米的蓄水池里，盖上了石板。我伸手捧起一捧喝了一口，甘甜如昨。对！这就是曾经的味道！清凉的水从我的指缝间丝丝溜走，一如散落的音符，合抱的水冬瓜树，成长的藤蔓，挑水的时光，在我记忆中缓慢爬行。抬头仰望，天高云淡，几缕羽白的丝云在天空中游走，年少的记忆沉淀在时间的罅隙，把所有太过纯净的美好岁月深藏，却又被记忆辗过，被风卷起。

我和母亲恋恋不舍的下山了。坝心田流转的土地上全部种上了新品种韭菜，也许是管理上的问题，看上去让人有些失落，没了当年春耕秋收的景象。老寨子蓝瓦白墙的楼房高耸着，土地庙静静的掩在夕阳余晖中，那金黄色的瓦面在桉树丛中若隐若现，映射了小村另一幅画面。

社稷，庙宇。青山，绿水。小村，人家。也许，自古就是相连并蒂的。同发展！共峥嵘！

夜里，我梦到了大坟树山等被开荒垦林的土地上满山遍野都是植树人，山上栽满了松树、水冬瓜树和栗树等。那条挑水的路上，竹林依旧，田坝心仍是“春来耕种，秋来收获”的丰收景象，河边牧童笛声悠扬，荷塘鸭群戏水欢闹！沟边妇女洗衣槌被，笑声依然响彻村头。

梦中的泸西（歌词）

词作者：阿皋帝岛（哈尼族）



歌词解读：

- 1、层层叠叠：古城子村的土掌房子。
- 2、幽幽长长：阿庐古洞。
- 3、花海：泸西境内的野生杜鹃、山茶、百合、马樱花等等，散发出诗人们吟咏玩味的暗香。
- 4、熊熊篝火：火把节的狂欢。
- 5、万种风情：泸西世居汉、彝、回、苗、壮、傣6种民族，多民族文化汇聚为万种民族风情。

有一种美丽
层层叠叠的镌刻在视线里
有一种神秘
幽幽长长的迂回在感叹里
有一种秀丽
轻轻柔柔的飘逸在弦子里
有一片花海
缠缠绵绵的摇曳在诗句里
耶依……
啊噻……嘞依……
梦中的泸西
袅袅炊烟绕山寨
熊熊篝火暖胸怀

有一种心情
爽爽朗朗的奔放在歌声里
有一种眷恋
依依不舍的停留在山水里
有一种思念
日日夜夜的起伏在乡愁里
有一个名字
热热乎乎的温暖在寒夜里
耶依…… 啊噻……嘞依……
梦中的泸西
紫微胜景春常在
歹鲁瀑布情豪迈

啊……瑟嘞
梦中的泸西
千姿百态溶洞群
梦中的泸西
万种风情最相思



风采泸西 （三句半表演）

创作：杨庆福

演员：女若干。

幕启：众女打着竹板上场。

1：姊妹八人台上站，
2：不讲时尚玩浪漫，
3：不夸酒醉英雄汉，
4：今天说段小快板，
合：三句半。

5：八个靓女在台上，
6：台下多少帅哥望，
7：望得妹妹心发慌，
8：太夸张。

1：泸西是个好地方，
2：山青水秀好风光，
3：地灵人杰是名邦，
合：响叮当。

4：明清称作小广西，
5：做府做州上品级，
6：文甲滇藩数第一，
合：了不起。

1: 泸西八景传四方, 钟秀清风风送爽, 鹤岫浮青瑞气旺,

合: 最吉祥。

2: 灵龟出匣碧波荡, 东华积雪纷纷扬, 五峰水月渔舟唱,

合: 好清爽。

3: 天马香泉水清凉, 翠屏秋水闪银光, 阿庐古洞美名扬,

合: 天下响。

4: 鬼斧神工万千气象, 生命之源开眼光, 天造神物雄风昂,

合: 扎实棒。

5: 三庵六阁不一般, 七寺八庙不简单, 大家听我侃大山,

合: 美美三。

6: 慈云庵来静石庵, 名声要数紫竹庵, 钟磬木鱼声声慢,

合: 诚心善。

7: 玉皇魁星斗母阁, 玄天阁来春风阁, 南桥寺内大士阁,

合: 六个阁。

8: 东寺西寺南桥寺, 东华西华观音寺, 文笔山中八腊寺,

合: 七大寺。

合: 文庙武庙财神庙, 东岳山川城隍庙, 火神庙来肖公庙,

1: 整八庙。

合: 泸西人物数张冲, 豪杰来自绿林中, 打富济贫人称颂,

2: 大英雄。

合: 禹王山前抗日寇, 枪林弹雨不低头, 杀得敌人血河流,

3: 报国仇。

合: 兴建云鹏图书馆, 图书仪器他捐献, 众教兴文将军缘,

4: 千秋传。

1: 张霸王, 吴军门,

2: 陈王庭是个菊诗人,

3: 泸西文武众志成城,

合: 好精神。

4: 民以食为天, 泸西味道鲜, 蒸煮煎炒回味甜,

合: 能赚钱。

5: 泸西凉米线, 酸中带点甜, 正宗要数康保元,

合: 吃三碗。

6: 泸西炖甜肉, 放糖不带骨, 红白喜事家家煮,

合: 饱口福。

7: 三十六只羊, 赶进汤锅房, 连皮带骨阵阵香,

合: 喝鲜汤。

8: 东山火腿香, 荞粑耙蜂蜜尝, 骨头参来辣血旺,

合: 口水淌。

4人: 泸西风情有特色, 欢迎大家来做客, 酒歌越唱情越深,

合: 一口闷。

另4人: 五谷丰登庆丰收, 彝家摔跤又斗牛, 三弦声声情不够,

合: 手牵手。

1: 彝家婚配有名堂,

2: 娶亲要玩猜新娘,

3: 九个姑娘扮一样,

4: 难新郎。

5: 新郎要把新娘背,

6: 送亲伙伴闹姑爷,

7: 烟灰抹脸要快些,

8: 怕他爹。

1: 娶亲走到太阳落, 进门又把喜酒喝, 欢天喜地三天乐,

三天过后——

合: 散常伙。

合: 三句半, 说完了, 问问大家好不好?

高高兴兴图热闹,

1: 笑一笑。

合: 哈哈哈哈哈!

(下场)

“四哥山”的由来

(阿廬地名故事)

搜集整理/赵荣华(阿乌族)

在白水塘水库北岸附近，排列着四座大小相差不多的山峰，像四位兄弟一样齐刷刷地站在一起，当地人叫它为“四哥山”，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杨梅山脚下的山凹凹里，有一个叫“既庶者”的彝族村寨，“既庶者”是彝语地名，“既”指铜，“庶”指“金银”，“者”指储藏或埋藏，意为有储存或埋藏金银铜的地方。根据这个彝语地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曾派出地质勘探队，实地勘探后，证实此地确有金属矿物质储藏，曾经也作过小量开采，后来停工了。

既庶者寨子里，有一姓杨的猎户，名叫梅仁，家里很穷，祖孙三代都以打猎为生，住的是两间破烂不堪的夜间能看见星星眨巴着眼睛的茅草“叉叉房”，盘的是两亩向财主家租来的贫瘠的山坡地，每年只能种点荞子、洋芋、包谷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梅仁的阿爸是出了名的猎手，每次外出狩猎，都能满载而归。况且白水塘就在寨子不远处，湖中鱼儿又多又肥。梅仁自幼就跟随阿爸一起，白天上山打猎，夜晚又去湖中捕鱼，所获之物，拿去街上出售，然后换回一些生活必需品，贴补家用。一家人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勉强混得下去。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索子偏往细处断”，在一次狩猎的时候，梅仁的阿爸被一头受伤的野猪给咬死了。一年后，阿妈也因劳成疾，不幸离世。丢下梅仁一人，孤单寂寞，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啊。梅三想起阿爸阿妈在世时，自己啥事都不必操心，家里的大闲小事有阿爸一肩承担，家务活计有阿妈一揽包干，浆洗缝补有阿妈侍候，如今，我还能依靠谁呢？我什么都没了，今后该咋办呢？梅仁一想到这些，暗自伤心流泪。

不过，梅仁是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一阵伤心过后，也对自己未来的日子充满了信心，毕竟是老猎户的后代，自幼就跟随阿爸翻山越岭，爬崖过沟，学到了很多打猎的本领，自阿爸、阿妈去世后，他也经常上山打猎，捕获猎物后拿回家来，留下一部份分给邻里乡亲和自己享用外，剩余的部分如虎皮、鹿皮、虎骨、鹿茸、熊掌等值钱的东西，他会拿去城里出售，换得的钱除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大多用来买酒喝。因为爸妈去世后，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他与酒交上了朋友，每天借酒浇愁，一醉方休。邻居们都好心地劝导他：“梅仁呀，酒你就少喝口吧！何必要喝那么多呢？”

“我梅仁现在是孤身一人，光杆一条，一个

人吃饱，全家不饿，省着整哪样？吃在肚子里才算是我的，有哪样不得了的，醉死算球。”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他喝得烂醉如泥，东倒西歪地睡在路边上的时候，乡亲们见了也感到肉麻麻的可怜。

其实，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当他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时，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他难过而伤心流泪呢，这个人，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外公。

自女婿、女儿双双相继离世后，老人伤痛之余，他更牵挂着的是这不成家不成室的光棍外孙，今后，这外孙的日子该咋过？总不能扔下他不管，让他整天喝得烂醉，人不人鬼不鬼的流浪街头巷尾，瞎混下去，这样不但让乡亲街邻笑话，议论，亦心有不忍啊，这让作外公的也伤透了脑筋，经过一番思索，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一天下午，外公把外孙叫到家里来，吃晚饭的时候，外公语重心长开门见山地说道：“梅仁呀，你阿爸阿妈都走了啦，丢下你一个人，你年纪也不算小啦，今后，你打算咋个过日子啊？总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混下去吧？”

“阿公哎，我早想好嘞，现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两只肩头扛着一张嘴，我又不缺胳膊不缺脚，莫说还有租来的两亩地，就凭我从小跟阿爸学的攀山打猎本领，也不愁没饭吃呀，饿不死的，阿公，你就放心好喽。”

“那你想不想有个家呢？”阿公问道。

“家，有哇，阿公，我不是还有两间叉叉房吗？它一时也倒不了，虽说破烂些，修修补补还可以住上几年哩。”

梅仁把阿公问的话的意思给理解错了，阿公只好一针见血地把话挑明了，说道：“你究竟不想讨个媳妇，安顿一个踏踏实实的家呢？”

“想呀，阿公，我很早就想讨个媳妇嘞，有个媳妇该多好呢，你瞧瞧，寨子里跟我岁数差不多一样大的小伙子们，人家小娃都一叭啦了。多热闹啊，可我的家穷的叮当响，到这个年纪还是个轱辘子，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呀，真害羞死喽。”

“既然是这样说，那就好办了，阿公也想

好了，我来给你作主，先给你讨个媳妇，但是首先跟你打个招呼提醒你一下，你可别挑三拣四，嫌瘦嫌胖地嫌弃人家，结婚以后好好善待人家。恩恩爱爱地过好日子。另外，我准备把养的山羊也分几只给你，你要好好放牧，精心饲养，几年后你的日子就会好起来了，这样，阿公也就放心了，也省得随时牵挂着你。”

“多谢阿公，既然阿公为外孙这样操心，感谢都来不及，咋敢不听阿公的安排，去挑三拣四嫌弃人家呢，外孙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这样做啊。”

两个月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在外公的关心和支持下，在附近的寨子里迎娶来了一个粗脚大手，腰宽臀圆，且年龄比梅仁还大三岁的老姑娘。

这个老姑娘，要说挑花刺绣她一样也不会，与其他姑娘相比，是差了些，要说干农活，她是一把好手，犁田耙地样样在行，砍柴割草负重百十来斤不在话下，只是平时很不爱说话，见了邻里乡亲，也很少打招呼，看上去好像有点傻呼呼的样子，梅仁尽管有些想法，也不敢有过多的怨言，毕竟是阿公操心安排的，何况阿公有言在先，梅仁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梅仁本来就是通情达理的人，只要不喝醉酒，邻里乡亲都愿与他来往同，有事都会请他帮忙，自从他有了这个媳妇，也心满意足了，每天，夫妻俩一起上山干活，一起回家，“家”给他带来了温暖，带来了欢乐。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胖嘟嘟的儿子，梅仁那份高兴劲，真是难言于表，他说：“我老婆虽不如别人的老婆漂亮，但头胎就给我生了个儿子，是个好兆头，不望月亮望星星嘛，以后我还盼她为我多生几个呢？”

梅仁的愿望并没有落空，也许是因为老婆腰粗屁股大的缘故吧，六年间，先后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且个个都是带把的，梅仁更神气了，逢人就笑，见人便说：“哼，有些人笑话我梅仁的老婆像只大筐箩，走路像条母水牛似的，一摇一摆的，扎实难瞧呢，大伙撒泡尿洗洗眼睛瞧瞧，我

媳妇是丑，是日脓，但她很争气，这不，才几年间，就给我生了四个儿子，俗话说得好，瞎老壳马还会带满天星呢。我老婆板扎得很哩。”

时光飞逝，光阴任荏，年岁不饶人啊，转眼间，梅仁年近花甲，看着四个儿子渐渐长大，他们心中除了喜悦，也增添了一些忧愁。

一天，去山上放羊的时候，邻居一个放羊伙伴，风趣地跟他开了一个玩笑，问道：“老杨哥呀，你那胖屁股嫂子真不简单啊，别看她傻不溜秋的，生小娃倒有本事，几年间就给你生出一叻拉儿子来，是咋回事来？是老母猪托生的吧！”

“兄弟，你这是说哪样话，咋会这样说我媳妇，你不会是喝多了猫尿讲醉话吧？或者吃错了药头脑不得明白，你咋不叫你媳妇也给你生几个出来，让大伙瞧瞧。”梅仁很不服气地回敬道。

“杨哥哇，笑话归笑话，像你这样的家庭环境，要养大四个孩子，不知要操多少心血呀，莫说吃的，穿的，房子你总要为他们盖几间吧，媳妇你总操心讨个给他们的吧。”伙伴很关心地提醒着他。

“啊么么，我说兄弟，你心也操的太宽了吧，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俗话说，水到必开沟，到哪山打哪柴，一根草一颗露水珠，你抵我急些哪样嘛？到时候又作打算吧，当然啰，你说的也有道理，房子么，是要盖几间的，不然，等到媳妇讨回来，睡处都没有，总不能在火塘边睡吧，要盖几间房子问题也不大。”他用手指了指杨梅山说，“你瞧瞧，我们对门山上有那么多大树，茅草长得比人还深，到时候，寨中请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忙，砍树的砍树，割草的割草，几间叉叉房不消几天也就盖好了，这倒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说讨四个儿子媳妇的事嘛，扎实老火呢，确定有点棘手，现在哥四个都是大汉子了，是该料理的时候了，可是，家里穷撒，哪个姑娘会睁着眼睛愿意嫁进这道门来？”

“老杨哥，话不能这么说，俗话说‘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你那四个儿子，长的生龙活虎，虎背熊腰，像四座铁塔，干起活来像四条牯牛，撵起山来比兔子还跑得快，为人又老实

又本分，寨中哪个不款？哪个不夸？何愁说不到媳妇，就按我们彝族的老规矩，凭‘抢’凭‘拖’，也不愁‘拖’个回来，你说是不是？”伙伴仍耐心的劝说安慰到。

“拖”“抢”媳妇，是彝族古老的婚姻习俗，当彝族小伙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拖婚、抢婚了，只要男方看中女方，不管女方父母喜欢不喜欢，女方愿不愿意，都可以去女方出现的路上去硬拖、硬抢，在这一过程中，男方往往要邀约上一群伙伴前往，一方面为防止女方半途逃脱，另一方面预防女方寨中伙子和女方父母或亲属的干涉和阻挠、追打等，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会引发双方的械斗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拖婚、抢婚”虽说是彝族的古老习俗，但不常见，大多还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说媳妇。但若真的发生“拖抢”，大多数人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认为这是青年男女的正常现象，所以，多数女方父母，即使发现女儿被拖走、抢走，也不介意，装作若无其事。直到男方请长辈或媒人前来说亲，赔礼道歉，此时，女儿已被拖走抢走多日，“生米已煮成熟饭”，尽管心中不满，也已无法挽回，只能是“捏着鼻子吃个屁，暗忍暗受”，只好承认这门亲事了。彝族的这一习俗沿袭至解放初期，俗称“抢婚”。

光阴如流水，日月似穿梭，梅仁也年过七十了，虽有一身从小练就的硬身板，一生酷爱打猎的他，随着四个儿子的长大，他很少外出打猎了，为了让四个儿子继承祖业，练就一身打猎本领，梅仁真是付出了一番苦心。

一天，当他要上山放羊的时候，叫来四个儿子，带上弯弓准备跟他一起上山，临行前，他找来一只背箩，要老大背上一箩南瓜到山上去，四个儿子一头雾水，觉得莫名其妙，上山打猎，背南瓜去干什么？弟兄四人跟在阿爸身后，悄声嘀咕，老二问道：“大哥，阿爸叫你背瓜上山整哪样？”

“怕是拿去喂羊的吧？”大哥顺口答道。

“不是，不是，一定是阿爸怕我们上山肚子饿，背来烧熟后，好充饥呀。”四弟自作聪明抢先解释道。其实，他们都猜错了。

来到杨梅山上，气喘吁吁的阿爸，坐在那厚厚的似羊毛毡的草皮地上，掏出那长长的用竹管做的旱烟锅，用火链把烟点着后含在嘴里，“叭哒叭哒”地抽了一锅烟后，开口道：孩子们呐，为了让你们学到更多的攀山本领，从今天开始，你们兄弟四人，每天都要背上一箩南瓜上山，然后，各人选择一处理伏地点，轮流着一人从山上把南瓜一个个滚下山来，然后，各人找时机向南瓜射击，看谁射中的南瓜最多，谁就是好猎手。”

要知道，南瓜滚下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远比獐子马鹿野猪小兔逃跑的速度快得多，动作稍慢，目标瞬间即逝，作为真正的猎手，必须十分警觉，集中百倍精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动作要快，行动要敏捷，稍有不慎，轻微的一点响动，猎物即逃之夭夭，让猎手前功尽弃，所以，老阿爸对四个儿子要求是认真而严肃的。

开始训练的几天里，效果显然不理想，因为他们动作太缓慢了，当他们听到草丛中瓜滚的声响时，才忙张弓搭箭，此时南瓜早已由他们身边“突突突”地滚下去了，谁也没能射中，但阿爸并没有过多训斥他们，也没灰心丧气，而是耐心地指导他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久练必能见功夫”，一个月后，兄弟四人都有回报，一个个南瓜只要从视线中出现，都被击穿、击破，老阿爸满意地笑了。

六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艳阳高悬，杨梅山上野花盛开，千姿百态，花丛中蜂来蝶往，忙忙碌碌。森林里，崖畔上百鸟欢歌，此起彼伏。动物们也不愿失去这美好时光，它们也闲不住了，有的出来觅食，有的出来闲游，在森林边窜来窜去。

梅仁的四个儿子，该干的农活也基本干完了，只剩下半山上那两亩还未挖的洋芋了，乘着空闲没事做，兄弟四人邀约着准备上山打猎去，走出村口，老远就能看到半坡上那两亩自家的洋芋地里，有一群似人非人的影子在地里不停地来回移动。他们估计可能是有人在挖自家的洋芋了，老大气愤愤地开口骂道：“你们瞧，是哪伙死贼，有如此大的胆子，大白天的，竟敢偷挖我

家洋芋，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四人加快了脚步，连跑带撒地赶了过去，想察看个明白。

他们借着高田埂的掩护，猫着腰悄悄向洋芋地边靠近，抬起头来一看，四人都傻了眼，原来是十多头野猪在刨食洋芋哩，哪里是人。几头小野猪也许是撑饱了肚子，在地里四处来回游荡着，而几头大野猪则埋着头不停地拱食着露出来的洋芋，两亩洋芋地被糟蹋得一片狼藉。兄弟四人看到将要收获的庄稼被这群畜牧破坏，肺部要气炸了，急的牙齿咬的格格响，恨不得将它们全部捉来，连肉带骨熬汤作下酒菜，以解心头之恨。

兄弟四人，是故意外出打猎的，这么好的机会且能放过，为了避免惊动野猪逃窜，经验丰富的大哥，用手示意二弟、三弟悄悄绕道去森林边小路上设伏，等待大哥和小弟俩人在地边进入时，对逃进森林的其他野猪下手。

当老大和小弟在洋芋地里射杀了两头野猪时，果不出所料，其它野猪发现同伴倒地，吓得惊慌失措，慌不择路，一窝蜂向森林里逃去，这样，恰好进入了老二老三的伏击圈，又被射中了两头，一头当场毙命，另一头虽已中箭，但未伤及致命部位，带着箭，“喂喂喂”地嚎叫着逃进了老林深处。

此次出猎，大获全胜，共捕到了三头野猪，三人留下看守猎物，一人返回寨中，约来几个伙伴，把猎物抬回寨中，大伙动手开肠破肚，切成小块，然后分给乡亲们，共同分享打猎的乐趣和收获。

入夜，睡梦中，老三看见那头受伤的野猪逃进森林后，血淋淋的倒卧在一堵大石崖下的草丛中，正在用那长长的舌头舔食着伤口上的斑斑血迹，当他悄悄靠近并准备再捕杀时，受了伤的野猪突然跃起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吓的“妈呀”一声，他惊出一身冷汗，醒了，才知道自己刚才是作了一个恶梦。

第二天早上，他把夜间的梦和家人诉说了一番，并绘声绘色地说道，那堵石崖很高大，他曾经去过那里，还在那石崖上射到过一头雄獐

哩，他建议今天上山继续搜寻那头受伤的野猪，
 哥弟四人，一路沿着野猪留下的血迹和脚印，来
 到大崖石下面，在地上真的留有一滩还未干涸的
 血迹，但受伤的野猪已无踪影，难道是虎豹豺狼
 把它给吃了？不对呀，如果是这样的活，应该有
 打斗的痕迹，或留下一些剩余的尸骨，根据多年
 打猎的经验判断，都不可能，再仔细寻找，发现
 血滩一侧的深草丛中，有一条踏过的痕迹，肯定
 就是那头受伤的野猪留下来的。哥弟四人，即刻
 寻迹而去，来到山顶，只见矮树丛林密密麻麻野
 花遍山，茅草人深，即便动物藏身于此，经验再
 丰富的猎手也难以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处，但哥弟
 四人舍不得受伤猎物因此而放弃，继续搜寻，搜
 了大半天仍一无所获。时过中午，火辣辣的太阳
 仍像蒸笼里的热浪，把人们烤炙得喘不过气来，
 哥弟四人已累得气喘吁吁，他们商量了一下，停
 下休息片刻再作打算，好在不远处有一棵正在盛
 开的马樱花树，恰似一把大伞立在那里，四人来
 到树下小憩。老大、老二呼噜呼噜打着鼾声，很
 快就睡着了，老四年轻气旺，他不想睡，只是仰
 着头望着马缨树上的花朵和飞舞的蜂蝶，突然在
 树枝的空隙中，他看到几点黑悠悠的影子，向山
 顶飘来，他估计那是几只五彩斑斓的彩蝶，并不
 在意，黑影越飞越远，越近目标越大，当越过他
 们上空时，黑影在阴光的照射下，更显得绚丽多
 彩，那长长的尾羽闪闪发出金灿灿的光芒，似几
 只美丽的箐鸡向山顶的鲜花丛中歇落下去，老四
 非常激动，急忙叫醒正在熟睡中的三个哥哥，把
 看到箐鸡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商量一下后，大哥说，既然受伤的野猪找
 不到踪影，何不如去猎取那几只箐鸡，这样，总
 比空手回家要好。决定后，哥弟四人又开始向山
 顶上搜寻过来，此时，他们看到有七位穿着民族
 服饰的漂亮姑娘，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着，她们
 手中各人提着一个花篮，正在忙碌的采摘那些花
 朵，口中还不停地哼着情歌。

哥弟四人，追寻过去，不知道这几位漂亮的
 姑娘是哪村哪寨的。

其实，这七位姑娘，是天宫中王母娘娘身边

的贴身丫鬟。王母娘娘要在天宫瑶池举办一年一
 度的蟠桃宴会，邀请八路神仙前来赴宴，王母娘
 娘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为了把宴会办得更体
 面更隆重一些，好让赴宴的神仙们加以夸赞，她
 嫌天宫御花园中的花果品种太少，不能满足她的
 虚荣心，便命身边七位丫鬟下凡到人间，化妆成
 为当地的彝家少女，四处找寻和采摘她需要的奇
 花异果。

七位仙女受命后，走出南天门，飘飘荡荡一
 路飞来，到达阿庐上空，举目四望，看到东北角
 有一座高大的山峰，山上遍地鲜花，奇花异果比
 比皆是，应有尽有，人世间也有如此美丽的大花
 园，这比天宫的御花园还要胜几分哩，这不就是
 我们要寻找的杨梅山吗？

七位仙女降落到杨梅山上后，一边欣赏着美
 丽的人间仙境，一边动手忙采野花，时过午时，各
 人花篮都已经采满，因天气炎热，仙女们累得汗流
 浹背，大把汗珠从她们红红扑扑的脸上直往下落，
 此刻，姐妹们都希望能够洗一个凉水澡该多好呀，
 恰好，白水库就在山脚下，潮中波光粼粼，浪花点
 点，正好是仙女们洗澡最理想的去处。

“大姐，花篮已经采满、返回天宫时间还
 早，天气实在太热了，你就带我们下山洗个澡
 吧。”一贯爱撒娇的七妹提出要求，她指了指白
 水塘的位置。

“什么，洗澡？洗什么澡，难道你忘了临出
 门前娘娘交代过的话吗？早去早回，不要贪恋凡
 间，以免误了大事，你没听见？”大姐阻拦道。

“大姐，你就答应我们吧，你行善一次好不
 好？就一会儿，洗完澡我们姐妹立即跟你回去，
 时间还来得及，不会耽误的。”其他姐妹也同样
 要求道。

其实，这样闷热的天气，大姐也早就热得张
 着大嘴巴喘气了，她何曾不想去泡个凉水澡呢？
 只因她是老大，是这次下凡寻找奇花异果的带头
 人，初次下凡人间，人地生疏，不敢冒然行动，
 小心谨慎而已。

在六个妹妹的要求和逼迫下，大姐只好做个
 顺水人情，作出让步，看看时间也还尚早，洗个

澡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回天宫的时间绰绰有余，肯定耽误不了。但她顾虑重重，放心不下，心里总有一种余虑的感觉在围绕着她。

在她的带领下，姐妹七人沿路而下，不一会就来到湖边，她们迅速脱去衣裙，争先恐后地一个个跳进清悠悠的湖水中，洗呀，泡呀，太惬意了，多清凉爽快啊！她们互相追逐着打闹着，微波中还不时倒影出那丰满美丽白皙的胴体，大姐催促她们该上岸了，但谁也不先上岸，要求大姐让她们再多玩一会，由于贪玩，谁也没在意究竟洗了多长时间，要不是一群乌鸦“呱呱”叫着从她们头顶飞过，她们还不知道太阳就要落山了呢，这群乌鸦是外出觅食的，晚上才飞回杨梅山大森林里寻找栖息地，听到乌鸦叫声，惊动了水中还在洗澡的七位仙女，抬头一看，太阳已经落到西山背后去了，再不上岸回山，回天宫就来不及了。

再说老猎户的四个儿子，在山上搜寻了一天，莫说找不到受伤的野猪，就连簪鸡的影子也没有看到，看看天色已晚，一无所获的四个弟弟，垂头丧气沿着山间小路下山来，准备回家，他们来到村南白水塘的北岸，恰遇七个姑娘由湖边沿路走来，哥弟四人马上来了精神，一字排开手拉手地拦住了姑娘们的去路，问到：

“姑娘们，你们是哪个村子的，要去哪里？”

“大哥，我们是山那边的。”大姐答道。

“你们来整哪样，这么晚了，还要回去？”

“明天我家三妹要做新娘了，阿爹阿妈要我们来山上采几篮花回去装饰新房，天气太热了，我们姐妹约着下山来洗个澡，现在才要回去哩。”大姐大大方方地回答道。

“天都快黑了，这时候上山，就不怕豺狼虎豹把你们叼去连骨头都给吃了。”老三插嘴吓唬道：“你们听听，猫头鹰‘喝喝喝’在叫喊，老虎来半路等你们叼去作夜宵哩。”

“这位大哥，你莫拿大话吓我们嘎，天还没黑，我们才不怕呢，这条路我们经常走着，从来也没有见着老虎豹子的，再说啦，我们村离着又不远，翻过山就到了，怕什么吗？”三姐编了个

谎话。

“时候不早了，要不，姐妹几个今晚就去我们家住一晚吧，明天再回去，给要得？”大哥再次挽留到。

“多谢几位大哥一片好心，如果我们姐妹都跟你们去，会给你们家带来麻烦的，要供吃、供住，多不方便，你们就不怕你家阿嫂揪你们的胡子，扭你们的耳朵吗？”大姐笑咪咪地开玩笑道。

“啊么么，这位大姐真会开玩笑呢，实话跟你讲，不瞒你说，我们哥四个，都是老倌掉的拐棍——光棍一条，还没有媳妇哩，今晚去我们家，我们会好好招待你们的，给你们吃饱，睡好，让你们姐妹玩得高高兴兴的，舒舒服服的，痛痛快快的，心满意足的才会饶你们。”

老二的话，阴阳怪气，含沙射影。言下之意，可想而知，让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

天渐渐黑了，山中不时传来几声“嗬、嗬、嗬”猫头鹰的怪叫声。心急如焚的姑娘们焦躁起来，催促大姐快点摆脱纠缠，再不脱身，后果不敢预料，此刻唯一的办法是夺路而逃，但谈何容易，四个小伙子的手，就像铁链扣一般，紧紧扣在一起，姑娘们如何是他们的对手，敌不过他们啊。

眼看姑娘们要强行夺路而逃，心急火爆的老三已按捺不住了，他伸手一把拖住了其中一个姑娘，紧紧抱在怀里，其他三个人看到老三已经动手，也不怠慢，一人一个拖住姑娘，往村子里拖去，其余三个姑娘被吓得瑟瑟发抖，喊爹喊娘，边喊边向路边丛林中逃去。躲进了深草丛中。被拖住的四个姑娘也哭爹喊娘，大声求救，但在这荒郊野岭，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虽距寨子很远，任凭你撕破了嗓子也没有人能听到这求救声，更没人能来援救。

在这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求饶已是无济于事了，被逼无奈的大姐，只好使出自己的杀手锏，来解救众位妹妹了。她拔下头上的玉簪金钗，狠狠地刺向正在施暴的四个暴徒，刹那间，金钗发出数道光芒，射了出去，哥弟四人还没来得及躲避，眼睛被射瞎了，他们才一一住手，然后倒地死在路旁边。

姐妹四人脱身后，立即呼唤出躲藏在草丛中吓得惊慌失措的三个姐妹，迅速逃离现场。逃脱后，原本打算继续上山，再返回天庭，但因惊吓过度。迷失了方向，原应该向东行走，反而逆向而行，逃向了西方，她们跌跌撞撞，摸索了大半夜，绕过今吾乃白寨子继续西行，来到今小兴安村南边，一条大河（今益谷河）拦住了去路，无法向前行，姐妹七人决定造桥过河，她们分工合作搬土的搬土，抬石的抬石，当她们在寻找最后一块过桥石的时候，忽然兴安村寨中传来了“咯、咯”的公鸡报晓声，再过不了河，天亮后她们就回不去天庭了，在这危机时刻，过桥石又找不到，情急之下只好放弃，至今，在白水镇小兴安村南的盖谷河龙溪汤山上，还留下仙女未完成的“仙女桥”（即“天生桥”的痕迹）。

为了必须在天明之前返回天庭，七位仙女只得放弃搭桥计划，另找过河通道，她们沿河而下，来到今善导村附近，也找不到过河的桥，在雾气蒙蒙的晨曦中隐隐约约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陡壁的高山，此山，当地人称“老尖山”，七位姑娘打算由此山返回天庭，她们迅速来到山脚，当她们正要往上攀爬的时候，在不远处的岩石上，一只正在觅食猎物的老鹰发现了他们，老鹰看到正在山下移动的黑影，把她们错当为猎物，便发出几声“叽哩哩”的怪叫声，这是老鹰捕猎的信号，老鹰就要发起进攻了，当它展开翅膀刚要起飞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大姐立刻拔下玉簪金针向老鹰投射过去，一道金光刺中老鹰腹部，“啪啦”一身，老鹰摔在石崖上死了，年深月久，风吹雨打，老鹰身化为灰烬，只剩下一个头骨化为石头，至今，仍留在那高高的石崖上，当地人给它取了一个名“鹰嘴石”，在今泸西职中前面，弥泸师公路旁。

天，很快就要亮了，东方已吐出鱼肚白的霞光，善导、平山哨、法土等村寨的龙鸡，一声高于一声，此起彼伏连连报晓，再不上山，等天亮后就无法再返回天宫去了，姐妹们互相簇拥着、催促着，忙向山上爬去，五姐、六姐、小七妹走在前面。先后已返回天宫，其余四个姐妹，因在

后迟了一步，还未爬到山顶，天已亮明。她们就上不了天宫，后来只能化为几个石人模样留在人间，留在了老尖山半坡上，如今，当你来往路过此地时，只要你留心仔细观察，还能隐约地看到几个人形似的石头，像猫着腰，弓着背正往山上爬着呢。

老猎户的四个儿子呢，自那天约着外出寻找受伤的猎物后，一直没有回家。太阳落山了，夜黑了，也不见四个儿子回来，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事，阿爸在家左等右等，也没有什么消息，半夜时分，还是不见儿子们的踪影，他实在放心不下，就点上松明火把，沿山路寻找，边走边喊着儿子们的名字。在这空旷的黑夜里，虽声能传出很远，但山野仍静悄悄，也没有一点回音，只有路边草丛中啾啾唧唧的虫鸣声。他心中有一种不测的预感，难道遭到毒蛇猛兽的攻击？也不可能，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四个都受伤，越想越不对劲。他继续沿路寻找，来到白水塘北岸，才突然发现四个儿子齐刷刷的倒在路边，像熟睡了一样。他估计是儿子们喝酒醉了，但查看周围，也未看到装酒用的葫芦或什么的，儿子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口和血迹。他心存希望，用手伸到儿子的鼻孔旁边，试探有没有气息，已全无呼吸，每个身上都是冰凉凉的，估计死亡已过多时。这突然其来的变故，把老杨给急疯了，在茫茫荒野黑夜中，谁能听到他那凄凉悲惨的嚎哭声呢？四个神壮壮的儿子，说没就没了，一夜之间全都完了，他还活着干什么？他也不想活了，但他死也得和儿子们死在一起。失去理智的老杨，含着哀痛的泪水向儿子身后的一堵石崖撞去，“轰”的一声，脑浆迸裂，就死在四个儿子的身后，后来他也变为一座大山，四个儿子变为四座小山，他把四个儿子紧紧搂抱在他的怀里。

四个儿子仍不甘心，默默地站在白水塘北岸，眺望着西方，期盼着，巴望这向西逃去的七位姑娘，有一天能够返回，再经过他们的身边，哥弟四人好把她们“拖”回去作自己的媳妇呢。

尚家有美术作品



尚家有（又名尚涅），男，汉族，生于1974年，现任教于泸西一中。1994年毕业于红河州民族师范学校，1998年毕业于玉溪师院，2004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擅长中国画，作品涉猎人物、花鸟、山水。曾多次参加省、州及县级展出。



▲ 湖畔人家



▲ 山口村头



▲ 慎独



▲ 城子古村



▲ 白水塘水库



▲ 东华来客



油画《黄草洲湿地》 李跃明 画

阿廬文化 准印证号 沪新出内资准印字[2016]第532527-020号

地址：云南省泸西县中枢镇建设街106号（县委大院内）

电话：0873-6635788

E-mail: lxw16635788@163.com

排版：昆明对比度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0871-6835 8755